

開 述 疆 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初版

邊疆述聞

全一册

正中機
造紙本
定價國幣一元七角
(六毫助加運費隨費)

主編者	中國邊疆學會
編述者	許公武
發行人	吳乘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777)

本。繪。(0.85)

2/1-0.10

中國邊疆學會叢書總序

我們的邊疆，是我國土地的一部分，我們的邊疆民衆，是我國人民的一部分，一切統一，本來無所謂邊疆問題。不幸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國是先從邊疆下手的，在這一二百年之內，他們用盡了威脅利誘的手段，以求達到土崩瓦解的目的，實已形成了極度嚴重的局勢。當這魔手初伸進時，一般知識分子目覩危機，奔走駭告，想促起國人的注意。所以清代道光咸豐年間，雖值漢學極盛之後，士大夫的中心學問是研經考史，和實際社會脫了節，然而究有一般漢學家跳出傳統的學風，在古學之外更注意到當前的邊疆情況，像張穆著「蒙古游牧記」，郝韻士著「藩部要略」，何秋濤著「朔方備乘」，魏源著「聖武記」，龔自珍著「蒙古圖志」和「西域置行省議」，這就證明了他們感覺的敏捷和對於時代的正視。當時有了這一點研究基礎論理早該激發朝野的同情，加以開發和防範，把我們的邊疆問題掃除淨盡，無如我國積習太深，這少數的知識分子的呼喊，總驚不醒多數人民的濃睡，到了光緒年間外患更酷烈的時候，研究邊疆的空氣反而沉寂下來了。一望近數十年來帝國主義者的調查工作和出版物，好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真使得我們又痛恨又慚愧，痛恨的是這般反客爲主其結果必然是盜憎主人，慚愧的是我們太沒有人只有靜待着他們的欺侮而已。

RWT 403/17

古人說得好，「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敵人對我們不懷好意，由來已久。滿鐵會社出版了無數種滿蒙調查報告，我們是看見的。他們的御用學者矢野仁一等發表了『滿蒙非支那領土論』，我們也聽見的。聽見了沒有表示，惹得他們的首相田中義一得意洋洋，上奏天皇，說我們已默認了。爲了我們這樣的麻痺，別人試探了渾若無事，這才激動了敵國充分的野心而有九一八的慘禍和七七的奇變。這一次的戰事是我們有史以來未嘗有過的狂風暴雨，我們誠然是太痛苦了，然而一究這痛苦的原因，實在簡單得很，我們有了廣大的邊疆而不知道開發，也忽略了團結，帝國主義者怎肯不利用這一個弱點而大行其掠奪呢！要是我們早能接受道咸以來先知先覺的指導而繼續努力，我們在自己的地方上工作，無論就那一點說，總比帝國主義者容易萬倍，然而我們時時處處把工作的機會拱手讓人。籠絡不紮緊，鑽進野狗是必然的，這不怪自己怪誰？近年眼看東北被佔據，內蒙的一部分被誘惑，又繼之以沿海一帶的淪陷，國府被迫而西遷，可說是我們空前的恥辱。然而否極泰來，空前的覺悟卻也由之而起，優秀分子都到了西北和西南，開發的專業着着進行，每一個國民的心瓣上都展開了『邊疆』兩字。大家知道要抵抗敵人必當從根本下功夫，這功夫便是敵人處心積慮已在我們的邊疆上埋頭工作幾十年的，現在我們該迎頭趕上了。所以這個時代是我們邊疆學的啓蒙時代，我們該捉住這全體國民的空前的覺悟而起作大聲的呼喊，喚起一班內地的同志不辭辛勞到邊疆去，喚起一班邊疆的同志不阻於生活習慣的差異而

樂於到內地來，彼此精誠無間，打成一片，從覺悟上奠定了工作的基礎，使得戰事終止之後，從此沒有邊疆問題，肅清了從前不幸事件的禍根！

清朝爲了統治的方便，不許人民有團結，集會結社干犯禁章，所以邊疆問題發生以後，張穆何秋濤一班人雖是熱心，只可人自爲戰，無法組織團體，分工合作，把一個人擔負不起的事情由一個團體來擔負。現在清朝倒了，我們國民獲得了集會的自由，而解決邊疆問題乃是一件大事，必得了系統的組織，方始可以發揮偉大的力量。我們感到這一層需要，所以守鈺奮生於民國三十年在陪都集合同志發起中國邊疆學會，同時鶴天在榆林，顏剛在成都，彼此不謀而合，都成立了同樣的團體。會名是一致的，宗旨是一致的，準備擔負起的任務也是一致的，這真可說是一樁奇巧的事情。然而奇巧嗎？乃是時代的需要如此，不容我們不如此，這需要太迫切了，它逼得我們非接受這任務而立刻發動不可。用宗教的話來講，這就是上帝的默示。個人縱有微勞，然而太渺小了。我們爲了發揮更大的效能起見，經三方面往返協商，這三個學會就匯合而成爲一個整體，推陪都的會爲總會，榆林的爲陝西分會，成都的爲四川分會，會員陸續登記，現在六百餘人，包涵邊疆的領袖人物和內地的黨政軍教各界人士以及對於邊疆有興與趣的青年。固然經費不充裕，各種計畫尙不能如願進行，然而大家本着救國建國的熱忱，要從邊疆工作上來負荷起時代的使命，這一個目標是完全沒有兩樣的。

在本會成立宣言中，指明我們的工作共有五項：一是促進民族的團結；二是考察邊疆的情形；三是研究建設的方案；再有兩件的關於出版的，第一項是編纂邊疆叢書，第二項是發行邊疆期刊。兩年來，在期刊方面，總會有『中國邊疆』月刊，陝西分會有『邊疆』雙週刊，四川分會有『邊疆週刊』。現在這一部叢書的編輯，也是實踐這豫定工作的一個表現。本會的會員，有些久在邊疆做實際工作，有些雖未久住邊疆卻也作過萬里的遨遊，他們都有豐富的經驗和閱歷，有些雖未深入邊疆而確是對於這個問題研究多年的，也有不少的心得，把這類材料寫成著作，自可供應大時代中人們的渴望。現在先出第一輯十冊，大致偏於史地和政教兩類，各冊的分量雖有多寡而都可說佔有相當的學術地位。我們還打算廣續作第二輯以下的編纂，把關於邊疆的政教、史地、經濟、社會、文藝，各部門的著作，在一定的計畫之下，分配在這部叢書裏。這固然是一個奢望，但只需我們的工作能隨着時間而推進，會內外的專家肯給予以扶助和指導，這原是一個很平常的希望。

本會叢書承邊事專家及會員諸君子惠賜佳著，又承正中書局予以出版的便利，我們敬在這裏致無盡的謝意。『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於建國的基業』，這是總裁在『中國之命運』裏所指示的，正道出了我們編輯這部叢書的苦心。我們要使已未賜稿的同志都秉着這個宗旨而奮鬥，我們要從邊疆的學術文化裏造起廣博的建國基業來。我們決不願黃咸間的先進專美於前，也必不肯讓帝國主義的御學者懷着惡意在我們的旁邊越分

包辦，我們要挺起脊梁，鼓起勇氣，用了自己的一點一滴的血汗來盡瘁於這方面的工作，爲後來人開出一條大道。我們知道，學術工作不動則已，只要動了，總是會前進的，後人是一定勝過前人的，我們醞釀後起的人們把他們血汗造成萬分光華燦爛的研究和著作，由他們的精神感召而把現在號爲荒寒的邊疆建設得美麗輝煌。但我們處在這時代也不該妄自菲薄，我們要盡力抓住了這時代的共同的嚮向而完成一個啓蒙運動，不腐負這時代，把我們工作的成就貢獻國人，作他們認識邊疆和建設邊疆的必要的初步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中國邊疆學會趙守鈺、顧頡剛、馬鶴天、黃奮生同序。

序

我國邊疆幅員至遼闊也，自黑龍江、吉林、遼寧，而至蒙古、新疆、西藏，成一半環形，列於國之東北西三面，綜其面積，幾佔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外接強鄰，屏藩腹地，其在國防上關係之重要，毋待贅言。祇以其地處荒遠，交通未開，以致歷代言興地之學者，罕能詳其究竟，文獻廣徵，取材斯隘，其影響於邊事之開展，至重且鉅！余友許公武先生之尊翁執方公生長邊土，對於邊疆各情，素所熟諳，復以遊歷所及，廣諮博訪，鉅細靡遺。公武先生以常侍左右，得聞其詳。茲特編纂成冊，公諸社會，顏曰「邊疆述聞」，列述黑龍江、吉林、寧古塔、新疆、西藏等地之歷史、地勢、宗教、習俗、物產諸端，條分縷析，瞭如指掌。吾人披覽之餘，不僅可以想見我國邊疆區域之廣大，物產之富饒；更可認識我國邊疆宗教力量之宏偉與民俗之特殊，其裨助於邊事之探討，邊政之實施，豈淺鮮哉！方今白山黑水，俱已淪陷，若因此編而益興起領土完整之思，加緊收復失地之努

力，並奮前赴後，積極謀發個邊疆之建設，以固國防，當不僅係作者個人之希望已也。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吳忠信

目次

序	……	一
一 吉林、黑龍江	……	一
二 蒙古塔	……	一九
三 新疆	……	三二
四 西藏	……	九五

一 吉林、黑龍江

邊疆沿革，古來輿記，大抵得之傳聞，即修志乘者，秉筆之人，亦未親至其地，所有記載多略而不詳，殊不足以爲研究邊疆者之參考。余父執方公，生長於黑龍江，閒居多暇，得以遊覽詢訪，究其詳悉。鼎革以後，返至南都，息影田園，余得時親左右，於邊地情形頗得而聞焉。其中雖屬數十年前之陳跡，而不無可以作爲參考之資料。因筆而記之，以供同志之參考。

一 疆域

吉林、黑龍江未置省以前，自奉天過開原出威遠保關，而郡縣盡。外有七鎮：曰吉林、烏喇，曰寧古塔，曰新城，曰伊蘭哈喇，屬寧古塔將軍轄。由新城之伯都納，渡諾尼江而北，曰卜魁，曰默爾根，曰艾渾，屬黑龍江將軍轄。

廣輿記載，沿諾尼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按後魏有黑水部，唐有黑水府，府治在今開原縣，而今之吉林、寧古塔、新城隸焉。以黑水名者，因黑龍江尾也。黑水部四至無

考，今諾尼江在蒙古境內。

卜魁，站名（驛站之站），在新城北八百里，距七站，或曰大方人爲存庫，曾有存庫居此，故名。今日卜魁，誤也。或云有達呼里人名卜魁耕於此；或曰元置軍民萬戶府五，一曰布固江，今卜魁枕諾尼江，而布固江未知所在。舊站去城十五里，地名齊齊哈爾，立城後移站於城，城因站名，官府文書皆稱之。

默爾根，河名，鎮城依河西，在卜魁東北四百二十里。距六站，相傳康熙初年掘井得石，刻有「莫來耕」三字，繫唐年號，此爲唐時疆域已及此之證。

艾渾，在默爾根東三百四十里，距五站，一名艾濬，言可畏也。鎮城在黑龍江西岸，江之東有舊艾渾城。相傳元黑龍衛城也。自鎮城西北千一百里，爲雅克薩舊址，過此而西又千餘里，今立有界碑。

按黑龍江將軍境，東至海五千里，西至喀爾喀界千八百里，南至松花江，北至俄羅斯界三千餘里。據卜魁言也。其言松花江指伯都納之左，與諾尼交會處，俄羅斯自西北袤延至正北，爲地甚廣，今界石在西北昂班格里必齊河之東，而北有山爲限。

元時四境，盡隸版圖，明代皆蒙錫伯達呼里，紅呼里，索倫，散處之。清代之初悉歸附焉。後俄羅斯侵入境內，築城曰雅克薩，又順黑龍江而南據呼麻拉，康熙二十三年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率舟師由松花江湖黑龍江上流伐之，彼自呼麻拉退保雅克薩城，大兵於

艾渾立城與之相拒。康熙二十八年，圖雅克薩城，攻之急，彼遣使間道詣京籲請，命解圍聽其去，而雅克薩城廢。西距千餘里立界石，艾渾遂永爲重鎮。以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從征將士自寧古塔遷妻子家焉。復於默爾根設參領，卜魁設副都統，分兵爲協鎮。康熙三十三年，薩布素以默爾根居兩鎮間，首尾易制，奏請移節，而艾渾改駐副都統。康熙三十八年，復以默爾根地瘠不可容衆，奏移卜魁，而默爾根增置副都統。嗣後將軍仍稱黑龍江者，沿艾渾立官之始也。

元太祖之弟滅俄羅斯，以其地封之，曰察罕汗，即可汗之稱，圖仍舊名。元入中土，沿諾尼江、黑龍江置驛，歲與察罕汗通慰問。江岸殘址猶有存者。其王都曰脫博斯奇城，近邊曰尼布楚城、色楞額城、納古爾和斯城。納古爾和斯，有總管駐守，入通市者皆尼布楚人，別其曰羅利，誤老鎗，又誤老羌。

卜魁城之南，諾尼江以東，通恩河以西，爲蒙古圖伯特地。輿表云：圖伯特地，東至黑龍江將軍界一百四十里，西至扎拉台界三十里，南至郭爾斯國公界一百四十里，北至索倫里一百里。

圖伯特以南至松阿里江北岸，爲蒙古之古嚕蘇地。按輿表云：古嚕蘇地，東至圖伯特界八十里，西至本部補圖公界百四十里，南至烏喇將軍界百四十里，北至圖伯特界百二十里。蓋圖伯特地形象曲尺，與古嚕蘇交錯，故東北皆河也。

卜魁城西瀉諾尼江，蒙古扎拉特地。輿表云：扎拉特台東至陽伯特界三十五里，西至古魯蘇地鎮國公界二十五里，南至古魯蘇地輔國公界百五十里，北至色衣鏗山無交界。余按：西至當是科爾沁鎮國公界，古魯蘇界似誤。輿表載：科爾沁鎮國地，東至扎拉界可證。黑龍江以南圖沁河以北，諾尼江以東，鄂爾固納河以東，八圍人索倫地，黑龍江以北，精奇尼江源以南，虞人鄂倫春地，其衆夾精奇尼江以居。

鄂爾固納河以西，庫倫海以北，鄂倫斯虞人也。
庫倫海以南，喀爾喀河以西，巴爾虎地。

二 山川

卜魁以南至新城數百里皆平漠，其三面之二百里內亦無山，過此以北，則巖巒環疊，多從興安嶺發脈，而溪澗潭湖之水，潑洄於境內者以數百計，皆蒙古名，莫曉其義。最大者三江，黑龍、精奇尼、諾尼是也。寧古塔屬之松阿里、烏蘇里二江，與諾尼、黑龍會爲混同，而受境內諸支流，曰烏喇河，曰必拉湖，曰諾爾海，曰鄂模。

黑龍江源，明一統志云：出北山；盛京通志亦祇云：出西北塞外。今按江源出俄羅斯境，其上游爲鄂諾河，鄂諾源出安巴，在興安諸山之南，東流六百里與科勒蘇河合，又東北八百里受衆流，爲黑龍江，北會尼布楚河，經尼布楚城東，又三百里北流至昂班格里，

必齊河界碑，入我境，東抵察哈鹽峯，凡一千五百餘里，復東南流六百里，經多斯峯，呼瑪拉故墟之間，至額蘇里與精奇尼江合，其合處猶未至艾渾數十里也。

過新艾渾城東門稍東南流，經托里爾峯博果里山西北，至蘇爾峯之北又折而東經茂峯喀木之間，至葉爾博和河，與松阿里江合，西北視艾渾城已千里矣。

江在俄羅斯境內，河之自西而東入江者九：曰巴爾裕，曰阿哈楚，曰塔爾巴哈泰，曰圖魯泰，曰塔拉巴爾集，曰特楞，曰額克碩，曰額倫，曰昂依德。河之自南至北入江者三：曰布拉克窩集，曰圖里格，曰溫多。

其自界碑橫而東也，河之由西北而南入江者九：曰河集格格里必齊，曰卓爾克奇，曰昂班格里必齊，曰俄羅，曰鄂爾多昆，曰烏里蘇，曰博倫穆達，曰額爾格，曰必勒單。自南而北入江者四：曰鄂爾固納河，曰穆河，曰額穆勒河，曰旁庫河。鄂爾固納爲與俄羅斯之界河，故其名獨著。小河匯此而入江者十有一：曰依木，曰諾爾，曰默里爾克，曰特爾布爾，曰開拉里，曰伊密，曰特納克，曰魁，曰默爾根，曰扎敦。而伊密、特納克、魁、莫勒根、扎敦五河，又匯於開拉里，以入鄂爾固納達於江。

庫倫海週匝千里，在黑龍江之南，開拉里河之左；其南有烏里遜河，烏蘭泉及俄羅斯之克魯倫河，皆北來匯於此。由鄂爾固納達江，克魯倫河發源之山與黑龍江源安巴興安南北相望，亦大川也。

庫倫海東南八百里內，又有噶爾必海、烏爾海、市育里海，以受南北兩山之水。其支河七：曰安巴哈爾渾，曰伊蘭色模，曰喀爾扎布魯克圖，曰訶爾訶齊，曰西巴拉泰，曰呼魯思泰，曰喀爾喀。各以距三海近者入之，而仍由烏里遜河北注，以庫倫爲歸宿。

江自察哈鹽峯而南，至呼瑪拉城始有支河曰呼瑪拉河。由西北入其匯入呼拉之小河四：曰塔哈，曰呼集里，曰窩勒科，曰呼蘭。其發源多斯峯下者，其河曰模林；發源阿拉爾山下者，有河曰默勒爾，由東北入，斜與默勒爾相對，由西北入者曰廣鼎河；又新艾渾城之前，曰昆河，博果里山麓曰孫河，入孫河匯流者，曰古河，皆由西北入。又朱赫德山發源者，曰默里爾克河。圖勒爾山發源者，曰博屯河，皆由東北入，與孫河相對。

江自蘇爾喜峯復折而東也。峯之左曰滿河，峯之右曰哈拉河。又茂峯之左曰吉林河，茂峯之右曰庫穆納河。又有朱春河、庫裕魯河、必占河，由東北而入江者八也。又臥龍旗河，烏爾喀爾河，錫里穆第爾河，西雅滿河，匯尼滿而達於江者也。與尼滿斜對曰科爾芬河。過此又有五音河、嘉里河、富河、宰河、葉爾博河，由西南而入江者六也。

盛京通志云：黑龍江卽薩哈連江，薩哈連者黑也。金史云：混同江一名黑龍江，水微黑。考混同江源出長白山，舊名髮木江，遼改爲混同江，土人呼松阿里江，金志誤宋瓦，又傳誤松花。其流自南而北，黑龍江自北而南，其與黑龍會，歷二千二百里之遙，則兩江不得混稱明矣。松阿里江北與諾尼江合流，折而東北，受黑龍江，又南受烏蘇里江匯注於

海，因其納三江之大，故名混同，則其上遊未會於諾尼，仍當稱松阿里江也。

精奇尼江，盛京通志不載。精奇尼形容之詞，如云誠哉是也。江源出境內極北之山，在索哈鹽峯之北，將及千里，江形如弓，東南流入百餘里，合錫里穆第河，復折而西三百餘里，至喀蘇里與黑龍江合。

河之自西北而東南入於精奇尼江者二：納爾赫蘇布河，托喀河也。自東北而西南以入者十有七，最大者曰阿爾集，曰寧尼，曰錫里穆第。其小河由阿爾進以達者，類爾格、烏能、烏拉喀也。由寧尼以達者，勒都、帖牛也。由錫里穆第以達者，陰鑑、畢沙、陽奇爾、納喇、鄂爾穆爾科、穆敏、翁額也。外此曰烏爾格，曰托馬，曰貝敦烏爾格，與江發源一山，雙汶並下，百里而合托瑪。貝敦發源於都立奇山後，迤邐以入，而江將盡矣。

諾尼江即腦溫江。盛京通志作納尼，蒙古謂腦溫爲碧，諾尼意同，今呼嫩江。明統一志云：源出西北邊外，不可考。蓋江之在明爲甌脫，而統一志載之者，第指其與松阿里合流處，故不知其源。今按：江源出宜呼爾山，山在黑龍江之南與安嶺下，江流自北而南，經察克達奇山之東，額勒克爾山之西，循默爾根城北門，復轉西下，抵卜魁城西門，凡一千四百餘里，與松阿里江合。

河之自西北而東注諾尼者十有九：曰東部羅，曰喀諾，曰弧壘鏗，曰納都固，曰多布科爾，曰謳鏗，曰甘河，曰雞窩兒，曰諾敏，曰必敏，曰必臘，曰格尼，曰阿倫木，曰庫

庫爾奇魯，曰雅爾，曰機勒，曰哈岱坎，曰綽爾，曰圖沁。

東郭羅發源於興安嶺，與江源並出；至諸河互有支幹，雞窩兒由甘河達江，必臘格尼由諾敏，機勒由庫爾奇魯河，哈岱坎由雅爾河，圖沁由綽爾河。

河之自東而西入諾尼者十有一：曰納玉爾，曰喀魯爾，曰鄂多，曰密奇爾，曰默勒爾，曰木納爾，曰赫魯爾，曰默爾根，曰羅拉喀，曰納木爾，曰塔葛爾。

密奇爾由默勒爾達江，木納爾由赫魯爾達江，羅拉喀由納木爾達江，又納玉爾，喀魯爾之間有湖，曰依克車勒克奇湖，不通江。

境之南界松阿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四百餘里，經吉林鎮城之東，又西北流二百里出法塔哈邊折而西繞白都納城南西北三面，凡三百餘里，與諾尼江合。其上游之支河不具載，自合諾尼東北流一千六百里北會黑龍江，又四百里南會烏蘇里江，是名混同江，江之南屬寧古塔。其北爲境內地。河之自南而北入江者六上曰拉林，曰阿爾楚喀，曰非克圖，曰奇普立，曰默音，曰呼爾哈。西北入江而流長者：曰伊克河，其小河由伊克以達者，曰希費勒，曰博和里，曰發爾圖渾。又有鄂罕河，音達穆河、安巴河，皆西北流以入焉。河之自北而南入江者，曰呼倫河，其小河由呼倫以達者五：曰通恩，曰納敏，曰額渾，曰額密集，曰呼拉庫。其呼倫以東河之南隴於江者，曰碩羅，曰富特庫，曰穆琳，曰阿濟格富勒渾，曰昂班富勒渾，曰西林，曰昂班烏納渾，曰錫伯，曰昂班呼特亭，曰巴爾。江之北

二百餘里有鬪海，發源汪濊出坎，匯小河十有三，東達於汪：曰烏穆魯，曰哈木奇，曰依春，曰微里，曰必罕，曰窩集，曰活，曰屯，曰洪果，曰穆遜，曰圖，曰哈羅，曰阿西克灘。

烏蘇里江發源西喇塔山之北，在寧古塔之東千餘里，歷千二百里北與混同江合，將入之數十里東西歧而爲二，自是東北流，合黑龍、精奇尼、諾尼、松阿里、烏蘇里五江之水，歷千餘里入海。此千餘里內，河之自北而南匯入者二曰：奇穆尼，曰庫魯，河之自西而東匯入者十有九。曰諾雷布拉布，曰克赤，曰富達爾塔拉哈，曰默爾奇塔拉哈，曰格林，曰爾根，曰科爾古，曰卓羅，曰多林，曰赤克圖哈，曰必占，曰犀陳，曰梅庫，曰亨滾，曰齊林依，曰喀爾密，曰約密，曰里赤，曰法特海。其由格林河以達者：爲多斯河；由亨滾河以達者，爲略達烏爾河、額密勒河；河之自東而西匯入者二十有三：曰敦敦，曰巴拉兒，曰必勒古，曰由特，曰哈爾集，曰希拉河，曰粘達哈，曰合里，曰達幹，曰希爾巴希，曰納木登特，曰敦梯，曰約敏，曰奎瑪，曰夏里，曰瑪噶爾齊，曰赫勒里，曰發停，曰器寧，曰河科起，曰巴喀。曰敖達里，曰科齊。

興安嶺一曰新安嶺，或曰蔥嶺之支絡也。盤旋境內數千里，襟帶三江之左右爲衆流發源，由卜魁至默爾根，艾渾置驛嶺上，巡邊者渡諾尼西北數百里，則陟降取道。松柞數千圍，高窮目力，穿林而行，午不見日，石色斑駁，若趙千里畫幅間物。有石洞，洞中几榻天然如塚，行者闢草得之，藉少慰焉。

察哈爾峯在黑龍江東北隅，山形爲剖壁，面西南背東北，峭削千尋，根插江底，土色黃赤無寸草。腰互兩帶深黑，火光出帶間，四時騰熾不絕，大雨則烟煤入雨氣中延罩波上；巡邊者舟過其下，續長竿取火爲戲，兩帶相去數丈許，竿止及下帶也。山背萬木蔥鬱，翠藍異狀，雖窮冬不凋。

三 氣候

四時皆寒，五月始脫裘，六月晝熱十數日，與北平較同，夜仍不能卻重衾，七月則衣棉矣。立冬後朔氣砭肌骨，立戶外呼吸頃，鬚眉俱冰，出必勤以掌溫耳鼻，少懈則鼻準死，耳輪作裂竹聲，痛如割。土人曰近年頗暖，數十年前七月江卽冰，不復知有暑也。默爾根山城寒益烈，臥炕必爲通夜之火，更設大鎚，然薪於側，焰甫盡，則寒氣入室，臥者驚而起，數益薪，始及旦。

春夏多風，四月下旬草始芽，間亦早苗，而漠風乍寒，輒復稿，牧馬屆五月，乃能飽嚼也。

雪有遲早，卜魁常在八九月，艾渾八月，默爾根七月。

雪不必雲，晴日亦飛霰，或皎月無翳，晨起而籬逕已封，旭光杲杲，雪未已也。

雪化簷無垂冰，偶懸三五寸，羣以茲卜豐歉；積雪在地，氣暖則潛消，而無流溢，視所

積日益耗；而其墳然向日者，仍堅凝如故也。

冬月窗壁掛冰皆滿，疏櫺間如飾晶玉，午後窗眼不能見字，火炙之與紙俱落，春暖乃自消，蓋鑄窳噓氣所積也；空室則否。

秋分之後，微霜已降，著花減色，名曰甜霜，更十餘日，一霜而百卉皆盡，如出湯釜，是名苦霜。

九月地皮裂。

望後月上時與內地異，日落月隨上，二十二、三爲內地十八、九時；南風則雨，不雨亦陰；北風晴。

四 風俗

主、族類不一，客民尤夥，兼以黥徒歲增（以前犯罪判決徒流者，多驅之於邊疆），桀驁未化，頗難稱治，法嚴，無所逃，畏讐不敢肆耳。官廨防檢雖疏，而無敢爲奸弊者，以寒風寒凜凜也。

夫力作善，數口仰食，而炊飪洗汲春禮，乃婦女之事。婦女習於勤苦，故居人置奴婢，儻高下倍於內地。奴婢多者爲富，以其能致富也。

鄂倫春婦女皆勇決善射，客至，腰數矢上馬，獲雉兔作炙以餉。載兒於筐，裂布懸頂上，限脚當背，官林、黑龍江。

上，射則轉筐於背，旋迴便捷，兒亦不驚。

案偷人以射獵爲生，挽弓踰十石，嘗自縛於樹射熊虎，洞身曳之而歸。近亦有改用獵槍及步槍者，每發必中，非內地人所能及也。

案偷人尤善蹻蹤，人馬有亡失者，蹤之卽得，越數百里而知蹤之離合，且能辨其日次，亦異能也。

上元賽神，比戶懸燈，歲前立燈官，闔屠僮名於神前拈之，鑽印後，一方之事皆所主，文書可達將軍，揭示有官假法真之語，細事扑罰惟意。出必鳴金，市聲肅然，官亦避道，開印之前夕，乃自匿去。

臘月八日達呼里紅呼里，男女並出，獵兔取腦，爲速產之藥。
除夕懸弓矢門棧間。

隆神之巫曰薩滿，帽如兒登，緣擔垂五色繒條，長蔽面，繪外懸二小鏡，如兩目狀，著絳布裙，鼓聲闐然，應節而舞，其法之最異者能舞鳥於室，飛鏡驅祟；又能以鏡治疾，徧體摩之，遇病則陷肉不可拔，一振蕩之，骨節皆鳴，而病去矣。

多魅爲嬰孩祟者，形爲小犬而黑，潛入土埕，惟巫能見之。巫伏草間伺其入，以氈蒙突執刀以待，紙封埕門，然燈於外，魅知有備，輒衝氈以出，巫急斬之，嬰頓避。婦著魅者面色如死，口喃喃爲魅語，畫行有小犬前導，巫亦能爲除之。

病家束草象人或似鳥獸，擊鼓作厲詞以祭，喧而送之，梟其首於道曰逐鬼。
失馬則誦註毛齒聞於官，得馬者不敢匿，當官歸之，酬以匹布。
馬病然草於路，牽馬側立，口咄咄作咒詞。

五、物產

三城之地，艾渾爲最腴，產粟、黍、大小麥；馱爾根次之，產糜、穠麥；卜魁土最瘠，唯產糜糜，似小米，卽稷也。關西謂之稷。夏秋間以未脫者入釜，淺湯熟燻，爆以烈日，焙以炕火，曬而炊之，香軟可食，冬則生糰，香稍減。

穠麥麩厚而粗，卽燕麥也。其實下垂如鈴，又名鈴鐺麥。

三城並產蕎麥，甘香加雪宜糕餅，內地所未得有。

卜魁四面數十里皆寒沙，少耕作，城中數萬人，咸資於蒙古糜田。蒙古耕種歲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則終不破土，故歲饑恆多，雨後相水坎處，搗婦子牛羊以往，氈廬孤立，有種輒去，不復顧，逮秋復來，草莠雜穰，計一畝所得，不及民田之半。

卜魁東西各百餘里，地名喇嘛寺，產鹽，味稍苦色黑，三城皆食之。

黃米釀米兒酒，閱日而成，糜亦堪釀，味甘而薄，祀神用之，取其速成而潔，有醴酒之遺意焉。

艾渾產藤子榨油，南人食之輒嘔，久乃可嘗也。

卜魁西北二百里山崖，松林蒼鬱：江冰後，作炭者乃往。

素倫本名素我羅地，產貂。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虞者往還當自減其食以餉犬，犬前驅嗅深草間，即貂穴也，伏伺擒之，或驚竄樹末則人犬皆息以待其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不復戕動，納於囊，徐俟其死。

混同諾尼諸江產珠。布塔哈烏喇，歲有打珠船來采。有珠之河水冷而急，以大船夾威弧，植篙透底，數人持之，漚者負袋緣篙下，得蚌滿袋，貯威弧中，官督剖之。其地復產鷹。打鷹之役，流人任之，歲輸二鷹，以海青秋黃爲最可貴。

江冰始獵，參領以下獵雉，將軍獵野兔，於通鑿河備貢。正月雪後黃羊乃大集，水師營率水手步獵之，挺擊輒中。

海青即海東雨，出遼東，鷹鷂之最俊者也。明統一志云：小而健，能擒天鵝，黑龍江左右均有之。

鴉雞雉屬，出艾渾深山中，及札賴特地。雌者毛色若灰，雄者濃靛，呼黑鷄詔也。

遮鱸，魚類，白魚而首銳，無骨，味若鱸。一名赫鱸，九月棲江濱，捕而畜之。

歐李子，柔條叢生，高二尺許，花碎白，實小如李，味酸澀，寧古塔、艾渾皆有之。花水出艾渾，色赤，望之如豆，入口成液，離枝十餘日輒化爲水，以蜜收爲膏。

老槍菜卽崧也，油莖如萹苳，高二尺餘，葉出層層剝之，其末層葉葉相抱如蓮，取次而食，已符之葉，老不堪食，割毯烹之，略似安肅冬崧。

菱，六稜而小，產諾尼江，去皮乾之。

蕎麥麵，更三四磨者白如雪。

艾渾麥麵，甘香勝於內地所產，作餅鬆美。

白聖如粉，入水十餘日，制其燥，塗壁不裂。

杜實，產艾渾，小而赤，似桑葚，味酸。

夸蘭磨菇，生卜魁城東草地內，七月入市。夸蘭者氈廬樵木所立之周遭也。木氣入土生磨，故名。

老槍殼莖如鷄冠，高丈許，實如栝欄子，深赤色，取粒作粥，香美。

索倫產馬，身長足健，毛短而澤。

鄂爾春無馬多鹿，乘載輿馬無異，廬帳所在皆有之，用罷任去，招之卽來，有殺食之，斯不復至。

黑龍江產魚，諾尼江無蝦蟹，而魚皆備。五月魚車塞路，長二尺餘者值百餘錢。六月水漲，則大魚不入網，江凍難冰取之，價十倍，夏多鯉，冬多鱖，味淡而腥。

勾星魚，鱗斑然如列星，長喙，漁者聞以箸探其口留之，至死不釋。殺刃之，於釜中

猶躍躍也。

堪逢合，馳應也，頗多肉。陸佃埤雅云：北方有鹿形如馳，卽此。色蒼黃無斑，角堅瑩如玉，中有黑漚橫截之，鏤爲玦，以理周於外，一線勻圓，選一玦於數十角，值錢甚鉅。

沙鷄，鳩形，鶉毛，尾高二寸許，味勝家鷄。

老槍雀，一名千里紅，與雀無異，惟頗有紅毛，十一月罔而化之，炙食甚美，龍畜之輒死。

五色石，產黑龍江，諾尼江兩岸，透明如瑪瑙，紅圓者象合桃，或取以飾念珠。

空青，漁人間得之，形如石卵，中空有水，搖之作聲，相傳可愈瞽目。

龍骨，艾渾江岸數尺下恆有之，或曰龍脫。

花有蜀葵、芡麥、萱蓼、鳳仙、長春、刺梅、金錢、雀兒花、色翡翠，似鴛鴦菊，而單蒂，附橫枝上如鳥之翹。

閃緞花，白色名，似龍爪而小。

草芙蓉，葉如阜葵，花黃同菊瓣規，高者亭亭二尺許。

萬年菊，花葉類草芙蓉，色黃，枝柔，蒙密延蔓，一本可百餘花，或曰卽層瓣高麗菊也。

日奇花，通蝴蝶花而小，一莖十數花，辰收申放，數必奇故名，葉如葶，蒿苳連，六月始花，高尺許，葉如蒿苳單瓣微紅。

菊亦畏霜，五月苗莠，枝瘦弱，八月移盆入室，臨南窗下，十月花大如錢。

棠梨，郊圃間有之，土人築繪於上，日神所憑，伏臘祀之，有戕其枝者則怒，不知何所取義。

城南三十里有柳叢生，細不及指，高不及肩，杏亦然，無成樹者，花小不實，土人老死不知鮮果爲何物也。

藥味有益母草、赤白芍、防風、黃芩、百合、木賊、蒺藜、甘草、車前子、麥冬、五味子、薄荷、黃精。

艾渾產黃連，然皆雜烟莽中，萎於霜雪，無採副者。

羊草，西北邊謂之羊鬍子，長尺許，莖間如松針，黝色油潤，飼馬肥澤，勝豆粟遠甚。居人於七八月間刈積之，經冬不變。

煤炭，產於扎賚諾爾、穆稜、鶴立崗、新邱、五家、冰溝。

金沙，黑龍江及其支流沿岸均有之，日光照耀，光芒射目。土人淘之，每目可得數分或錢許。

六、屋宇

屋皆向南迎暗也，日斜猶照，故西必設窗，間有北牖，八月瑾之，夏始啓。

土垣高不踰五尺，僅可闌牛馬，門亦爲闌穿橫木以爲啓閉，南方人居之始設門。相傳未立城時，惟溝其宅之四面爲界。

拉援牆，核猶言骨也，木爲骨而拉泥以成故名。立木爲柱，五尺爲闌，層設橫木，相去尺許，以蘆草絡泥抖而排之，歲加塗焉。厚尺許者堅甚于甃，一曰掛泥壁。

工匠技拙而值貴，土著人架木覆茅，婦子合作，戚友之能匠事者助而不傭。

草屋茅厚尺許，三年再葺之，官署亦然。煖於瓦，庵廟則用瓦。

卜魁柵木爲城，夾植大木，中實以土，寬丈許，木亦高低相間，四門外環土城累堊爲之，周六里，西面二門，次南背臨水，寬廣可數百畝，江漲則通流。默爾根、艾彈軍城皆植木爲之。

二 寧古塔

寧古塔爲吉林屬城，今改名寧安縣，其他南部，與朝鮮之會寧府接壤，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雖以塔名，實無塔，舊城在覺羅城北五十二里，清初移於覺羅城西南八里，是謂新城，新城建而舊城廢，土人呼爲舊街上。

城之四面皆山，虎兒哈河繞其前。有土城二重。內城週二里許，只有東西南三門，其北因有官署，故不設門。內城惟容官署及兵營，人民悉居外城。外城周八里共四門，南門臨江，內有東西大街，人民於此開店貿易，人煙稠密，貨物客商，絡繹不絕，居然有內地風景。

其地初極苦寒，自春初至三月，終日夜大風如雷鳴電激，塵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時白鵝飛下，便不能復起。不數日卽有濃霜。八月中卽下雪。九月中河盡凍。十月地裂盈天，雪纒到地卽成堅冰，雖向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襲裘，久居則重裘可禦寒矣。至三月終凍始解，草木尙未萌芽。近來日漸和暖，大異曩時。土人云，此暖是蠻子帶來（北人呼南人爲南蠻子）云云。

南門臨鴨綠江，江發源自長白山。西門外三里許有石壁臨江。長十五里，高千仞。名鷄林哈答，古木蒼松，橫生倒插；白梨紅杏，參差掩映。端午左右，石崖下芍藥徧開，至

秋澤，紅葉萬樹，與江水碧波相映，風景極其綺麗。江中有魚極鮮肥而多，有形似縮項鰻，土名發祿，土人喜食之，夏間最多。又有一種生於江邊淺水處石子下，上半身似蟹，下半截似蝦，長二三寸，亦鮮美可食，名哈什嗎，清朝祭太廟必用此物，亦有鱸魚。他如青魚、鰱魚、鯽魚，其最多者也。崖下有一音閣，夏秋時，遷客騷人多遊焉。冬則河水盡冰，厚四五尺，夜間鑿一隙爲井，以火照之，魚輒聚其下，以鐵叉叉之，必得大魚。

石壁之上，別有一朗閣，即寧古鎮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嶺。第一站爲鎗之上京故址。城臨馬耳河，宮殿基址尙存。殿前有石臺，有八井，有國學碑，僅存天會紀元數字，餘皆剝蝕不可辨，禁城外有蓮花石塔，微向南欹。塔之北有石佛，高二丈許。又有荷花池，長數里。東門外三里有林名覺羅，自清太祖之誕生地也。自東而北而西，沿城與平原曠野，松林玫瑰，一望無際。五月間玫瑰開，香聞數里。漢人居此者采玫瑰爲糖，土人奇而珍之。有果名衣而哈日克。形似楊梅其無核，味絕佳。草本紅籐，生雜草中。又有果名烏綠粟，似橄欖，綠皮小核，味甘而鮮，又有果名歐粟子，似櫻桃，味甘而酸，俱是小樹，而梨子雖小味極美。梨與葡萄，色味俱佳。此二種內地所無者也。山查大而紅，亦爲糕。另有松子腐，松子糕，亦珍品也。產人參，爾時多賤，竟如南方之桃李。草本方便，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於深山草窠中，較他草高尺許。土性鬆，掘數尺不見泥。若朽爛樹葉，以八九月間者爲最佳。生者色白，蒸熟

薑紅色；紅而亮者，其精厚爲一等。今之薑菜俱以白色者爲貴，名爲京參。又謂土不同，故有二種，大謬，凡掘參之人，一日所得，至晚倍蒸，次早晚於中，曬乾後，有大者小，有紅有白，並非以地之不同，因精神足與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蒸參之水，復以參梗葉同煎收膏，膏味亦與參味同。人養子煎湯，難產者服之即生，但參在本地服之不能見效，又產黃精、桔梗、五味子，及鷄脚麻姑、木耳、真經菜、蕨菜、極多而肥。

東山名商陽哈答，極高峻，在對江，石壁插於江中，水極深，魚極多。此山最深遠，向出參、貂、今則取盡矣。惟松樹極多，松子采之不盡。再東三百里名衣朗哈喇，設有土城，有官守，與金時五國相近，略存其形而已。又東北六百里爲虎兒哈，又六百里爲黑斤，又六百里爲費雅喀，總名烏裕（即窩築考林）韃子，又名魚皮韃子，因其衣魚皮，食魚肉爲生，故名，其人不知歲月，不知生辰，死以片綿裹尸下棺，以木架插於野，置棺於架上，俟棺將朽，乃入土。其地不產五穀，出魚皮及貂皮、元狐、海驃、黃鼠、灰鼠、水獺。近混同江。江中出石弩，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質，紺碧色，堅遇於鐵，土人用爲礮刃，名爲昂威赫，即古肅慎氏所貢楛矢白弩也，水中產五色石，如瑪瑙，用以取火絕佳。清時每歲五月間，此三處人，乘查哈船，江行至寧古爾關外，泊船進貂。將軍設宴并出戶部頒賜進貂人袍、帽、靴、襪、氈帶、汗巾、扇子等物各一捆賜之，每人

名下擇貂皮一張。元狐全黑者不可多得，一歲不過數張，亦必須進上，餘聽其貿易。所賜之扇，不知何用，漢人以零物易之。其最喜大紅盤、小蟒袍（蟒袍，清時之大禮服）又以各色錦片妝綴。其所衣魚皮極軟熟，可染。喜五色米珠，並銅錢，響鈴，縫於衣旁，行動有聲。彼此稱呼安答，黑斤人留髮髻，耳垂環四五對，鼻穿小銀環。所產貂皮爲第一。富者多以鵬翅蓋屋，貂皮爲帳爲裘，元狐爲帳，狐貂爲被褥。費雅喀人亦留髮，男婦不着褲，耳垂大環，鼻穿小環。以樺皮爲船，止容一人，用兩頭槳。如出海捕魚，負至海邊置水中；遇風便歸。虎兒喀人則剃頭，男人帶環者少。所產貂皮爲次，惟黃狐、黃鼠，魚乾頗佳。此三處俱無官長約束。爲人有信義，與商家賒綢緞布蟒者，商店主擇黑貂一張爲樣，約來年照樣還若干，至次年必照樣清還；有他故不來者，亦必託人寄到，相去千里，久非舊識，而不爽約如此。其人又勇不畏死，一人能殺虎。清時政府嘉其勇，賜以官爵，時以流徙者，賜之爲奴，如是數年，令從虎兒哈西至寧古，又遷至奉天，又二年則令入都，名衣扯滿洲着卽此也，滿語謂新爲衣扯，猶云新滿洲也。賜以官爵亦不知貴。將軍謂有爵者曰，今已有官，須習禮儀。一體上衙門。次口有官者約同齊到，有戴笠者，有負叉袋者，有跣足者，見者無不大笑。將軍命坐，卽以叉袋墊地而坐，雖衣大紅蟒袍，其叉袋仍負於背不稍去。後命進京，有不願者聽歸本土。一日數百家聚於郊外送別，哭聲震天，男婦相抱接吻，唧唧有聲，以此作別。今則與漢人同化，禮貌言語，與漢人無異矣。

北山離城十里，重巖疊嶂，古樹叢生，城內人家俱於此樵采。城之西北十里名額富里，又六十里即舊城。城臨河，河內多蚌蛤，東珠出產於此，重有三二錢，有粉紅色，有天青色，有白色。非有命令不許人取，禁之極嚴。相傳住時有童子浴於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藏之歸，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牖，攫取其珠而去，風雨頓止，嗣後無敢私取者云。

西爲一朗岡，木丹沙嶺，村莊頗多。江之南有窰兒河溪，鳴什哈必兒汀。此處水極深，上有高崖插天，其地背陰，日光不到，雖亭午亦不甚明爽，然一至夜，轉有光照石壁，石壁皆紅，土人甚異之。忽一日漁人捕得青魚一頭，大盈車，載之入城，商人以青布一疋易之。先取魚首煮之，既熟，剖得紅色珠大如彈，紅光猶寸許。後攜之京師（北平），某權貴以二千金購之，此後石巖昏黑無光矣。

江中往來俱用獨木船，名咸呼。凡各村莊，滿人居者多，漢人居者少。凡出門不齎路費，經過之處，隨意止宿，人馬俱供給。少陵詩云：馬有青芻客有粟，即指此也。如兩人遠出，年幼者服事年長者，三人同行，則最幼者服事其稍長者，亦公然坐而不動。等輩彼此稱呼曰阿哥，有呼名者。稱年高者曰馬發，朋友曰姑促，父曰阿馬，母曰葛娘，伯曰昂邦阿馬，叔曰葛克赤，子曰濟，女曰叉而漢濟，甥曰濟頰即哈，夫曰畏根，妻曰叉而漢，男曰哈哈，女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姊曰格格，妹曰那，小厮曰哈哈朱

子，婢曰及爾漢朱子，好曰幽音，不好曰曷黑，吃飯曰不打者夫，吃肉曰烟立者夫，飲酒曰奴勸惡米，讀書曰必帖黑呼辣米，書曰必帖黑，筆曰非，墨曰百黑，紙曰花傷，視曰視注，金曰愛星，銀曰蒙吾，錢曰濟哈，水曰目克，木曰木，土曰紫烘，火曰托，炭曰牙哈，有曰畢，無曰阿庫，是曰音喀，不是曰洼洛，富曰拜央，窮曰呀打，人曰亞馬，坐曰突立，立曰衣立，行曰弗立米，走曰鴉波，睡曰得多密，去曰根納密，來曰朱，要曰該密，不要曰該辣庫，小曰阿即格，大曰昂邦，買曰烏打密，賣曰溫嗟密，兩曰央，錢曰即喀，一曰曷尤，二曰朱，三曰衣朗，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倭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烏永，十曰壯，百曰貪吾，千曰銘牙，萬曰土墨，貂皮曰色克，人參曰惡而訶打。

土人大率以儒義爲重，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頗有古風，今則爲世風所染，大不如前矣！

其地有草，名烏臘草，生近水處，細長溫軟，用以絮皮鞋內，雖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烏臘。土諺云，寧古三樣寶，指人參，貂皮，烏臘草也。所產之物俱異於他處。西瓜極香甜，夏間盡飽無破腹之患；冬日食油膩又飲冷水亦然。所以各處遊人無不服水土者。

其水人稱爲人參水，地極肥饒，五穀俱生，惟無稻禾。四月初播種，八月內俱收穫矣。

農隙俱入山採薪，以牛車載歸，足來歲終年之用乃止。雪深冰凍，則不用車，而用扒犁，似車無輪，仍駕牛或駕犬，在冰上行，速且穩。

暇則采松子，並取火絨。絨生於木燻中，取之可盈掬，微黃色，可以引火，其臭頗香。或開窰燒炭，或伐大木作器具。

無瓦器，其盞、碟、盆、盃、澡盆之屬，俱以編木爲之。油用蘇子油，亦有麻油，稍貴。無燭，點糠燈，其製以麻梗爲本，蘇子油灌，及小米糠拌勻，粘麻梗上，曬乾，長三四尺，橫插木架上，風吹不息。

土人不知養蜜蜂，有采松子者，或採樵者，於枯樹中得蜂窩，取其蜜。漢人教之煎熬之法，始有蜜有蠟。

遇宴慶事，漢人自爲蠟燭，土人亦效之，然無賣者。

鹽取給於朝鮮會寧府，相距七百餘里，以江爲界。寧古界雲樹參天，朝鮮界則白沙漫草，相望里許，無故禁往來。每年十月，奉命到彼置鹽，並賃易牛馬紙筆扇篋稻米等項。稻米至寧古，每升須銀二三錢，惟宴客用之。寧古西南地名紅旗街，與朝鮮接壤，頗也海。此處產海參爲第一等。

房屋大小不等，木料極大，只一進或三間五間，或有兩廂，俱有草蓋。草名蓋屋草，極長細。有白泥，泥層極滑可靴。牆厚幾尺，然冬間寒氣侵入，視如霜，屋內南西北接

繞三炕，炕上用廣席，席上鋪大紅氈，炕闊六尺，每一面長二丈五六尺，夜則橫臥炕上，必並頭而臥，即出外亦然。櫥箱被褥之類，俱靠西北牆安放。有南窗，西窗開在南窗之旁。窗戶俱從外閉，恐夜間虎易於撞進。靠東壁間以板壁隔斷。有南北二炕，有南窗即爲內室矣，無椅杌，有炕桌，俱盤膝坐，客必俱坐南炕，內眷不避。

主客相見執手爲禮，送客垂手略曲腰；如久別乍晤，彼此相抱，復執手問安；如幼輩兩手抱長者腰，長者用手撫其背而已。婦女以右手撫額點頭爲禮，如跪以手撫額點頭爲大禮。婦女相見，以執手爲親；拜亦偶耳。

除夕，幼輩必到長者家辭歲，叩首受而不答；等輩同叩。元旦城門必嚴列旌旗弓矢，以壯威武。家家必於半夜賀歲，如遲至午，便爲不恭。

土人家歌舞名曰莽式，有男莽式女莽式。兩人相對而舞，旁人拍手而歌，每行於新歲或喜慶之時。

凡大小人家，門前立木一根，以此爲神。逢喜慶疾病則還願，擇大豬，不與人爭價。宰割列於其下，請善誦者名叉馬，向之念誦。家主跪拜畢，用零星腸肉懸於木竿頭。將豬肉頭足肝腸收拾極淨。大腸以血灌滿，一鍋煮熟，請親友列炕上；炕不用桌，鋪設油單，一人一盤，自用小刀片食，不留餘，不送人。如因病還願，病不能愈，即將此木擲於郊外，以其不靈也。後再逢喜慶疾病，則另樹一木。有跳神禮，每於春秋二時行之。半月前

釀米兒酒，如南方之酒釀，味極甜。磨粉做糕，糕有幾種，皆略用油煎，必極其潔淨。豬、羊、雞、鵝畢具。以當家婦爲主。衣服外繫裙，裙腰上周圍繫長銅鈴數百，手執紙鼓敲之，其聲鏗鏘然，口誦土語，腰搖鈴響，以鼓應之，旁有大皮鼓數面，隨之敲和，必西向。西炕上設炕桌，羅列食物，上以線橫牽，線上挂五色綢條，似乎祖先依其上也。自早至晚，日跳三次，凡相識者及婦女，必盡相邀，三日而止，以祭餘相餽遺。

清明掃墓，富貴騎馬乘車，貧賤者將祭品列炕桌上，女人戴於頭上而行。雖行數里不用手扶，而自不傾側，即平日米糧箱籠，俱以頭戴之。

有疾病，用草一把懸於門，名曰忌門，雖親友探望，只立於門外問安而去。遇婚喪喜慶等事，無絳帖，無鼓樂，無男僮相。訂婚時，父母率子同媒往拜婦之父，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行聘禮曰下茶，俱用高桌，上鋪紅氈，茶果綢緞布疋仍用盤放桌上，多至數十桌，貧富不等。羊酒必需。嫁時裝奩和箱匣鏡台被褥之類，亦置高桌上，兩人扛之。娶親用轎車，仍掛紅綠綢，婦入門只拜翁姑，無交拜禮。喜慶宴客，飲至半酣時，婦女俱出敬酒，以大碗滿斟，跪於地奉勸，俟飲盡乃起。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南方之搖籃。其製以篩板圍做兩頭，每頭兩孔，以長皮條穿孔內外，外用彩色油漆，並懸響鈴之類。以墊板，懸於梁上，離地三四尺。用帶縛定小兒，使不得動，哭則乳之，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卽爲南方之念嘎啫啫也。

喪事將入殮，其夕親友畢集，名曰守夜，終夜不睡，喪室盛設以待，殮後方散。七內必殮，火化而葬。棺蓋尖而無底，內墊麻骨蘆柴，上加被褥，以便下火。父母之喪一年而除，以不剃頭爲重。

春秋之季，將軍會兵丁於各城上晨夕兩時吹笛，聲聞數里。冬至，令兵於各山野燒，名曰放荒。如此則年年草木茂盛。又每歲端午後，派什庫一人率領兵丁幾名將全堂古之馬，盡放於幾百里外，有水草處，馬尾上繫木牌，刻某人名，至七月中方歸。此時馬已極肥，俱到衙門內各認木牌牽回。

四季常出獵。圍，有朝出暮歸者，有兩三日而歸者，謂之打小圍。秋間打野鷄圍，仲冬打大圍，二十餘日乃歸。所得虎、豹、猪、熊、獐、狐、鹿、兔、野鷄、鵬羽等物。獵犬最猛，有能捉虎豹者，虎豹頗畏人，惟熊極猛，力能拔樹擲人。野鷄極肥，油厚寸許。遼東野鷄頗有名，然邇不可得。每獵一次，車載馬馱不知其數。鷹之最佳者名海東青，能捉天鵝，一日能飛二千里。又有白鷹，蘆花鷹，俱極貴重。餘則黃鷹、兔、虎、鷄子，亦皆猛於他處，有鵬極大，羽毛可作箭及羽扇。

由寧古至北京（北平）必先經過烏喇及奉天（遼寧）。由寧古至烏喇須行七站，第一站石頭甸子，石質相連不斷，闊三十里，東西長三百里，其底嵌空玲瓏，車馬行動有聲，冰泮時，下有流澌潺湲，無奇也。第二站名紫而漢別臘。第三站進大烏裕，古名黑松林，

樹木參天，槿舒突兀，皆數千年物，橫亙千里，不知紀極。車馬從中穿過，且六十里。初入鳥藉，若有門焉，皆大樹數抱，環列兩旁，洞洞然不見天日，惟秋冬樹葉脫落，則稍光明。其中多峻嶺巖巖，石徑高低難行，其上鳥聲啾啾不絕。鼯鼯狸鼠之類，旋繞左右，略不畏人，微風震撼，則如波濤洶湧，颼颼颼颼，不可名狀。行人過此，宿於嶺下者，多取大樹皮二三片，闊丈餘，放地上，如船篷，儘可坐臥，並獵獐鹿之屬助食，燒割而啖，別有風味。第四站名昂邦多紅。第五站名拉發。第六站名厄黑木。第七站名泥溼哈，十里渡淤花江至烏喇。其地有船廠，造大船來往各處，故又名船廠。

由烏喇至奉天須行八站：第一站在名蘇通，第二站名衣而門，第三站名雙羊河，第四站名一巴豆，第五站名大孤山，第六站名黑而素，第七站名野黑，第八站名棉花街。由棉花街東行四十里至烏遠堡，即柳條邊。古代植柳千里，以隔中外，清時設官守此，盤詰往來，亦安地也。又行百餘里始至奉天。

由奉天至北京（北平），第一站六十里至老邊站，四十里至澡流河，四十里至白旗堡，七十里至二道井子，五十里至小河山，十五里至廣寧站，三十里至開陽驛，四十里至石山站，三十里至大凌河，四十里至錦州府（錦縣），六十里至高橋站，六十里至寧遠州，六十里至東關站，六十里至涼水河，八十里至山海關，即秦之長城第一關也。城高而厚，南入海，北面大山，極其高峻。城則隨山高下面築，關門向東大路有嶺，嶺下有孟姜

女廟。相傳秦時有孟姜女尋夫至此，夫死而女殉焉。土人哀之，立廟以祀之云。至京奉鐵路建築之後，往來不過一晝夜，行人無長途跋涉之苦矣。

寧古山川土地，俱極肥饒，故物產豐美，雖山藪野蕪無不佳者，林木礦產，尤爲不可勝計。

寧古至北平，四千餘里，冬則冰雪載道，其深及丈；夏則有哈湯之險，數百里俱是泥淖，其深不測。邊人呼水在草中如淖者曰紅銹水。人依草墩而行，略一轉則人馬俱陷。初無商賈往來，往來者惟土人而已。其後於哈湯上橫鋪樹木，年年修理，往來者始多。及至西伯利亞鐵路建造之後，則成爲繁盛而又重要之城市矣。

新編

一 形勢及城市

1 嘉峪關

甘肅肅州，漢之酒泉郡也，東距省城一千四百二十里，城西七十里即嘉峪關，爲西塞長城門戶，凡過此城者多以城爲秦蹟。按史記蒙恬傳，秦使蒙恬將三十萬衆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袤延萬餘里。臨洮即隴州所屬之狄道也。其長城形勢，自遼東山海關起，圍繞直隸、山西、陝西等省，暨甘肅之寧夏各邊，八千餘里，縣互東西，再自寧夏西行，直抵涼州城東郊百二十里土門地方，遂折而南，經古浪、平番、西寧各縣，跨黃河，繞至狄道，是爲秦始皇長城。若嘉峪關一帶邊牆，係明世宗嘉靖間所添築，東接土門，西圍於甘、涼、肅三州之北邊，復自肅城西北經嘉峪關橫至西南，與南山連接，計長一千二百餘里，此前明所畫邊界也。清朝統一以後，不特長城爲限，惟就關門稽出入焉。

嘉峪關居高臨下，地勢雄壯，崇墉鞏固，樓閣參差，門洞重障深邃，額題曰「天下第一雄關」。關外即荒沙，舉目一觀，無水草柴薪，人民廬舍，判然有內外之別。

2 紫塞

一統志，紫塞在肅州北一百八十里，屹立沙漠中，一名懸山，自此遐望長城，唯由數

十里，蜿蜒東下，形勢雄偉。

3 三危山

安西城南數十里有大山，附於東西綿亙之南天山，土人多指爲三危山，山後直達青海星宿海等處，與西藏接壤。沿山土人，古有黃番黑番之稱，又分生熟番，近三危者爲黃番，黃番狀貌與漢人相近，黑番則稍異。

4 蘇賴河

一統志，蘇賴河亦名布隆吉河，發源靖逆衛，南山曰昌馬河，北流轉而西經柳溝衛，北會十道溝水爲蘇賴河。按靖逆衛卽今玉門縣之靖逆營。蘇賴河發源於玉門東南之南山中，其始北流由玉門城東二十里經過，復東北繞至玉門北境五十里之三道溝，歷會各溝支水，直進而西流，而墩煌西北入於巨浸，其長千餘里，其水平時清淺。三道溝以上，廣數十丈不等，過此則廣狹無常，西行大路，必由安西城北濟渡，夏月水漲時，汎濫沙灘，泓深數丈，行人車馬多阻於此；向無舟，因水小無須舟，水大奔流難渡耳。

柳溝衛今名四家灘，在三道溝西二十五里，一帶皆長林，堡旁有兵守之。布隆吉爾適當廣野中，多草湖鹵地，有荒廢土城一座，甚廓大，聞舊有提督駐守於北，城中多古木，大者圍丈餘。

蘇賴河自三道溝以下，沿河北岸卽哈密東境之大戈壁，一片荒沙縱橫千里，南岸東西

長九百餘里，橫抵南山，廣皆數十里不等，安、燉、玉三城列峙焉。節節有產糧腴地，間於鹵地沙灘，每段方圓百數十里之中，皆土潤人稠，樹木陰翳。玉門佳處甚多，而燉煌倍之，沃野一隅，辟南不通道，望之蔚然深秀，物產蕃茂，境內大堡七十二所，皆陝、甘各縣遷出之民，分邑聚居，各以原籍邑名呼其堡，守望聯絡。南山產金，盛稱七十二金溝，內有名日出斗金者，言每日能得金盈斗也。金穴深遠，橫行直下不宅，皆循其苗所往而隄阱之，常穿至數十丈及一里半里者；往年招商開採，每廠二三百人，後因兵燹停止。

安西城適當砂磧，地多大風，三五日一發，晝夜不止，城垣輒爲流沙所掩，馳馬可踰，歲經數掘，城郭人民，淒涼寒苦，莫此爲甚，實爲西陲最瘠之區。四郊一望皆沙，產糧全賴東境之小宛、雙塔堡、布隆吉爾等處，近七十里外，則又不及玉門遠矣。自嘉慶至玉門縣二百九十里，玉門至安西三百里，安西至燉煌二百八十里，自燉煌以往截然無路。古之玉門關在今燉煌西北，陽關在其西南，關久廢不通道矣。

5 渥洼泉

渥洼泉在燉煌城西二十里山下之沙磧中。漢書元鼎四年西域貢天馬，產於渥洼水中，卽此。其地四圍圍沙爲山，高約十數丈，勢若仰盂，中有泉一池，池如太極半圓，南岸稍寬，沙中有土壤一塊，形與池同，與水相連，顛倒環抱，合成太極，水陰而土陽，望之分明呈象，土人因似月牙，又呼月牙泉。北岸山脚，離池不過二丈，而流沙壁立，竟不

下墜，且反上騰；凡遊覽者強至山腰，坐而推之，沙墜有聲，恍聽鼓樂，推下之沙，少頃復上平地，不遺顆粒，過朔望節氣，則不推自鳴，因名鳴沙山。池長約六七十丈，頭廣尾狹，橫互東西，水無來源，無去路，勢將齊岸，晴雨無稍漲，味甘美，潔無纖塵，或鵝鴨水鳥墜毛，與草屑飛落，夜皆掀置池上，有溺斃者，屍無可撈，但次日於池上收之。池水深不可測，向有好事者曾雇涸人下視，繩纒百四十丈，了無止境，且漸下漸寬，其他靈異甚多。池有異草，狀若籐蔓，莖甚細，空脆似木賊，深長不計丈，色碧綠而少葉，尺餘一節，每節有小盤，周環紅點七，痕色鮮明如朱砂，土人呼爲七星草，生深坑陟岸間，必接長竿數丈始能掇取。向有異人傳爲藥物，陰乾煎服，能愈百病，屢神效，治氣分尤宜，咸以仙草目之。

6 哈密

出關赴前疆，首經哈密。哈密古伊吾廬地，漢置宜禾都尉爲屯田兵鎮之所，晉置宜禾縣，隋置伊吾郡，唐改名西伊州，後稱伊州，五代稱胡虜磧。元封族子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忽納失里卒，其弟阿克帖木兒立。明永樂二年，阿克帖木兒遣使朝貢，改封忠順王，建哈密衛，後爲吐魯蕃所有，地當西域咽喉，全疆要隘，中原之門戶也。

天山在城北九十里自西而東，橫互天際，山巔積雪，暑月猶厚，在他處者三四月間漸消。萬壑羣山，雪水溶溶，流成河道。一水自南山口而來，南流百餘里，經哈密城北，其

城東五里許，有清泉自崖下湧出，聚成一湖，流出亦入於河；又一水發於南山口之東石人子地方，南流繞蔡湖經哈密城南轉至城西，兩水會合，再西南流百餘里，注於南湖。

密東西三面一望無邊，可種之地近城甚少，城以西則頭、二、三堡及三道嶺，瞭墩等處站口地方，每隔數十里有腴地一區，人烟聚處，產糧頗多。城之東北望山而行，過沙磧百餘里，由石人子入天山峽口，自此東行深入山谷五百餘里，節節居民耕種，統名之曰東山，爲哈密出糧之境。又城東近山之地九十里爲廟兒溝，再七十里爲芨芨臺。兩處水旺土腴，皆成鄉井。廟兒溝有回王避暑行館，園林臺榭，小具規模，在崇山峻嶺之下，院外果林數里，隄連巷曲，深徑成幽，亦雅靜足適。自芨芨臺傍山行五十里，至塔爾納沁城，山泉響震，草木深茂，土地廣潤，爲官兵屯田之所；東南卽連大漠，傍山入峽，爲土呼魯仍係纏頭回部所居，與東山通道。約計哈密所轄東西不下千里，一綫遙連，舊稽纏回曾十萬有奇。其地產豆、麥、糜、穀、鹽、煤、瓜果，物價甚廉，民情較爲醇樸。

道里自安西四百里至石人子地方，入哈密界起，三十里至猩猩峽，九十里至沙泉，八十里至苦水，一百四十里至孛子烟墩，九十里至長流水，八十里至黃蘆崗，二十里至一顆樹，三十里至新莊子，十里至蔡湖，十里至哈密，途中黃蘆崗、一顆樹、新莊子、蔡湖四處有地可種間有居民；餘皆戈壁。

7 關展

關展通鑑作皮禪。皮禪者回語謂草積也。其東南古鸚鵡關，今皆戈壁，無人烟水草。唐名莫賀延磧，宋名大患鬼魅磧。自胡桐窩經十三間房以至七籽腦木，春夏多怪風，名風戈壁，明史稱爲黑風川。關展土城一座，周約二里，南北皆大山，而北近祁連，尤接山麓。城只東西二門，街市冷淡。近城居民稀少，產糧之境在西南大川中。自哈密起程，傍天山西行，七十里至頭堡，二十里至二堡，四十里至三堡，七十里至三道嶺，五十里至沙棗腰站，五十里至瞭墩，八十里至一碗泉，七十里至十鐘轆泉，至此出哈密界矣。

北路巴里坤，適當山後，山中有峽，行三四日可達，此間稱爲小南路，故此兩站歸巴里坤管屬。七十里至七個泉，四十里至胡桐窩，兩處穿走叢林，柴薪極廣，再七十里至惠井子腰站，五十里至鹽池，入吐魯番地界，再一百八十里至七格騰木，此站甚遠，幸中途一處石土墩子，間有水可小息，離七格臺四十里，再行九十里至關三矣。往年大路，必由，十三間房地方經過，其地常多怪風，人易迷失，無水草；今由北邊穿走天山之麓，大勝彼處。

8 魯克沁

關展東通哈密，西至吐魯番，西南行九十里爲魯克沁。按魯克沁即古之柳中，柳中或名柳谷。據漢書：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後之注考者引後漢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漢書所記諸國道，俱以去長史所居爲率，是疑柳中即柳谷也。地在吐魯番東南一百五十

五里，廣安樓郡王居此。清雍正初，回酋額敏和卓避準噶爾侵擾，內徙瓜州，乾隆十九年，以從征有功，封郡王，分土世居。今吐魯番回民，皆其所部。其地土城一座，約二里餘，東西兩門，南倚沙山，接連大漠，以抵峻嶺，嶺外皆西番部落，無路可通，風景頗佳。

9 吐魯番

吐魯番，漢車師前王庭，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田於此，以地勢高敞，名高昌壁。拓跋魏時闕爽始立國於高昌，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拔其地，皆州縣之，號西昌州，魏徵諫不納。後改西昌州曰西州，更置安西都護府，歲調千兵守之。唐、宋稱吐番，元、明稱吐魯番，一名土爾番。後爲回紇所據，城約三里，南北二門，賜名廣安。有回城一座在西北，廣如之，相距二里許。城西二十里雅爾湖爲漢交河城，唐、西州鎮，城東百里哈拉火車，爲元之火州。今廣安城當卽唐之田地城校尉所治處。城外一望長坪，勢據高崖，崖之南低洼長，川河流其處，對峙南山中，隔數十里，其耕種之地，皆在崖上。川河水低，不能引；而崖北所傍之山，係嶺下平岡，夏無雪水流潤。幸山脚地中多泉，穿地成渠，涸流於數尺下，節節有孔汲灌，名爲卡兒水。居人富戶開此確利，視人所澆地畝多，秋後收糧價價。土宜豆、麥、糜、穀、苧麻、瓜、果、葡萄、而棉花、芝蔴尤爲大宗，能供各城販運。此處清時歸烏魯木齊都統統轄，不在南八城之內，爲撫民同知及照磨各一員管理之，屬鎮迪道。自闢展而來，七十里至連木沁。其地水旺土腴，小山環繞，清秀饒裕。

再九十里，繞出火箴山，爲金山口，山不甚高，遍山紅土，並無異處，惟聞雨後山頭土熱甚，傷赤足，路右一小山，頂平，中立鐵柱，高丈餘，圍約二尺，土人相傳爲郭子儀繫馬處。再九十里至吐魯番城。

10 羅卜淖

羅卜淖爾，卽爲蒲昌海，回語「羅卜」匯水之區也，「淖爾」者海也。一曰泐澤，一曰鹽澤，又曰牢爾海，在吐魯番正南五百里崑崙河源，經南八城成大河，會合衆流歸於海。自海中入地，伏流二千里，至星宿海之上游，湧出黃河。海邊半沙漠野，烟水瀾漫，沿海多生胡桐，大者合抱。海之南，荒洲之外，復多水眼，大小方圓不知其數，周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勢如棋布，散爲小海，洲中聚處一種回人，與各城回部迥別，肌羸色黑，言語多有不同，無耕種，亦非遊牧，但用大木割成小舟，浮海捕魚，或煮或燒，以供日食。採取野麻子爲餌。捕哈什烏剝皮衣之；或得水獺等皮，及哈什烏翎，持往各城售賣，以易布疋。此類人深處海隅，別成世界，外人亦無至者。乾隆二十二年尙書果毅公追沙拉期逆黨，搜括在此，招撫歸入版圖，營籍丁口二百零八戶，大小男女一千二百六十餘。旋於其中擇派泊克數人以爲統屬，每年交納海龍皮九張，哈什翎一百支，嗣奉旨停止進送。西北至哈喇沙爾六五百餘里，近時間有出境至吐魯番與哈喇沙爾者，形狀極黑，衣不蔽體，見人似畏避，憤野處，遇各回人亦不與言，偶有疾病，輒委之於野，生死聽之，親人不救。

近，慮其傳染，但不時遙望而已。

11 哈喇沙爾

哈喇沙爾卽古焉耆、危須二國地。漢焉耆王治員渠城，一說員渠在其東南九十里，特伯爾古地方，卽今所名清水河者。又據漢書危須國王治危須城，至焉耆百里。危須既在焉耆之東，未知果在烏沙塔拉一帶。抑係清水河爲危須。而焉耆是哈喇沙爾也。然以山國下所載道里計之，則焉耆轉在危須之東百里，是皆一書自相矛盾處。唐設焉耆都督，西境爲烏壘城，卽漢之都護治所。同語哈喇者黑也，沙爾者城也，以城久色黑故名。其地四面皆山，中間沃野，城東南百里許有海子，水道記所謂博斯騰淖爾也。城西五里卽開都河，俗呼通天河，廣約三里，水深且急，設澗以供渡。再東北流入於博斯騰淖爾，復自淖爾之西南溢出迴流，數十里經開都河之南，又西南流百里，再折而南入山，經哈爾哈阿、阿漫軍臺，作磯谷吐，駭浪澎湃，有聒耳眩目之勢。再西南入葉爾羌大河，水勢之迴繞，未有至於此極者。哈喇沙爾城周三里餘，北近大山，此處係土爾扈特部落所分城鄉，無回戶，其回民聚處之地，在所屬之東西兩屯，東屯爲庫爾勒，在城西一百四十里，適當古所謂遮留谷之口；西屯爲布古爾，在城西六百里，卽漢之輪臺地也。清朝時，置官而治，今仍其舊。西上自吐魯番六十五里，至布幹臺，五十里至托克遜，九十里至蘇巴什，六十里至阿合布拉，六十里至桑樹園，八十里至榆樹溝。自蘇巴什境內至此二百餘里，一線深溝，兩

山壁立，險隘非古，再一百四十里至庫木行，中設新井子爲驛站，卽唐時所謂銀山道也。九十里至烏沙塔拉，一百二十里至清水河，卽特伯爾古，九十里抵城。統計全疆，當以此爲適中之地。

12 準噶爾

準噶爾有四部，土名巴爾拉特，猶言四大部，卽明史所稱瓦剌也。四部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元脫歡太師乃其始祖，綽羅斯居首，其爲準噶爾。明崇禎時，土爾扈特爲準噶爾所逼，投入俄羅斯境。清乾隆三十五年，其汗渥巴錫率其部落，由俄羅斯來投誠內附，清廷賜爵有差，授地爲牧放之所。南部落共有四旗，係分哈喇沙爾地方。俗以牧畜爲業，不事耕作，故境內皆爲草場，羣幕穹廬，分段遊牧，郡王居城北大山下，雖城九十里，名其地爲王爺府。按準噶爾爲四姓，漢時屬匈奴右地及烏孫車師，唐時爲突厥沙陀，凡伊犁一帶，皆其部落，今科布多處所居之厄魯特，卽其後裔也。

13 庫車

庫車卽古龜茲國地，一名柳陳，又名魯陳，唐稱爲邱茲，一曰屈茲，元史作庫徹。庫謂管井也。地有管井，故名。唐貞觀間，置安西都護，並統于闐、碎葉、疏勒四鎮。儀鳳時，吐番攻沒四鎮，迨後王孝傑破吐蕃，仍復四鎮，置都護，以鐵騎三萬鎮守

龜茲。考龜茲在漢時，雄長西域，最爲強盛。呂光上疏言龜茲三十六國之中，入其國城，天驥龍麟，腰褭丹鬣，萬計盈廐。今庫車城南十里有古龜茲城址，庫車土城一座，憑立高塼，約圍四里餘，周圍四門，有險可據；東南北三面環山，平川三百餘里，東繞大河，土宜種植；北面大山邊一帶，地中所產，美利尤多，若善爲道之，民間之饒裕可立致也。清時置辦事大臣駐守後，改置直隸廳，今仍舊。城南九十里係所屬之沙雅爾城，周約二里餘，平衍處百里。厄爾勾河從庫車西南境內東流，在其城南經過，更西上，從哈喇沙爾九十里至哈爾哈、阿漫軍臺，四十里出遮留谷之山口，十里至庫爾勒。回語謂能眺望，言地勢開敞也。四十里至上戶地，一百四十里至庫爾楚，九十里至野人溝一帶，深林多藏熊虎，五十里至策大雅爾，七十里至洋薩爾，地近雪山，九十里至布古爾，東有葦湖，湖上一橋，爲西入回疆必由之路，漢書所謂土橋也。自此以往，過喇依素河登戈壁，一百里至阿爾巴特，七十里至戈壁腰站，七十里至托和奈，六十里至庫車。

14 拜城

拜城爲古姑墨國地，卽地理志之阿悉言城。漢時，王治南城。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後爲回紇所有，名其地曰拜，謂富厚也。城東八十里，爲賽里木古，俱毗羅城，其地均近北山，有木札特河，俗名通長河，河東分三支，東一支經賽里木之東，西一支經拜城之西，距拜城二十里入於鄯干河地方。川原平坦，土腴潤，山產銅。舊曰拜城爲

阿克蘇所屬之屯堡，城周僅里餘，因關省設爲拜城縣，城迥悉經新創。南路置縣自拜城始。設縣知事一員，屬溫宿直隸州，其窰里木城，則縣中屬地也。自庫車而西，四十里至鹽水溝，山峽險要，一百二十里至赫色爾，過河，四十里至賽木，八十里抵城。

15 阿克蘇

阿克蘇爲古溫宿國，溫宿本阿蘇之混音，阿蘇即阿克蘇之省文也。回語「阿克」，白也，「蘇」水也，以地多白水故名。城郭亦近北山，在穆素達阪大山西。其地高崖壁立，上平坦，就勢剜掘成城，垣墉連貫，中有門通，南向各開一門，崖之下再築土牆圍抱三城南面，城北係戈壁，低於城，遠僅沙石中砌堤爲渠。引水穿過三城，以供汲用。清泉奔赴西向，流入於河；南與地勢漸低，形如釜底，有大河四道，環繞全川，平衍之地，方圓五百餘里。所屬城堡十餘處，樹林稠密，炊煙相接，遠望蔚然，土性肥沃，各種皆宜，豆、麥、糜、穀之外，並多水田，稻稻米長大而潔白，熟之香噴噴，似秣而爽，味加於洋米。沿山產物尤多，西土精華，此其一處。素稱富庶，故俗較奢侈，風景與南方略同。

阿克蘇地方，清時原設辦事大臣統轄，駐在舊城。後改爲溫宿直隸州，另於四有三十里築新城，名爲漢城，駐衛署於此。其舊城概作同城，裁去辦事衛署，設分處及東四城兵備道於此，東四城者：哈喇沙爾，庫車，烏什暨溫宿也。

自拜城過木札特河，四十里至鄂依斯塘，八十里至蘇木齊克，一百四十里經戈壁路至

哈拉玉爾滾，回語謂柳陰叢黑也。再六十里至紮木，蒙古語謂地當要道也。八十里至阿克蘇。自哈密至此，計程三千六百四十里，皆西向行。

16 烏什

烏什即烏赤，係山名，古之尉頭國也。其地有小石山突出，高十餘丈，即於山上築城。城之南相隔十數里，羣山環之，北則遠峙大山，中開平野，方四百餘里，所屬村莊十有餘處。城北二里許有托什罕河經流，源出於西南山中。東橫大河一道，自北面雪山流出，二水周資灌溉，直出阿克蘇南境，會合東下，地爲回疆西北極邊，以視喀什噶爾猶在西南，阿克蘇猶是東南，故此爲最要。其西北大山中一帶，即俄羅斯立碑分界之所。俄國境內互市之哈拉河地方，由此十日可到，自汽車路修築之後，兩地已可到達。其初，阿克蘇屬烏什，清嘉慶二年始分出爲專城，設烏什直隸廳治之，歸阿克蘇道管屬。從阿克蘇西行八十里至察哈拉克，八十里至阿查塔克，八十里抵城，自此前往再無驛路，其有峽口可通之處，皆安設卡倫，分派弁兵駐守。城南二十里爲巴什雅哈木地方，河之南岸，有間道通喀什噶爾城，路險而捷。清乾隆間，將軍兆惠由阿克蘇定喀什噶爾，即由此路，出其不意也。其山口可通諸布魯特，西南三十里察什啓林地方之山口，與正西七十里碧得爾山口，均有布魯特，正北五十里塔爾地方，入山口有間道，可達伊犁，計程一千八百餘里。直往俄國哈拉河，即由此道分路。

17 瑪拉巴什

瑪拉巴什本名阿克薩克，舊爲葉爾羌所屬城村。其云「巴什」者原爲彼中頭目之稱，或因頭目得人，卽以之乎其地。又葉爾羌舊路由戈壁橫捷而來，前往阿克蘇東下按站設臺，名爲五臺。各臺所需之糧，因地處適中，設倉於北。乾隆間曾由葉河船運，後以河淤而罷，故又名食臺。地當廣野之中，西南北三面大山，均隔千里以外，但有邱巒起伏，盤旋錯雜，勢似犬牙，土厚之處甚多，又得葉爾羌流出之葱嶺南河及喀什噶爾流出之葱嶺北河，鉅派雙環，會於境內，故土尤肥潤，耕種最豐。城在兩河之間，與南河相近。清時設爲瑪拉巴什廳以治之。歸喀什道管屬；又因爲喀什、葉爾羌扼要之地，設參將領兵一營駐守。城東多葦湖，再東爲巴爾楚克，有村莊近北河，聚居人民，北河南岸遍生胡桐，名樹窩子，足供採取。其東南境紅柳窩地方，兩河會合，卽成野湖，名其湖爲小羅卜淖爾。一帶胡桐雜樹，蔓野成林，自生自滅，枯倒相積成小山。其間多藏野獸，水草柴薪，實稱豐足，但不及近山城邑之別有奇珍耳。西上從阿克蘇分路，西南行八十里，渡河至渾巴什，六十里至洋阿里克，兩處均有居民耕作；一百里至都齊特特戈壁，七十里至伊拉塔，五十里烏土斯克滿，舊爲葉城第十一臺，阿、葉在此分界。六十里至恆阿里，七十五里至車底庭爾，此處周圍有樹，中有池塘，數日皆沙路；再入山中並沙路八十里過蘇巴什河至巴爾楚克，六十里至吉格塔，六十里抵城。

喀什噶爾即漢之疏勒國。唐時有性沙王者居邊鄙城，突厥以女妻之，儀鳳時，土蕃破其國。開元十六年，始遣使冊其君安定爲疏勒王。地當西北極邊，以南北論之，雖較烏什稍南，以東西論之，較烏什而更西也。北之烏什庫之英吉沙爾，皆與其東境相連，西憑葱嶺，北望中幹，南則葱嶺一支，羣峯繞出，而東面亦山環其半矣。平衍處方圓六百里，二水分流其間，以發源西北山中之烏爾烏蘇河爲大流，至密木什科，布木什地方，與英里沙里流出之河，併匯爲一，卽爲葱嶺北河。沃土豐盈，居民林總，比之其他部落，較爲富庶、

城東五里許，有一塋園，據稱爲布拉里墩等先人嗎哈木誦敏之墓。園無別物，只一空亭，頂圓而尖，中植枯樹一株，名曰公波斯。回人男女老幼，敬奉甚篤，每逢禮拜前一日，爲此間禮拜之期。黎明，男女擁集，盥浴誦經，拜畢始散，歷傳至今，無稍懈怠。各城阿渾等，多有遠未朝拜者。

喀什境內，西南北三面山口甚多，近通布魯特、阿賴、色勒庫爾、突集延各處，遠通俄羅斯並西域各國。各口皆有卡倫防守，惟回城西北三十里地名雪爾罕，爲西突魯卡倫，設官稽查，尤爲緊要。此爲與俄羅斯通商大路，凡俄商往來，必由此路，不許繞越。自此前去，連設三卡，防察甚嚴，俄國亦設領事官，寓在回城西北十餘里之處，經理通商各

事。中國由此處運貨入俄境者，即在哈拉河地方售銷，距喀什十一日程。其地設有官司照料周密，凡過秤之物，有公秤，作架高懸於場，以示無欺。

喀什噶爾爲西北邊之重鎮，清時有都統率旗兵駐此鎮守。光緒五年時將烏魯木齊提督改設於漢城，建牙開羶，督鎮雄邊，所有東西各城，即將本標應設之兵，相地分佈，各專防守。

嗣以喀什噶爾爲疏勒直隸州，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分舊漢城爲州治，城東南二十里有回城，置爲疏附縣，屬於州，與州境中分界限，知縣與典史治之。又設兵備道分巡西四城，暨瑪拉巴什等處地方，衙署駐在縣城，庫大使附之。西四城者：喀英葉和，卽今之疏勒、莎車、和闐三州，並英吉沙爾廳也。自瑪拉巴什西北行沿北河南岸七十六里至屈爾蓋，五十四里至哈拉克沁，七十里至玉代里克，百十四里至龍口橋，七十二里至英阿瓦臺，六十里至脾素巴特，八十里至雅耳稚滿，七十四里至疏勒城。自瑪勒巴什起徑，由此處前赴和闐，所配里數，皆經弓丈度准。

19 英吉沙爾

英吉沙爾，爲漢之依耐國，原與蒲犂無雷等國，皆西夜類。唐爲朱俱波，亦名朱俱婁，並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種。回語謂城爲「沙爾」。「英吉」者，新也。城在喀什噶爾東南一百六十七里，正當葱嶺橫山之下，西連布魯特遊牧部落，南則與安集延巴

達克山相通，田土風景，悉如喀什。舊日合而爲一，統爲十六城村；今置英吉沙爾廳以治之，隸於西四城道。所屬城村五處，幅員戶口約如喀什之半，引河爲渠，足資灌溉，家給戶裕，耕鑿相安。南疆俗好鬪浪，一男一女，對舞同歌，不分歲時，輒以此取樂。自喀什八十里至雅卜藏臺，八十七里抵城。

20 葉爾羌

葉爾羌卽漢沙車國，北魏渠莎國，或謂古尉賓地，尉賓今之克什米爾也。又以爲大食月支之地。其地唐以後併入于闐，明稱爲葉爾奇木，葉爾謂土宇，奇木者，大也。又稱葉爾羌，異域錄作伊爾欽。大山障其南，卽葱嶺繞出之羣峯也。西與布魯特毗連，往來城市者絡繹不絕；北則荒沙瀰漫，險由瑪拉巴什有路可通，餘皆隔阻。轄境東西千數百里，南北亦及千里。大河二道，一名澤普勒善河，一名聽雜布河，源於西南數百里之霍羅木色、勒克奇板、玉拉里克、霍什霍魯克四處山口，流至城之東北莫克里特，合爲一河；西北行至愛吉特虎台之東北，折而東北行，前經巴爾楚克地方，入山東下，卽爲葱嶺南河也。城中有濠塲七十六處，以滿洲濠塲爲最大。城周六里餘，所屬城村二十八處，戶口多於喀什，而富裕有加。清時設爲莎車直隸州，又於莫克里特置葉城縣，爲莎車屬邑，兩城犄角。大路自英吉沙爾東南行，五十三爾至托和布拉，五十四里至察木倫，六十七里至河色爾，五十三里至科科惹瓦，九十七里城州城。其往年臺路，久經荒廢，今仍開成站。合計

自城八十里至愛吉特虎，九十里戈壁路至賴里，地多胡桐，九十里至邁瑪特，九十里草湖路至阿朗格爾，六十里過河至瑪拉巴什，共四百一十里，較由喀什大路便捷多矣。

21 和闐

和闐卽漢之于闐國。唐書于闐或曰瞿薩旦那，亦曰渙那，曰屈丹北狄，曰于遁諸胡，曰豁旦，並有漢戎、盧扞、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在蔥嶺東南境。大山凌空曠野無極。距山脚數日程不等，舊稱六城和闐其總名也。本城名依里齊城，當卽漢之西域，唐之西山城，歷爲王所都者。城西北六十里爲哈拉哈什，東南十里爲玉隴哈什，正東百八十里爲策勒村，再東百四十里爲克里雅，再東南百八十里爲塔哈努勒，是爲和闐六城。另有小地方一處，名塔瓦克，向出銀礦，近因人民寥落，不征徭，不征糧，今稱和闐七城者，兼此處而言也。

境內大河二道，一玉隴哈什河，一哈拉哈什河。又小河一道，名玉斯庫爾，皆源於西南山中，東流而合。史記所謂崑崙旁源也。地氣溫和。土脈腴潤，種植之宜，甲於各城。居民於百穀，棉花、瓜果、園蔬外，並繞屋栽桑，以事蠶織。至於土中自產之利，則曰玉黃金，又中外所共寶也。戶口三倍於葉爾羌，各處自爲鄒下，一隅僻處，而菁華聚焉。楮廷璋詩云：「今日六城歌舞地，唐家風雨漢家烟」。讀之可想見勝概。

清時以依里齊城置爲和闐直隸州，其東境之光里雅城，分置爲于闐縣，以屬之州，自

縣以往，地無障封。西域記：于闐東行入流沙，沙磧流漫，人行無迹，四望茫茫，莫知所指。行四百里至覩賀羅故國，既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卽沮耆地城，城郭巍然，人烟斷絕，又東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皆已淪入瀚海云云。自于闐東望玉關，遙遙天際；南則瀾漫沙野，連接後藏諸山，自古不通人跡；北與阿克蘇對峙，而荒沙大澤二者隔之。以地勢論；雖自喀什爾折轉而東者已一千三百餘里，究屬山南邊極，若比設各處，則全疆之最佳處也。

路程自葉爾羌東南行，七十八里至坡斯坎，一百零八里至洛河台，一百三十四里至綽洛克臺，八十九里至岡瑪里臺，九十里至木吉臺，一百十二里至帕爾慢，一百七十里至雜瓦，七十里至哈拉哈什，六十至和闐州城；自州東行三百二十里至于闐縣。以上屬於南路。

22 巴里坤

北路首爲巴里坤，古移支、蒲類二國地也。在天山之陰，天山自西而來，忽於木壘河以下豁然中開，圍成大谷，直抵喀爾喀蒙古界之疆地。山中空之處，東西四百餘里，南北百數十里。南則天山幹綫。崑崙列雲表，北之山雖不甚高，而其廣厚亦在二百里之間。四面深圍，古之所謂榆谷也，清時其山北早已列爲郡縣，附於甘肅巴里坤。初設鎮西府，置有宜禾縣，承漢、晉之舊名，並與迪化一州添設鎮迪兵備道統之。後因費繁地小，改爲鎮西直

隸廳以裁守令。武職有總兵駐守，又有駐防旗兵以領隊大臣統之，居滿城，與漢城聯絡。巴里坤地宜豆麥，民間頗有蓋藏，能供採運。草場甚廣，設有孳生馬廠，歸駐守之官兵經理。牧畜戶口皆漢民，無回部，餘惟附近蒙古人往來城中交易。城大而堅，逼近南山，多風雪，極寒冷。自哈密起程，六十里至黑帳房，在戈壁中，無人烟，六十里至南山口入山峽，四十五里登至天山，嶺首上有關聖廟，並小商店數家，三十里行下山路，在松樹塘，八十里至奎素，四十五里至石人子，在地畝中，四十五里至巴里坤。

23 奇臺

奇臺縣置自清乾隆間，初屬鎮西府，後改歸迪化直隸州，爲漢車師後國地。漢書：後王治務塗谷。務塗當今之烏兔水地方，在蒲類海西。烏兔疑務塗之訛，或係勿突，或卽冒頓也。由巴里坤城西行，二百三十里抵此，深入亂山，別成谷壑。從此宛轉山行二百里出大石頭峽口，則豁然一開，天垂四野，眺望無極。再傍山行二百八十里至今奇臺縣城。南近天山，四郊平坦；北望遙天，一抹荒草芊綿者。沙陀故國也。舊稱富庶之區，山北州縣，推爲第一，俗有金奇臺，銀綏來之稱。自經兵燹，百廢待興。城東九十里爲木壘河，西九十里爲古城，卽唐之渠犂，各處均設有文武官員駐理。嗣後改省，所有官兵遷烏魯木齊、巴里坤兩處，築城以居。路程自巴里坤七十里至骨拐泉，九十里至肋巴泉，在海西南角，緊靠山隈，路旁有石碑坊、上鐫「鳴沙書院」四字，特立沙坡。七十里至烏兔水，七十

里至茭芟台，六十里至北山廟，二十里至色必口。一帶皆山磧，有回民耕種。川原過此前往，崎嶇甚狹，三十里至大石頭，十二里出峽口登戈壁，一百零八里至三個泉，九十里至木壘河，九十里至奇台縣。

24 濟木薩

濟木薩，漢時北六國地，唐之端州相近。地低氣暖，水旺土腴，出油、酒、粉條、紅綠菸等項，運往各城售賣，充足之戶居多。天山至此小折而南。濟城較奇臺離山稍遠，在古城西北，從奇臺九十里至古城，九十里至此。

25 阜康

阜康，漢屬車師後王地，唐爲輪臺縣境，在博達之下。城連低阜，南至山根數里，北望則遙空無際，土浮脈燥，爲最瘠之區。自濟木薩八十里至三臺，八十里至紫泥泉，七十里至柏楊驛，九十里抵城。

26 烏魯木齊

烏魯木齊，初爲額魯特公族，噶爾丹所居。清乾隆初，平定準噶爾，闢其地爲郡縣。漢車師後部名金滿城，唐爲北庭，元初盡屬回紇畏吾兒，此名別失八里也。別失一作鼈思，在天山之陰，天山至此，亦名陰山。如元長春子，過沙陀抵陰山，岑參輪臺歌：「三軍大乎陰山動。」皆謂此處一帶非漢書匈奴傳遼東外之陰山也。天山一幹東來，忽於此橫

出邱巒，勢低小短勁，環抱重複。城負山隈，若隱若現，東門俯臨山坡，西上大路，行四五里始出門口。西南城外則山開大壑，口甚狹，而中間數里，前抵達阪城，幹嶺直長二百里之遙。誠如堪輿家所言：開天門，閉地戶也。漢城峙其東，滿城峙其西，中隔百餘丈，復於兩旁空處築垣聯絡而三，跨山臨澗，洵勝地也。

清初爲大都統駐劄處，設迪化直隸州，領昌、阜、綏、奇四縣，統以鎮迪道，附於甘省。都統總軍務兼吏治，州縣就近稟承。光緒十年，劉錦棠巡撫新疆，擇爲省會，遂改迪化爲首府，以州地爲迪化縣，一切制度，與各直省規模相同，屬吏咸備，仍歸陝、甘制軍總督；而都統一職，改議裁減，所部旗兵，遷古城，隸城守尉。省城另立撫標營，並將提督移駐南路喀什爾，以資分鎮邊要。

以回疆論：自古以哈喇沙爾爲適中之地，且形勢亦屬甚佳，然合伊犁、塔爾巴哈臺全勢論之，則適中當是今之省會；且南路在內，自宜坐鎮外庭，以制西南各處。可見其廟算週詳也。此地向稱重鎮，景象繁華，西人曾稱之爲小南京，俗呼紅廟子，綠城北高崖上有紅牆古寺故也。按唐中宗景龍三年楊公何爲大都護，有興龍、西寺二碑紀其功德，當卽其處。城東四十里爲古牧地，有小城，分駐守兵，東至阜康，九十里至此。由省前往伊塔，出向西北，此處東西一帶，俗所稱關外富八站。城西南大壑中一自七十里爲達阪城卽哈喇巴爾噶遜，營都司守之，此爲山南北相通之路，自省城四十里至鹽池墩，路旁有鹽池，五

十里至柴俄堡，四十里至土墩子，四十里至達阪城，地處深谷，居民耕種，三十里過嶺至
往溝，上嶺路平，下嶺路險，三十里至白楊河，三十里至九間泉，九十里至硜硜溝，自硜
溝至此皆沙石地。六十里至吐番城，舊定驛傳，由白楊河分路，三十里至小草湖，九十里
至托克遜，以達南八城。其遜吐魯番亦必由托克遜轉遜，東下兩路均能行車。按達阪城之
路，漢時往山北各國皆由此；清朝開邊以來各爲一城，此道旅行尙稀，路荒僻，少店舍。
後改爲省會，南路官民，往來絡繹，成通衢矣。

27 昌吉

昌吉爲古之昌八喇城，屬回紇地，在省城西北九十里平川大野中，離山甚遠，四野田
疇，一望如砥。河發源天山，經呼圖壁而來，水勢洶湧，足資灌溉，故亦爲產糧之所，縣
署以外，並有都司駐守。

28 綏來

綏來縣即瑪納斯，古之回紇城。唐開元中，回紇強盛，突厥之地多爲所有。元初，其
王畏午兒所據地方，西接伊犁，東抵哈密。畏午兒即畏吾兒，又爲畏兀兒也。綏來連貫三
城，甚廣厚，屹立平原中，南距天山十餘里，北有低小長坡一線，橫亘出二十里外。大河
繞其前，深處多魚，其東境土脈尤佳，人烟四聚。自呼圖壁過河而來，節節長林密樹，雅
秀可觀。近城百數十年之間，阡陌縱橫，溝渠周遍，有水田，能種稻米，雖穴於溫宿，而

長腰香輦，更勝長沙。北路稻田，只此一處。城西大概相似，再四十里渡河而後，或值蘆蘆大澤，或經茂木深林，又各成景象焉。西上從吉昌十里至三屯河，二十里蘆草溝，所過皆樹林，十五里爲榆樹溝，四十里至呼蘭縣，再經樹林十里過河，河灘廣十里，西岸仍入樹林，再二十五里至亂山子；二十五里至土吉里，已入平原，三十里至樂土驛，二十里至破城子，四十里至綏來。

29 庫爾喀喇烏蘇

庫爾喀喇烏蘇，唐屬突厥，爲回紇所據，其後復爲瓦剌王之地，瓦剌與衛拉特也。今之土爾扈特部係四衛拉特之一。土爾扈特復分爲四部，自清乾隆間投誠內附，政府賜爵分地。前所述南路哈喇沙爾者，南部落四旗也。此處分置一部計二旗，稱爲東部落，皆匈奴苗裔，俗事牧養，以氈棚爲屋，逐水草，所畜牛羊馬匹，各爲一圈，夜惟收聚於野。城傍天山之隈設庫爾喀喇烏蘇糧廳，以資管屬，王府亦在城內。野皆草場，無耕種者。城外小河一道東北流，城北二十里有名西湖者，向無居民，後因伊犁將軍金會駐軍於此，漸興街市於一線坡上，糧廳亦移於彼。今復舊規，加修城垣衙署，其北皆低洼野湖荒草，一望無際，但見羸羸數叢，遠近如楸枰布局而已。自綏來四十里至石河子過河，河廣數里，平時淺涸，不便於舟，但濟以車，水漲輒洶猛不能渡。四十里至烏蘭烏蘇，皆草木深茂之區。四十里至三道河，五十里至安集海，兩處沿路大罕深林。五十里至四十里店，四十里至奎

屯，七十里沿河抵城。自安集海出樹林一帶，皆蘆灘蘆草；又一道自昌吉分路，北行，由黃草湖、馬橋、沙山、沙灣等處至安集海，始歸大路越過綏來。

30 晶河

晶河地方，漢屬烏孫，隋、唐時突厥所據。其地土城一座，在天山瀕麓川澗之北原上，南距山僅數里，北有支崙對峙，相隔甚遠。中亦平川，有草而無河水。城西三四里澗中有河一道，分流數泓，水清淺一澗，長川皆蘆灘荒草。東則沙磧數里，即白骨甸，大沙所分，漫流無定者也。此處安置土爾扈特爲西部落，只一旂遊牧境內草場。城中置爲晶河直隸廳，屬於伊塔道。東郊有腴地一區，而爲行營所墾，今已漸有耕種之戶，然廬舍寥寥，登城四望，邊景蕭條，惟聞牧地笳聲遠近斷續而已（笳聲爲牧場吹而警馬者）。東自庫爾喀喇烏蘇起程經沙地七十里至卜爾塔，有大車店一家，院中可容百輛，室可住百餘人，二十里至四顆樹，地皆蘆葦，路旁有大樹曰株，七十里至固爾圖，九十里至托多克，兩處站口有河，雜樹成林，水深草茂。出林七十里至沙泉子，近於山脚，流沙中開深井得水，可作驢站。五十里抵晶河城，沿路皆山行。

31 伊犁

伊犁，漢之烏孫，亦行國，逐水草者。隋時西突厥據其地，而烏孫之號遂絕。突厥於後魏大統時，至唐開元中滅，其地盡入回紇。元名阿力麻里，屬瓦剌王，攘奪紛更，惟烏

孫之名稱著。漢書元封中，造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其強盛可知。地在天山之西，天山南北各城，水猶東流，而伊犁則向西流，是在中國廣輿傾外矣。

溯自巴里坤數千里沿山西來，直至大河沿地方，折入山口，順山南行，橫穿三百餘里，度嶺出峽，以抵伊犁平野，自此東上九十里爲綏定城，再東上一百二十里爲固爾托，卽金頂寺境內之水。伊犁河甚深闊，舊名答喇速河，東自吹東碎葉而來，北有天山各峽小河入之。唐詩名伊麗河，亦曰伊犁水，始皆西流，後西北流入巴爾喀什淖爾，卽彼中海也。伊犁河之南爲霍爾果斯河，發源俄羅斯境內，其後與伊犁河會合西下。

伊犁土脈深酥，肥潤易耕而多稼，當推上上。共有九城，爲惠遠、綏定、廣仁、惠甯、熙春、甯遠、拱宸、瞻德、塔爾奇，而伊犁其總名也。各城相距或二三十里，或百餘里，舊皆設官爲屯田兵鎮之所，戶口土著甚少。向賴開邊以來，歷年遺發人犯子孫成族者多，丁口業已萬計，荒野已成林總矣。

伊犁地處極邊，與俄羅斯分界處，以霍爾果斯河爲限，距綏定城僅二十里，實爲新疆最重要之地，故清時有大將軍駐惠遠城，又加總兵大員統屬標營，周分汛守，舊設同知二員，在綏定者爲西廳，寧遠爲東廳，又巡檢三員分司城池，嗣因置爲伊犁府，以綏定爲府城，改西廳爲定遠縣，以東廳爲寧遠縣屬之，駐通判於霍爾果斯河，分守邊地，添設伊塔道臺管塔拉巴拉臺地方。伊犁所駐，向爲征西大將軍，專總統，便控制，後又改爲駐防將

軍，以符直省規定，旗兵仍舊。境內人色最雜，滿、漢人外、有碩倫、錫伯、蒙古三處之人，又有南路纏頭回。內地漢，回，分寄於農工商賈，又哈薩克部落，有歸服內附者，在境內遊牧生理，其服俄國之哈薩克，亦貿易往來。又有一種皆呼爲紇里黑斯，當即紇托斯古擊昆國也。唐書作黠戛斯，亦曰居乃。亦曰結骨；又紇托斯齊國，在伊吾之西，日山之旁，種雜丁令，乃匈奴西鄙也。人粗黑狀貌與蒙古同。又爲一種皆呼爲老朶，疑卽老撾苗裔也。此種人住伊犁東境，貌似漢人，語言稍異，音竟與南中彷彿，衣服悉如漢制，惟喜戴高邊氈帽，頂置大紅結，賴此易辨。又俄國商人或運貨往來，或列肆城市，與纏頭哈薩皆成街市。清光緒八年以前，並有俄兵駐此，紀律甚嚴，八年秋全行撤去。驛路自崑河西行四十里至玉基河，無河道，有地可種。八十里至大河站，有街市，河頗廣，車濟路漸挨山。三十里轉南行，入山口，至五臺，行長坡九十里至四臺，又九十里至三臺。在高山有大海，沿海南行，四十里至松樹頭，卽下領陡城三十里至二臺，再行狹溝，四十里至頭台，出峽口抵平野大川，復左轉東上三十里至蘆草溝，有城池，六十里抵綏定，卽今之伊犁城，再一百二十里至金頂寺，今寧遠縣。又一道至崑河出城南行至天山。由敦洛斯口間道過領，至金頂寺，較大路半。其由伊犁達南八城，亦有間道，踰大山向東行甚捷，六十里至巴陶孟可，七十里至海努克，九十里至索果爾，七十里至鉢爾，九十里至河諾海，一百里至特克斯，八十里至沙士阿滿，八十里至嘴克察哈海。此處分路，西南行一百八十

里有小埠，再行兩站，至俄國哈拉河地方。仍自噶克察哈海東行，一百二十里至他木哈他什，上高領，行七十里下領，至胡斯圖托海。八十里至圖巴拉克，八十里至和樂伙羅克，再山行四十里至特克和樂，八十里出鹽山口，四十里至托木，八十里抵阿克蘇城，此亦古路，清乾隆間開爲西南通道，徑驛遞，所過冰山雪海，險峻寥野，均至其極，沿路無人烟，地方皆從舊名，今名未詳。

32 塔爾巴哈臺

塔爾巴哈臺即雅爾，今皆呼北雅爾，在烏魯木齊西北一千六百餘里，古康居國地，漢單于建庭於此。其時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呼揭單于，烏籍單于，車黎單于，稱爲五單于。迨後烏籍、呼籍皆去單于號，共並力尊輔車黎單于，旋因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月渠，並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閭振單于，在西邊，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後二年閭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與戰殺之併其兵，遂追呼韓邪單于，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協于庭，甘露元年，呼韓邪引衆南還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城服從。單于好戰鬥，據地寥闊，其時西之堅昆，北之丁令，皆爲所有。堅昆在西七千里，丁令則北距六千里，多屬之俄國地方，其強盛旣見。元世祖起兵，在今雅爾之額沫勒河欲宅爲中土，以爲形勝之地，風雲開展，勢由壯雄，清乾隆時統一中外，

遼闊廣大，此適爲邊境一區，分置土爾扈特，稱爲北部落，共三旗，游牧境內皆匈奴苗裔也。

塔城西南爲阿爾泰山，卽古金山。岑參輪台歌：「單于已在金山西。」係指此處。

阿爾泰山脈，距歐羅巴洲連界之烏拉嶺不遠，自西而東，直極東海，最高之峯二千丈，有出火燄者。山北爲西北利亞，係俄國藩部，山南卽蒙古、伊犁、黑龍江等處。是卽興安嶺爲北幹爲塞垣也。

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皆發源於阿爾泰山，額爾齊斯河爲最大，北流入俄國境，又西北流至托波兒之地，轉東北流，與鄂布河合流入北海。

塔城爲北邊最要，與俄國所分限界，卽在城北，較伊犁距界尤近。清時初駐參贊大臣並通判一員守之，後開行省，滿城改駐都統，管轄駐防旗兵，撤去參贊，漢城改爲直隸廳，屬伊犁道，以符省例，今仍之。北邊地廣人稀，所賴守土者一番振作，亟宜多移內地農民以實其地，土地則墾之，草地則牧之，村堡連煙與羈幕鄰北，彼此均有益處，人多糧足，氣象自雄。若僅區區二三旗游牧於方圓二千里之中，殊寂寞也。西上從庫爾喀喇烏蘇分路北行十二日。

二 氣候

新疆氣候不齊，哈密猶屬東陞，而冬之寒，夏之熱，皆倍於內地。卽如夏日晴則酷熱難禁，若天陰風起，忽卽如冬令。值暑天晴日，晝中大熱，早晚仍需衣棉；城中揮汗不止，出城北行三十里，至黑帳房地方，又變氣逼人，氣候大約如此。蓋因地高土燥，蒸之以炎日，故熱不可當。若值陰霾與朝曦力微，薄暮殘照，則雪山之氣得以勝之，故寒生頃刻，及與山近，雖日中亦改炎成矣。迨當冬季冷徹心骨，途行頗難，口鼻之氣，致鬚眉皆冰，垂珠壘壘，終日不化，拂之稍重，鬚竟落矣。受凍之後，膚焦色紫，切忌近火，小而耳鼻，大而手足，暴炙輒墮。李華吊古戰場文所謂堅冰在鬚，墮指裂膚，非虛語也。冬日屋宇中多以火溫，雪中旅行，爲嚴寒所侵，血脈皆凍，堅如冰石，如薦入溫室之中，耳鼻輒墮於地。每自外來者，先以水浸其軀，俟僵體漸甦，方可入溫室中；否則不免。

巴里坤在大谷中，爲新疆最寒處，冬不待言，卽夏日晴明，猶宜春服，若陰霾輒至，著裘者有之。

吐番之熱，不但迥異各城，並倍於南省。凡人家庭院中，皆穴地深入作幽室，鑿磴而下，床窳悉具；土性堅燥，無潰陷潮溼之慮，冬煖而夏涼，賴其避暑，聞往日自四月以後。日光如火，風吹如炮烙，竟至不能出門；且屋內炎蒸，酷熱難受，必棲伏地洞，俟日

藩方出，俾夜作晝，張燈照火，以勸操作。城中夜市通宵，日高乃息於潤，入伏後炎威漸減，可以不避，待到秋涼後，涼風颼颼，又將雪矣。近年來氣候漸變，較前和暖。

新疆之精華聚於南八城，氣候較爲溫和。雖東之四城，北拱雪山；西之四城，左傍葱嶺，究其平衍處，寒與熱向得其正，景象與南中相近。

北山胡天廣野，朔風催勁，寒多熱少，奇臺以上，雖不似巴里坤，究與南八城迥別，較之哈密更冷。漢書匈奴傳本始二年冬，單于自將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口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及什一。又高帝自將兵征匈奴，會冬雨雪，卒之墮指者十有二三，皆北路一帶所見之事也。

伊犁雖在北路，而地當嶺外，形勢轉低，氣候較北路和平，常下雨，每當三月，大有春景，至九月猶不甚寒，大約與南八城相左右。

三 礦產

產金以于闐爲最，自于闐行三日程爲小金廠，行七日程爲大金廠，皆產大瓣金。其次爲葉爾羌所屬之伯得爾、格乾、竺特色、呼庫勒等處，皆產黃金，哈喇沙爾出赤金，城西二百里爲白扎，再四百餘里爲紅扎，皆產金處也。又于闐西北百餘里地名破城子，城無遺跡，皆沙灘，凡至其地，無心摸之，輒得金。吐魯番西四百五十里，地名庫木什，回語謂

銀也，其山產銀，唐人呼爲銀山，和闐所屬之塔瓦克亦出銀。庫車北行三百餘里大山中產金銀；其地大寒，人到者甚少。阿克蘇北面大山，沿山皆產紅銅；庫車東北六十里名銅廠莊，卽探銅處也。又北五十里名齋木奇塔什，又西北二百餘里鹽山之側，兩處皆有銅礦；齋木奇塔什並產鐵。英吉沙爾東南百餘里山中亦產鐵，卽漢書所言莎車鐵山，又特穆爾圖淖爾，以鐵得名，特穆爾者鐵也。阿克蘇所屬之山，並有鉛，漢書謂龜茲有鉛。彼時屬在龜茲耳。往年賦額，葉爾羌歲徵金一百十九兩，和闐歲徵黃金八十兩，阿克蘇地方，每年交納紅銅四千餘觔，庫車交紅銅七百三十觔，賽里木拜城共交七百五十觔，以備鼓鑄錢幣；阿克蘇並交納黑鉛三百觔。以上皆出南八城，非北路所有。又烏魯木齊山下有金穴。北路亦有數處可探，其蘊藏之富，甲於南方各省；無人注意及之，殊可惜也！

玉出崑岡，自來論玉者，統計中外，以和闐爲最，出雲南省次之。雲南之玉，或翡，或翠，或粉白，雖各極其妙，而質猶粗，非若和闐之溫潤而細膩也。潔白無瑕者，名脂玉，以其酷似羊脂，擬爲上品。其寶光蘊藉，色足十分者，則又無上上品也。棗紅皮者次之，青花者又次之。若玉拉里、磋子石等稱，則賦味欲混者也。玉雖崑崙所產，究不能登山採之，皆在離山數百餘處深入於河，暗中摸索，是玉是石，出水始知。唐書謂，于闐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未知驗否？其璞與雲南不同。雲南之璞，外如火石，極粗澀，剖之方見精彩，和闐之璞，與皮內不相遠，一睹可辨。出玉之河二：一爲玉

玲哈什；一爲哈拉哈什。玉璫哈什者最佳，哈拉哈什者次之。每逢桃花水變，雪浪未來，及秋色澄鮮，河水未凍，定爲兩季採取。其後深探哈琅，圭塔克，兩山內，亦按春秋爲期；又添桑谷樹雅山內，秋採一次。五處所得，難定其數。

河之有玉，不定爲山水衝下。和闐城東南六十里爲小驛馬地，再六十里爲大驛馬地，兩處產聚紅皮脂玉，在沙灘中掘之卽得。漢書謂玉闐出玉，又謂莎車國出青玉。莎車青玉者，今之玉拉里各種是也。品類高下不一，而色亦雜。哈密大戈壁中，馬蓮井子出白石，似玉而粗堅過之，美者製器，光澤久用則色敗。考漢之鄯善國，東接陽關，馬蓮井子正當陽關西北三百里，大山環其外，當時必屬鄯善，所謂鄯善出玉，當卽指此。北路瑪納斯河中，搜尋可得玉，色白而有翠，類乎雲南所產，嘉者亦朗潤可觀，不常有礮子石出。南路此種甚多，白而細者，可以混玉，亦珍物也。崑崙多寶石，如金星石、藍寶石、礪砂、紫英各種之外，尙有金剛鑽，若得大如鷄卵者，則爲無價之寶矣。又有水晶，質堅而潔，以手撫之，其冷如冰，土人士爲冰晶，謂爲萬年不化之冰所凝結者。

天山南北皆有煤，大都整塊如石，其質極佳，卽如哈密三道溝所產，在老窰者猶有煙，新窰更勝數倍，隨處置於地，引火燒之卽燃，無煙氣而有長燄，經久不燼。北路迪化有煤炭，藍炭、煙炭三種，煤炭運於哈密所產不遠，煙炭多油，片紙可引，如燒松脂，力撲不能滅，濃煙著物卽黑，另用土窰閉燒除煙，卽成藍炭（卽所謂蕪炭也）。望之類沙、

缶，而堅結過之；其色藍，燒以深爐，鑄長方大，尤其耐久。

庫車城北五十里齊木奇塔什山內，物產獨多，鐵、煤、銅之外，並產白礬、硫黃、礶砂等項，礶砂有紅白二種，可以配眼藥，開厚翳，較黃金尤貴。

塔什密里克之西南特列克地方，產玉沙，爲攻玉所必需，非此不能磨琢，中外玉工，取資於此，採運之利不少。

四 農產

凡小麥、大麥、糜子、穀子、豆、高粱等項，各城一律種植。南路之阿克蘇，北路之瑪納斯兩處兼有水稻，土魯番並產芝麻。

西域最寒，每年九月底結冰，至次年四月始解，冰結之後，土堅如鐵，鋤不能入。近來氣候漸變，常至隆冬，河流不斷，惟土猶凝結，每當消融時，晴日尙難烘開，必得東風吹之。則天陰亦化。東風解凍之說，信然；故種麥須待至四月下旬，與稻穀各類，同時播種。彼處以麥爲食品之最要者，而稻米次之。地易耕種，旱田於一犁下種之後，任自生長，水田犁耜之後，撒籽於泥，不另分秧栽插，但俟苗長時，刪密以成畦顆耳。

耕時用牛、騾、馬、驢以代人工，每犁一具，兩畜并曳；穫即鋪積於場，令牛馬踐踏以收其籽，臨風簸揚，以去秕殼；治米之法，與內地略同。

西域自古爲產棉之地，而種棉皆在南路，土魯番亦屬不少，不但能供鄰境，並有餘剩運入關內，婦女牽驢採綫，以勤紡織，故布價亦廉。南八城等處，以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處爲多。清時額徵，每喀年什噶爾於錢糧外，交納棉花一萬三千六百餘觔，葉爾羌每年交納棉花一萬觔，白布二萬六千七百餘疋，和闐每年交棉花五千觔，白布二萬六千八百餘疋。再以棉花布疋折爲錢文，棉花一觔折錢七文，布一疋折錢二十四文。比時每文通作銀一分，其棉花布疋之多，大可想見。織布方法，與內地略同，惟器具稍異。土魯番之盛行紡織，開始於林文忠公教化，並傳所有紡車，皆呼爲林公車。

新疆到處多桑，而養蠶治絲，僅有和闐水土相宜，由來已久，能織絹素大綢，回回錦綢，運往各處售賣。男女習勤，與農並重，故和闐之民，尤爲富民。左文襄公宗棠肅清新疆後，大勸農桑，以培根本，各城設局，派員專辦蠶務，未幾蠶事大興，爭趨爲利。和闐益多而精，其次爲阿克蘇；但西域地高土燥，桑葉粗硬，蠶食之則絲剛澀，服之易於脆損，須加以研究而改良之。

回俗亦重牧，養牛甚多，皆黃牛，無水牛，另有食牛，毛深肥笨，專備肉食，尾類馬，深長而細，割取染爲帽纓。驃馬率高大而善走，自古盛稱。今各城所產駿馬甚多，驃之嘉者，能日行數百里。羊爲食肉計，兼成衣以禦寒，細而輕者作成羔裘運賣。關外之羊，絨深溫暖，產於巴里坤寒地者更嘉。其毛粗老者，去皮揉染爲香皮，用製靴鞋等物，

故皆以多畜爲利。猪因禁食皆不畜。狗數種，大者高二三尺餘，兇猛若狼獾，極小僅長數寸，脚短毛深尾大如獅子，好潔而性甚靈，能識人言；更小者名袖狗，能出入袖中；又有犬毛淺而緊，身軀適中，輕捷善獵。

西域多瓜，大半生食之類，一爲西瓜，其形圓，色多青蒼或碧綠暨花斑間色。其瓢不一，深黃者爲上，朱紅桃紅者次之，白色者又次之，總皆以沙瓢爲最，味清爽而甜，子實甚稀，亦分黑白紅黃四色，剖之汁液如注，入口融洽，大止渴暑。酷熱時心燥震動，食之頓解，重者十餘觔，雖不及關中所產者之大，而味有加焉。一爲甜瓜，圓而長，兩頭微銳，皮多黃色，或間青花成條，隱若有瓣，按之甚軟，剖則去瓢食肉多菊紅色，香柔如泥，甜在蔗蜜之間，爽而不膩，惟止渴較遜。又一種名香瓜，形小如拳，皮色青花。內皆碧綠，去瓢與子，連皮食之，甚剛脆，亦甜而香。回人最喜種瓜，老幼男女皆酷好，每逢六七月瓜熟時，能食此度日，飽啖不厭。甜瓜香瓜未熟時，摘回削皮，切片曬乾，編作圓餅，經久不壞，乾後愈甜，價頗貴，東南人皆帶回作餽遺，視爲珍品。若供菜食者，僅有一種，漢人名爲葫蘆，形象參差，大者如枕，愈老愈佳，色多榔桔紅，與南瓜同味，雅人每於庭前種之作棚。

西域葡萄，自古盛稱，羣芬譜所推異品也。一爲白葡萄，大逾蠶豆，滴溜珠圓，色在碧白綠之間，寶光晶瑩，與玉無辨，其甜足倍於蜜，無核而多肉，因乾後色白故名。又有

俗呼牛奶或馬乳者，取其形似而名之，較白葡萄更大而長，分青紫黑三色，皮稍厚，有核，味甜，食之亦佳。又一種名瑣瑣葡萄，圓小如椒粒，其色紫。甜中有酸，亦無核。

桃二種：一種大顆色紅，極圓淨無尖無毛，甘美多液；一種如內地桃。梨有數種，一種皮粗老，酸濇多渣，食之無味，留至次年，俟其凍腐，用冷水浸，少頃冰即透出，包裹於外，敲冰食之，凡中煤煙毒，昏迷欲吐，可立解。又有大而圓者，皮厚而味亦淡，惟一種略小而長，皮薄肉豐心細，甜而多液，入口消融，哈喇沙爾所產者較各處更嘉。阿克蘇之梨，亦稱特出。

巴達克山所產之杏，固為中外極品，而天山左右者亦佳，甜輒有沙，黏而復爽，熟較早，土人常飽啖或與麵粥交糞食之，以之去骨曬乾，每顆包仁於中，肉豐厚而腴潤，食之如食蜜然，內地者遠弗及。杏仁有甜苦二種，南八城一帶販者以車運之。蘋果亦特產，或青或紅，大者如盤，皮光潤而簿，肉輕鬆，嚼之棉而爽，甘芬味清。花紅比蘋果略小，肉尤甘脆，與蘋果並茂，山南到處皆多。

又有無花果，色黃紫，味甜而香，八月結實，土人名曰淹吉爾。石榴大於內地所產，易生，折枝插之即活，惟畏寒，冬日須倒覆於土中，春日去其覆土，扶植即發。

果木園大者圍十里，凡人稠之境，長林相接，每當花時，望眼迷茫，燦若雲錦，足供玩賞。

五 風俗

新疆回部人民崇信天方教，據云，始立教者名嗎哈木諦敏，嘗稱之爲烏魯克牌罕帕爾。烏魯克者大也。牌罕帕爾者聖人也。所傳經一卷名潤爾罕，凡三十篇，內皆教人敬天、行善、治家、立身之道，具言果報昭彰，法戒兼備，回民信奉甚篤，婦孺皆然。明史稱讓罕葛德，景教續考稱穆罕默德，瀛環志稱嗎哈穆特，皆揣音傳寫之訛，均指回教教主也。生於陳宣帝大建元年，初以經商遊歷西域諸國，心術至正，慣好勸人爲善，漸至創立教門，轉移風化，並善療病症，是爲回教開基之祖。而回教紀元則以教主辭世之時爲始，在隋文帝開皇十四年甲寅歲七月十四日，距今已一千三百餘年矣。隋開皇中，有撒喀入撒阿的幹葛思者，始傳其教入中國，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皆經之最大者。自穆罕穆德按經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名曰甫爾加尼，此外爲今清真所誦習者，有克爾阿尼等經，其餘籍載所傳之名號尙多，皆未得其詳。

回文字皆作橫行，自右排列而左，蟲書鳥跡，長短參差，點撇鈎圈，欹斜回繞，形分二十九門，編爲二十九韻，音極輕滑，大約屬唇齒者十不過一二，屬喉舌者六七，餘音居少。余於問答言辭，或聽誦經，審其音韻，大半在喉與舌之間，微判高低而已。新疆雖連蒙、藏各都，而言語文字，概不與同。卽如自一至十數目，一曰畢而，二曰易克，三曰入

屈，四曰跳而迪，五曰伯什，六曰阿迪，七曰葉迪，八曰餐克斯，九曰托各斯，十曰溫。法苑珠林載：上古制字者三人；一曰梵，其書左行；二曰法盧，其書右行；三曰倉頡，其書下行。然則回文亦梵文之所變化者歟？據元奘大師記，謂焉耆、龜茲、姑墨文字取則印度。唐書亦謂其取自天竺，或卽梵文之遺法也。西域之制度文字，皆創自教主立國時所定，千餘年恪守不移，故往往古風猶見；非若中國制度，主之於君，歷代聖帝明王不相沿襲。卽如字跡，自倉頡制後，經史縮一變，李斯又一變，程邈又一變，而王次仲又一變，以致古法盡湮，而去古亦因之遠矣。

俗重識字誦經，皆童時肄業習之。傳教者曰阿渾，師傅之謂也。其人不受官職，通經講禮，立品端方，不飲酒，不吸菸，恪守遺規，期爲表率，常勸人行善事，學好樣，老幼男婦，莫不親敬，伯克台吉等不敢以勢加之。分與王同，講舍必傍樹陰，室中無倚案，師徒席地而坐，設矮棹一二張，夏日則環坐樹根，捧書誦讀，小兒不率教者，則以紅柳木條笞其脚心。據云紅柳乃聖人遺留責人者，能使人開心思，善記憶，且脚心擊之無傷也。

男女婚娶，若係伯克富戶，暨上等人家子女，皆由父母尊長爲之擇定後，請阿渾看經，視其相合否，合則卽行聘禮，預定佳期。又有鰥男寡女，欲求配者，於禮拜日更換新衣，隨同至禮拜寺，至則先拜阿渾，以婚事具告，阿渾卽爲禱告看經，合則由阿渾主婚，成爲配偶，不合則隨於稠人中指一女子，曰此良配也。其人卽將所戴之小帽，與女子互

相換戴，以爲永訂。縱男女見面，情有不願，亦無可如何。此所謂天定也。又有父母俱亡之青年男女，偶因遊玩邂逅遇之，彼此情投意合，即可成婚。更有自配之婚，係幼年男女，自幼同處遊玩，兩相憐愛，願結絲蘿，後雖極窮，而立志不改者，此尤爲鄉黨所敬重。

凡生子者，即請阿渾誦經，用淨水洗之，三日再洗，十日又洗，十三日命以名，四十日有親友爲之送衣物，即將小兒洗畢，穿新衣，請阿渾誦經，慶賀三日。隣居皆送禮物。十七、八歲鬚鬢生即留之，至二十剪齊上唇之鬚，名曰淨口，遵經訓也。

人死用水洗淨，以條將手足大指各繫一處，再以帕兜其腮，然後以白布通身纏之，置木匣中，外飾錦罩，抬至禮拜寺，阿渾爲誦指路經，即出殯。其葬法，先掘方井深丈餘，井底適通一穴，磚石砌其門，臨井出口擲下，視其向背，凡向下謂罪過甚重，必往地獄或火山，宜急饑之，視其年歲多少，即按歲若干，請若干阿渾唸經；向上爲有福之人，或登天堂，或投好人家轉世，必宴賀之；若側身旁向，是爲命不應盡，因罪損折，魂當飄流，則饑餓俱無矣。均塞入旁穴，以土掩之，上封以墳，喪家大小，男以白布包頭，女以白羅蓋面爲戴孝，過三日唸經除服，七日並四日均上墳供飯，唸經，添土。婦人喪夫，並將衣服反穿三日，葬畢三日，請族戚近隣喫抓飯以謝之；亦有滿百誦經除服者。

新年王府前廳左側有臺，砌磚爲之，高丈餘，上設鐵櫃、皮鼓六、七面，高低大小不

一，錯雜連槌，以成節奏，復以噴哨喇叭相間吹之，晝夜齊鳴，數日後始撤去，各城阿查木伯克等處亦同。

年前十二月一日起，男女皆沐浴齊戒。其爲齋也，早餐在日出之前，晚餐在日入之後，晝則飲食俱禁，雖遇天熱大渴，水亦不沾唇，夜則飲食如常，如此一月。爾因嗎哈木諦敏經內云：此一月爲當年大聖人等避難之月，衆應朝則持齋，夜則誦經，大作解脫，且使先人亡魂，皆脫離苦海，卽大衆亦能假聖人之力，消除災難。齋期圓滿，恰是新年，此日男女皆淨身，換新衣，唸經禱告，懺過祈福，作樂稱慶，又以難滿災除之日，彼此匯賀，蓋土墳祭掃。是日回王上墳，用草簣抬運麵包油橄甚多，祭畢，大賞侍從及部民，數日後相拘跑馬，跌交團浪（卽跳舞）爲新年嬉樂。

回民祭祀係遵潤爾罕經。經云：天地日月，乃覆載循環者，當爲上祭；山川水土，乃資養萬物利於人者，當爲中祭；家堂墳塋乃人之根本，有暗中庇佑之靈，當爲下祭。人家門外皆築土臺，高尺餘，方邊作西向，止無所設，卽爲家堂，名曰瑪扎爾。凡祝告天地祭禱山川並歲時禮拜皆在此處。其與阿渾聯居者則由阿渾領班，向西端立誦經叩拜，餘皆各自爲禮，而其一片至誠，無以復加。回民食時，先於家堂望空叩拜，以奉先人。回教有專門行教者名曰海連搭爾，如中國巫師之類，其帽用駝毛細繩，紅白相間織成，高尖月斧形，纏以皮邊，衣袖大而密紉如衲，腰繫駝毛大帶，垂縗於前，以玉石紅綠線等懸於襟

上。凡祈禱禳解等事，皆彼爲之，閒時則誦勸世文而冀風化。每逢秋後，沿門募糧，具齋餅，往賽山神水源，並望祭圖虛克洞等處。回俗凡有病者，均請阿訇唸經祝解，或請海連搭爾禱之，無香燈牲酒之設，但有羊皮小鼓，面徑尺餘，高約三寸，框裏周綴鐵環，搖之鏗然，左手托其框，以右手拍之。每用兩三人並立，且擊且唱，間亦走動，鬧至夜半始散，與甘省巫治病，名曰打羊皮鼓者相似。但彼以鐵釧挽羊皮一層，形如葵扇，執柄而擊以槌，設壇唱之，稍有異耳。

回俗無戲而有歌曲，古稱西域喜歌舞而並善，今之盛行者曰圍浪，男女皆習之。每曲男女各一，舞於鬪毯之上，歌聲節奏，身手相應，旁坐數人，調鼓板絃索以合之，王府及伯克家皆喜爲之。一曲方終，一雙又上，有緩歌慢舞之致。又有半回半漢之曲，上半句回語，下半句漢語。哈密地近雄關，略識中原音韻，編有拉駱駝一曲，全然漢語也。對舞不限於夫婦，隨意可湊，究用婦人成對者多，到處絃歌，八城尤盛。此外有衆人圍坐彈唱者，有一人跳舞而歌者，腔調不一。至於野外放歌，長聲獨唱，蒼涼塞上之音，聽者凄然。迎年送日均有鼓吹，鼓之大者徑二尺餘，高尺餘，小者徑尺，高約三尺，以鐵爲框，輓以羊皮，設數面於高臺，交錯擊之。緩急相聯，以成節奏，喧啾喇叭，本龜茲所出，傳漢地者，至中形式相同，與鼓並奏於臺，彼中之大樂也。凡宴會及平時歌舞，有絲絃小樂，鼓徑尺二三，高約三寸，羊皮輓之，施以彩色，框裏周綴鐵環，手拍以爲節。有胡

聚，用鋼絃十根，馬尾棚弓勒之。有絃子、桑木所製，長三尺餘，皮絃二根，鋼絃五根，手彈之。有似洋琴者，長三尺寬一尺，鋼絃十二皆雙，兩邊附以單絃，名曰喀淪，又有琴皮絃四根，鋼絃三根，狀若琵琶，曰胡撥。各種琴絃粗宏，其爲音也，蒼涼而猛烈，殆亦塞上之風剛勁使然也。

回部新年亦尋樂事，謂之鬧新年。西北好馳馬，故藉此賭勝，預爲黏帖訂期，釀金作采。是日於長坪中每排數騎齊發，角人繫以角馬，先到者勝之。又有角力者，每兩人互相抱持，彼此掀擲，能推倒者爲勝，謂之跌交，勝者滿場喝采，凡與勝者相契之人，爭捧其脚而高舉之，以助炫耀。其餘尙有鬥羊、舞刀等事。

回部食以麥麵黃米小米爲主，稻米次之，尋常家麵食，又以麵包爲主，皆用土磚砌甕，內光澤，燃熱貼餅烙之，黃而香，食此以爲富，間亦切麵成絲，或手牽作片，煮與炒不拘也。若烹稻米，喜將羊肉細切或加雞蛋與飯交炒，佐以油鹽椒葱，盛於盤，以手撥食之，請之抓飯；遇喜慶事，治此待客爲敬；小米黃米亦作乾飯，或煮作粥。麵則用油糖烙成薄餅，或作包，其他與內地同。肉食皆牛羊，而羊尤爲富食品，宴客常辦全牛全羊席。全牛全羊席者，肝肺分陳，烹煎雜具，能至百餘品之多。貧人度日，則惟食麵包，飲泔水而已。食時概不出箸，凡有湯之物，陳盤於中，以小木杓輪食之；乾物皆手取，濡染不顧也。油以酥油爲最，係提牛羊乳之精液凝凍於皮袋者；次惟羊油，清油則胡麻爲

之。牛羊乳並作成乳餅，羊油可作油茶，以油煎滾，用灰麵炒黃攪入，佐以椒鹽，俟凝冷成團收貯，每摘少許煎湯飲之，冬日最宜，體溫而適口，鹽則產處甚多，可自掘取。牛羊雞鴨等類，非同教所宰不食，凡自死者皆棄之，因惡其不潔，且未嘗誦經宰割也。

男女皆好飲酒而多量，酒有數種，呼爲阿拉克。阿拉克係言沙棗所釀者，因此爲常飲者，故專其名。又有⁴稻米大麥糜子磨細釀成，如關內黃酒味淡而甜，名曰巴克遜，最上之品莫如葡萄酒，初釀成時，色綠味醇，若再蒸再釀，則色白而猛烈，性甚熱，飲之可除寒積之病。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有數十年或有百年者。又馬乳酒名曰七噶，以乳盛皮囊中，手揉良久，伏於熱處，逾夜即成。又有桑椹酒，以桑椹所釀者。回疆桑椹甚大，長寸餘，待其熟後，採取曬乾爲之。

回部衣服，皆長衣圓領，右衽而小袖，下幅兩旁無枝，名之曰通，腰以棉布束繞之，佩小刀於左。衣多用灰、藍、紫、絳色或錦綢，暑月單衣，則通用白色。阿渾及富戶，每於長袍外加圓領直襟衣一件，下與袍齊，袖如之，無旁枝，無鈕扣，皆披其襟，蓋禮服也。色用錦綢及青紫布帛。哈密地方寒苦，風猶古樸。南八城漸及奢華，凡表裏各衣多用中國綢緞及緞，或用印度金絲緞。

回俗均戴帽，帽式不一。一若甕，口小上大，頂隆而平，高四五寸，頂邊圍二尺餘，以青緞紫綢等項爲之，內襯鐵絲，鋪以棉，外以金銀花線盤繡各花，微綴小纓，裁如箸

大，精者值銀十數兩，亦有以氈及皮爲之者，與西裝氈帽相似。

同人喜赤足，有時或鞋或靴，皆以香牛皮香羊皮爲之，與陸軍中乘馬兵所穿之皮靴略同。

婦人服飾與男子略同，惟裏衣腰不束帶，下垂更長，外之間領，對襟長衣，顏色尤加豔麗，胸前兩襟多用雜色布帛剪成花紋，分嵌於邊以爲飾，或再通身刺繡團花或散花之類。此衣名曰霞裃，俗所最重者。滿頭留髮，皆不梳髻，而編辮，其初分作三兩條長尺餘後，始總歸爲一，交以青絲線，多者重數兩，下留尺餘，垂於地。性好光澤，施脂粉，飾耳環手鐲之屬，珠玉尤所酷愛，不插花朶，戴繡金花平頂帽，與男子同式。喜穿綠襪，著雙梁繡花鞋，平時便服，不著霞裃，嫌累綴也。但穿小袖長袍，卽其裏衣呼爲通者，年少時愛嬌豔，多用回回錦綢，或棗紅緞，暨全紅布帛，老則喜穿綠色，皆以領褂籠罩於外，如內地所稱琵琶襟者，尙短小，或滿繡或鑲錦邊，老少豔淡有差。

回語呼小兒爲巴浪，呼小女爲克齒，初生者爲窩弗倫。自幼男卽留髮，女則留髮辮，按歲分束，問年則數辮可知，各以玉片等物墜之於下，長成待嫁，始編大辮，喜用青紗幅色裏成條，視爲嬌麗。男女小時，皆穿長袍，戴平頂帽，各成款式，惟娃娃衣不裁襟，前後皆整幅，但於兩肩脊開破二三寸，中綴小帶，著則從頭上罩下，以帶繫之。富家兒女皆着霞裃靴鞋等項，餘則小兒以帶束袍。小女或加領褂，出門必傍母而行，不離左右。

六 職官

哈密之札薩克親王，魯克沁之那王，爲清代所封之藩王，不稱屬國，而其部民視之則君長也。回民對於君長，異常親愛，而居上者亦頗與民同樂，百姓以事入宮無禁。凡歲時集會，王暨夫人好聽團浪，居民男女皆進而演之。

王之下有官，如王府護衛，係清廷賜封王爵體制，分一、二、三等；一等護衛係三品，二等四品，三等五品，外藩亦然。其辦理公事，分轄一方，則有阿奇木、台吉，伯克、海滋，米拉布，等官名色，如毛納至，溫巴什等稱，則又鄉中小頭目也。南路各城無王，皆係阿奇木伯克統屬。在哈密，以伯克另爲一官，而南路則伯克爲官之總稱，自阿奇木以下，伯克遞有差等。阿奇木伯克分三四五品因地方有大小也。每城阿奇木下各有官司，大約以阿奇木伯克爲總辦，伊什罕伯克副之，噶雜那齊伯克專司庫藏，錢糧，海滋伯克理司法，米拉布伯克，司水利，莫諦色卜伯克專法度風俗經文等事，密爾瓦里伯克，管買賣房產田地，訥克、伯克管修造，巴吉格爾伯克管抽畜稅，都伯克管文書。哈拉都親伯克管圍場，台卡、營陣、軍械、以哲坡伯克副之，帕諦沙卜伯克巡查城市，治理盜匪，並管監獄。雜布諦莫克塔布伯克總管教習經文，色依德爾伯克整理市廛，鬪停商販，伊爾哈齊伯克管修城垣街道，開山修路，致伯克爲千夫長，羽滋伯克卽百夫長，又有哈什伯克，專管採玉，阿爾屯伯克管淘金，密伯克管採銅，巴克嗎塔爾伯克管瓜果園，密魯爾伯

克則駐守卡倫。回官名色雖多，因地制宜，未拘一律，大約每處城鄉數員而已。哈密以及南路，雖有回官管理戶口，仍歸各城漢官統轄，故王府與各阿奇木，皆有通事，於衙門傳話。民國以來，仍留其制，尙未改革。

七 險隘

1 天山

天山^{阿爾泰}之嶺之路，正在幹崙過峽處，故嶺首猶山腰也。山中最寒，隆冬尤甚；旅人雖有準備，尙有墮指裂膚之患。即在夏日，忽然風雪，行人初未料及，以致凍傷者亦常有之。據云山行多忌諱，宜悄悄，若大聲長呼，或行軍吹角鳴砲，縱當炎日，雪雹立至，幾如隆冬。初出關者，不愜忌諱，致遭奇難，響應甚驗云云。殊不可解。自東而來，從哈密一百二十里入南山口起行峽中，上坡路四十五里，登至嶺頂尙無大險，惟下嶺之十餘里係直壁，勢極陡峻無所遮欄，曩時天山不過車，下嶺路窄，危懸絕壁，秋後雪積，不辨路之階段，偶失足即墮落直下，孤行者固無所施，即有伴侶，非長繩縋引，亦不能上。若不當心，跌入雪中，則手足凍僵，愈掙愈墜遂埋歿矣。光緒光年，巡撫張某，暫駐哈密，即飭所部嵩武軍興工開山，迴繞三十六盤，以舒其險峻，寬一丈五六尺，並刊木爲欄，宛轉遮護，自此若坦途矣。

2 松樹頭

松樹頭係三台海上諸峯過峽處一小嶺也。高不過三里，登之非險，險在過嶺而下，較天山加倍，緣自大河沿入山起二百五十里漸上而來，故高峻不覺，乃以數日所上若一瀉直下，路便危矣。嶺首至峽底溪邊二十餘里，中多壁立，車行至此，卸盡前驂，僅留驍馬，並用繩挽住，緩緩放下，每行一二里，小有平坡，可憩足，若自下而上，車馬更難行矣。

3 果子溝

松樹頭下嶺爲果子溝，卽塔勒奇山峽，兩山聳矗，中央一溪，寬處不半里，狹僅數丈，清流急湍，響震山谷。元太祖之太子扈從西征，始鑿石開道，刊木爲四十八橋，橋可行車，沿溪而下，忽左忽右，蒼巖牙錯，以故十步之間，循環雁齒者其常也。自嶺底至峽口六十里，其中曲折崎嶇，莫名其險。其後併爲四十二橋，歸伊犁鎮標經理，日派兵弁數人馳馬梭巡，扶其敲場焉。峽之上游，深遠不可知。聞往昔有人深入探險，未窮其源，間有修煉之士，棲止巖穴，不知歲月。兩山果木叢陰，別有天地，咸以爲多仙跡云。

4 阿哈布拉

數千里回疆，於哈喇沙爾之東，一關深閉，丸泥可封，形勝莫能殫述。路極險，自蘇巴什之東入山起，約行七十餘里，至阿哈布拉，再六十里至桑樹園，八十里至榆樹溝，上下二百餘里之間，兩山壁立，中一通溝，天光如虹，一線微露，溝之狹處纔丈許，祈陽易

潛君會題「一梳天」三字於阿哈布拉路旁之石壁，嵌空如斗。溝中惟桑樹園地方尚有岔路兩處，左通海子，右即蘇巴什小路，餘無別徑。途行至此，須迅速通過，勿稍停留；因其大山深壑中，天陰輒雨，水集傾瀉，會流於溝，陡漲奔騰，深或數丈，車馬一衝而去，無可趨避，洵畏途也。唐書稱爲銀山道，西距哈拉沙爾城三百餘里。

5 冰達阪

冰達阪即穆索達阪，係厄楞哈必爾罕大山之嶺，天山之分名也。回語謂冰爲穆索爾，謂嶺爲達阪。在阿克蘇東北三百餘里。自此穿山開路，捷通伊犁，僅千餘里。山勢峻極，懸崖陡壁，無路可登，嶺係斷峯低東處也。上因有水流成冰，結成山體，深厚莫測，每日撥民夫二十餘名，於冰上鑿磴爲路，長七八里，凡度嶺人馬，皆用繩繫而牽之，緩步挨進，冰多震動，時折裂，深或數丈，望之戰懼，異景奇險，有難名狀者。阿城自此，入山已深，南之山削立如垣，隔阻陽光，故嶺皆純陰，下有谷壑，累巨石，有水從石下湧出，時或水力過猛，冲石上翻，水隨汎濫，人行冰上，足顛眼花，而奔泉懸瀑之聲，上下吼鳴，驚駭耳目，甚至暴風狂雹，猝然交至，失墮堪虞。恐棧道劍閣之險，不足喻也。近山安置居民百餘戶，免其納糧，專修此路。唐書謂跋祿迦，即姑墨國，西三百里度石磧至凌山，葱嶺北源也。水東流，春夏山谷積雪，即指此處，漢書烏孫公主遣女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歸，過龜茲，王因求婚，留不遣。然則自京師至烏孫，

必取道龜茲，其過冰嶺無疑。且果子溝之路，開於元初，縱令當 勉強能行，烏孫由彼過嶺，北達匈奴，循天山北而東下，再度嶺南行，橫至玉門陽關以入中國，未免繞道太多。故古之西域雖遙，當時能通道陽關，由鄯善且未前進，則中國自蘭州過黃河後，計至龜茲七千里長途。若溯一川直上，反是附右之匈奴，猶被天山隔斷，其自中國至烏孫，雖更當冰嶺以下路增千餘里之遙，亦不過如山居景象，來往比隣，從村口進至村頭，越過山坳便是耳。

6 雪海

冰達阪北行九十里有雪海，圍五六百里，適當雪山冰嶺之中，一片純陰，積雪終歲不消，其深莫測。路途亂，易失足，人猶可上，若驟馬陷入，愈塗愈下，計無所施。地苦寒，草木不生，鳥獸絕跡，惟有一種神獸居之，非狼非狐，行旅覓其蹤而循之，不至迷失。又有一種神鷹，凡失足者聞其聲，往卽之，得路矣。二物皆生長雪中，與百獸衆鳥有異，土人謂爲山靈所驅使者，故以神稱之。乾隆間平定回疆，開修達阪，通南北，經尙書舒公具奏，每年致祭山神，列入祀典。

7 戈壁

兩城相距，或數百里或數十里，中皆沙灘，名曰戈壁，非沙卽石，瀰漫無水草，不能爲耕疇，牧豎，故絕無人烟。戈壁大者，其開路之初，原尋有水草可以供炊息處爲一站，

故每站遠近不齊，甚或三百四十至二百餘里，始能一息。有窮八站苦八站之稱，窮八站在哈密往土魯番道中，苦八站者即安西赴哈之沙磧千里也。清光緒初年，嵩武軍張總統於戈壁安西大路，按站興修館舍，浚井疏泉，派兵守衛，左宗棠復撤安、哈地方官沿站設局，運儲柴草以備進征，漸至每站另有民店二、三家，行旅自此稱便。其後南北兩路戈壁山口，通照此安設守站，諸人所需食物，皆由上下有糧之處，數百里運來，水米自甯子煙墩，一站百四十里，車馱運送，每苦難到。哈密辦事大臣明允派人於半途鑿井爲腰站，奈掘深十數丈，得泉卒少。夏日行經戈壁，宜載水以防大渴。

8 雪山

自蔥嶺而來，萬餘里天山上皆積雪，莫知其深。低處夏月融消爲河，水所自出，其高處則終歲不改其白。夏日平原，寒氣猶重。雪中有蛆，重數觔，潔白而多脂，其性大熱。其雪鷄，大者重十餘觔，肉粗無味。又有雪蓮結片如刀，長二尺餘，寬約二寸，微曲而薄，剖之有實如紙，如小白蝶，極薄。輕，近息欲飛，其實可以燉肉，食之可以治血分，傳爲良藥云。

9 巨浸

新疆水少，亦有巨浸數處，漢人呼爲海子，土語呼泊，呼淖爾者，最大者爲蒲昌海；所羅卜淖爾，蔥嶺南北與雪山大小支流皆匯於此，爲黃河上游星宿海之水，由此中入地，

伏流湧出，廣圍千里以外。旁多小海附之。上五百里至哈喇沙爾，有博斯騰淖爾，周二百餘里，闕都河之水經流出入其中。蒲類海在巴里坤城西四十里，土語呼爲哈木哈嗎爾淖爾，南北十餘里，東西七十餘里，當谷中低處，勢如釜底，北傍小山，四圍之水入焉。偶當日色西沉，遠望波間，樓臺隱約，良久始沒，歷樓海市也。博克達山峯頂有海子，山曲外所見者周不過數十里，溢流至山腰，瀦爲小海，圍三里許，自此流出成河。伊犁之三台，在萬山高頂，有海名賽喇木泊，長春子所謂天池也。三台營房在其東北角，西上大路，從大河沿地方轉南入山起，行上坡路，二百里，抵此，高已概見。海之四面，僅此處山開里許，中有平坡，東則天山幹崙，勢猶低坦。依山海岸長坪，寬處數十里，即往伊犁夫路，餘皆峻峯圍繞，雪光一片，盡起水中。三台瀨水倚山，前望海中數里處，有大小兩石屹立。高者出水十餘丈，低者數丈；相隔半里許，恍睹君山香爐於洞庭波中，海深不可測，無魚蝦，惟夜間時聞搏激吟吼聲，不知何物。水清潔；但飲之腹脹，緣開闢以來，所融冰雪積久未流動，其中有毒菌可知也。三台、松樹頭兩處均有泉眼，濱於海，過者須汲此爲炊，慎勿誤用海水，又特穆爾在伊犁惠遠城東南喀什噶爾之西北，周千餘里，一曰圖斯庫爾，聞有人曾查悉四周有水數十道注之。

八 古蹟

1 陽關道

陽關在沙州衛西南，今墩煌縣西一百二十里，地名紅山嘴，卽其處也。關無遺址，掘之士中，猶得古磚。漢靈去病破走月支，闢玉門關。玉門關亦在沙州之西，一統志謂在瓜州西北十八里，今瓜州城尙存，距沙州二十里，皆墩煌縣境也。張寤始開西域之跡，自玉門、陽關出，原有二道，一從鄯善旁南山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一自車師前玉庭隨北山至疏勒爲北道。按車師前庭今土魯番，是古之北道，上游卽往南八城通衢，舍此無路可入，其南道係鄯善、南山。鄯善在羅卜泊之南，羅卜泊，卽今之羅卜淖爾，其東北爲樓蘭國。史記大宛傳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卽蒲昌海，又名牢蘭海。牢蘭卽樓蘭也。又漢書鄯善本名樓蘭，因漢使相望於道，歲十餘輩，樓蘭、姑師常道苦之，致遮殺漢使。後傅介子斬樓蘭王，立其弟尉屠耆，更其國名爲鄯善。是樓蘭、鄯善固一國而先後者。但又謂樓蘭是在東陲，近漢當白龍堆，鄯善國王治扞泥城扞泥城應在羅卜泊之南，則白龍堆，適當北，雖是一國，究爲兩地。是古之南道，必從樓蘭至鄯善，由鄯善至且末。隋煬帝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且末在今庫車南，伽藍記云：自鄯善至且末一千六百四十里，計去于闐僅千里矣。法顯惠生皆從此道西行，惟元奘

法師，從北道行，均於所記見之。兩道分於樓蘭，一循海南一繞海北，北道遠而南祇過半。唐貞觀六年，焉耆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接高昌指土魯番即北道；大磧道者南道也。是古時來往焉耆以西，皆以南道爲便，其至伊吾等處，亦必由鄯善分路。後漢書云：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爲西域門戶。金滿城者，今烏魯木齊。當時前往山北，是由達阪城過嶺爲大路，所載里程尙合，惟伊吾係由鄯善東行，高昌則正接鄯善之西，概謂北道者，非也。漢時，西域自玉門陽關外起，原有樓蘭、姑師、鄯善、燉羌、慰黎、且末、小宛、山國、精絕、戊廬、扞彌、渠勒諸國，以接于闐。迨後辨機云：自于闐東行以至樓蘭，漢之渠勒、精絕、戊廬、小宛諸國，皆湮沒無蹤，竟淪入瀚海。滄桑之變，一至於此。但爾時兩關近地，本係沙磧，卽爲龜堆，隋、唐皆稱大磧、燉羌、渠勒諸國，俗事遊牧，而仰穀別國者。尤抵其時荒沙大野中，尙有水草成區，可供牧放，因國焉。後因流沙日壅，漸廣且深，以至遊牧亦不能棲，況幾歷紅羊，一變而爲城郭耕種之族，自此大漠全廢矣。今稽斥堠，不能復辨。

字數虛碑

西漢河西四郡，極西爲燉煌，有太守紀功碑，在今巴里坤城西關聖廟中，青玉爲之，

高八九尺，寬三尺，厚尺餘，璞質未經磨琢者。相傳蒲類海之水，古常潮至城邊，自遷碑於此，海水始靜，遂名鎮海祠。上鐫漢隸，蒼老遒勁，惜玉未琢平，迹欠清朗。談者皆謂欄本不能辟水火風波，果文字有靈歟。其文曰：「惟漢永和二年八月，燉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獨四郡之害，邊竟乂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

3 望鄉臺

天山有望鄉臺，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在哈密一帶山頂羣峯間，馬駝山中。

4 沙南侯侯碑、劉平國碑

沙南侯侯碑，勒在天山煥彩溝路旁巨石。煥彩溝者，哈密南山口之峽中也。紀漢永和三年六月事蹟二十餘字，點畫模糊難辨。劉平國碑，隱晦千七百餘年，至清光緒己卯始出，在賽里木東北二百里荒崖石壁間。

5 輪臺

古輪臺在北路阜康縣西六十里，清時設黑溝驛處。跨博克達山之麓，勢踞高坡，遠能眺望。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護府。有輪臺縣；大歷六年置有靜寒軍，岑參輪臺歌：「羽書昨夜過渠犂。單于已在金山西。」渠犂謂今之古城。蓋彼處砂磧有路，北達金山以至單于地耳。然按漢時輪臺原在南路布古爾，漢書謂據南關後，自燉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輪

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又都護治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適中。自以哈喇沙爾城西六百里之布吉爾爲輪臺，西距龜茲三百里，其都護所駐之烏壘城，在今庫爾勒之北，東南僅百餘里至哈喇沙爾。渠犂即在其處，故都護與田官近。大約輪臺者，卡倫之謂；渠犂者屯種所宜。漢用兵於南山，因以布吉爾爲輪臺。葦橋之險，大有可據，而哈喇沙爾素稱西域適中，土宜耕種，故屯田於此。唐之患在山的北，因以阜康之黑溝驛爲輪臺，地據高坡，五單于收於一望，而古城一帶，土地地廣，故於此屯種焉。後世皆言北路輪臺，而忽於南路者，因岑參一歌而顯。且北之輪臺，地實淒涼，與南路迥別，今尤城垣盡廢，絕無居民，僅有郵亭驛使守候微傳，寂寞山坡而已。坡東二十餘里，亂山叢雜，穿走深溝，下坡西上，始有平原沃土，廬舍相望，三十里至若牧地，再四十里至新驛省城。一說烏壘城在賽里木東北境，按渠犂太遠，距龜茲不如此近。卽如漢書所言在龜茲時三百五十里猶誤也。

6 耿恭井

後漢耿恭因匈奴圍攻疏勒，壅絕澗水，遂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乃斲衣再拜，泉忽湧出。所拜之井，在今喀什噶爾回城，井不甚大，至今清泉長湧不竭。後有人構亭覆之，且有古樹，垂陰滿地。

7 天山碑

唐貞觀十四年左將軍姜行本破高昌，勒石記功。碑在哈密天山嶺首，回人名其地曰庫舍闐達阪。譯言碑嶺也。初掩於榛莽，清同治間，哈密辦事大臣文麟，派弁勇開修嶺路，建關聖廟於上，與碑近，構亭而護以欄，文七百餘字，楷書遒勁，已見於金石之錄。

8 沙壘

天山嶺北與松樹塘對峙處，曠野皆沙山，沙壘成堆，大者如屋，望之若北邙，纍纍然不可勝數。每值天陰昏暗，或細雨薄暮，彷彿萬窺貔貅，旂幕轉門，若隱若現。相傳古有四十八營過此暫駐，忽一夜大風猛烈，全軍覆沒於沙，或云係唐時事。談者多出演義小說，未敢據信，但沙底埋冤，容或有之。曩晤巴里坤人，多述其異，並云：某年有標兵送文報赴蒙古頭臺交驛，行至沙山，天晚，馬困人倦，見有營幕遂借宿焉。兵固博徒，適營衆共呼盧，心亦大熱，借資馬爲注，博屢勝，積得五十餘金，換大錠納之懷，穩睡待曉。天明驚醒，始知臥沙堆中，迴憶夜情，駭愕良久，及探懷，銀錠果在。鬼魅之事，傳聞甚衆。

9 古戰場

古城北境，唐之沙陀國地，其北爲白骨甸，卽古戰場。平野沙磧，寬約二百里之遠，長則一線沙流，上下千里。李華所謂：「覓不見人，鳥飛不下，獸挺亡羣」者也。古城爲古之回紇地，與金山東麓南北相值，由新疆經由科布多往蒙古臺路，係由此北行，出城

所過之噶法臺、蘇吉臺、拉克臺、鄂倫布等站，數百里沙磧，卽白骨甸。自此再北，過南灘三十里，經小董山，七十里渡河，可抵金山。

10 古墓

葉爾羌城南三十里有古墓一塚，堆已陷塌，墓前石人欲斜偃臥，眉目剝蝕幾盡，左右石馬羊駝，亦多殘缺，土人每欲發掘，輒爲大雨烈風所阻，未詳葬此者爲誰也。考漢時烏孫公主幼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爲漢外孫，多遵漢家儀制。此處古墓，或卽萬年以中國之禮厚葬其母公主，亦未可知。

11 央哥塔什

烏什城之西南三日程地，名賽關爾拜。緣古有布魯特頭目名此者居之，卽以人名地，地在大山深谷中，係通喀什噶爾之間道，路北沙磧邊有望夫石，色青白，高四尺，形若回婦，向南而立，土人名爲「央哥塔什」。央哥回語謂婦人，「塔什」石也。相傳化石者，卽賽關爾拜之子婦，其夫日夜牧羊屢見金頭人，思捉之，以告婦，婦力止不聽，一日，忽持鎗猛追，婦奔隨之，至日暮，蹶上懸巖，婦顧無路可躋，但立此以待其返。達旦視之，反上危峯絕頂矣。四顧倉皇，能望而不能及，號哭三日，卒不復見，婦亦竟化爲石。此與南豐故事同一至誠，中外古今，應並傳焉。

12 香娘娘廟

香娘娘廟，在喀什噶爾回城北四五里，廟形四方，上覆綠瓦，中空而頂圓，無像設，惟墓在焉。四圍喬木叢陰，引水爲池，環而繞之，清澈可鑑。清時，彼都回婦，約於廟前新開八縱，以添熱鬧。八雜者，市鎮集場之謂也。以交易皆婦人，漢人呼爲陰八雜。在八雜之第三日，居然七日爲期，與男子集場相若，香娘娘，乾隆間喀什噶爾人；降生不凡，體有香氣，性貞篤，因戀母，歸沒母家，其後甚著靈異。凡婦人求子，女子擇婿，或夫婦不睦者，皆於八雜日虔誠祈禱，往往靈驗云。

九 名勝

1 博克達山

博克達山，天山之一段也。自阜康南行十餘里入峽口，寬只數丈，行半里許，則豁然平川，廣至十里。兩山自營壩橫出，兩之峽勢低而略短，東則屹立如城，復逆行數里，大氣圍抱抄至西山之尾，交錯以巖門徑，北流之水繞西而出，一入此間，已殊塵境。自此川行二十餘里，兩山忽接，中僅容溪，沿溪雜樹叢生，窅於澗底，岸無路，惟覓徑樹中。如此者十餘里，復稍開展，溪邊可步，再二十里許，則截然崇巒橫阻於前，不復能入矣。但有清流奔赴從石隙中出，石千仞壁立，一隙端直若劈成，寬二尺餘，下平於溪，遠

約百餘丈，望之如複牆小巷。水出勢寬，瀑湍湍急，洞天異境，耐人流連。溪流大旱不竭，山外數百土田，人民賴此滋養。清光緒七八年間，阜康駐軍始乘暇於石左刊木鑿山成路，行迴數折，約四五里，達於層巒之半，復繞右轉入，下小坡至溪邊，卽石隙之上遊也。過溪再上五六里，遠聞空中霹若殷雷，及上危坡，俯瞰其右，則小海在馬。其南崖有瀑布，係山頂海中之水，流入小海，傾瀉沸騰，聞於下界者也。路右構一亭，瀨懸崖，下臨小海，望之戰慄。左轉逼上重巒，勢峻且遠，緩登至頂，則平坦廣闊，再一二里抵海邊。海窄而前面頗長，東西僅數里，南北二三十里。北以峯頂長坪爲岸，其餘三面，大山環之。山中寒重，五月登之，必需棉服。然此時海上之山僅消白盡，野草皆花，獨南山外秀出一峯，純乎雪色，尖勻若削，聳矗雲表，此方爲博克達山之正峯也。自古不通人跡，聞有僧人裹糧越險繞至對岸山嶺，望其形勢，據云，此峯突出谷中，山下周圍平廣若川，無所連屬，羅城四繞，萬軸摩天，皆危巖絕險，距彼約有二百里。然自海上瞻之，則宛如面前，隔山能見，已著其高，地復遠離，更不知較海岸前山高幾倍矣。相傳達摩祖師曾於此靜修，夜間遠望峯頂雪中，時見燈光明滅，士民謂佛光。

2 玉山

于闐東南有一玉山，全無土石，峯巒潤整，皆玉質結成，圓潤無縫，卽所謂羣玉山也。在崑崙山之麓，由呢牙莊四日可到。惟天氣太寒，去必暑天。而暑熱時又恐大山冰雪

忽消，衝出之水，陡深數丈，懸崖遽壑，無可趨避，故卒難往取。聞清道光間，曾由山中取大玉三塊，擬運入都，旋以笨重難挽過山，委之於路，現在哈喇沙爾之烏沙塔拉東北半里許，青色者重萬觔，葱白者重八千觔，小而白者亦重三千觔。

3 鹽山

阿克蘇東北行百三十里，有鹽山，遍山紅土交石，產鹽浮於土石之外。在山麓者紅色，山頂者白色，皆通明如晶，早晚斜日烘映，望之光彩煥耀，顆粒方正，精如切成，方一二分至數分不等。其味絕佳，爲內地諸鹽所弗及。晉書天福二年，于闐國貢紅鹽，卽山麓所產者。酉陽雜俎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爲君王鹽，又名玉燕鹽。北史魏武帝賜崔浩水晶戎鹽一兩，卽山頂所產之鹽也。又瑪拉巴什之巴爾楚克地方，亦有鹽山，略同。

4 鹽池

鹽池不一處，周皆數十里不等。哈密循南路西行六百八十里，地名鹽池，池深丈餘，在天山之隈，適當站口路旁，前方開展二百七十里。又烏魯木齊西南四十里，地名鹽池墩，在天山峽中，係由達阪城往土魯番大路，池在路右平野。又北路晶河，東五十里沙灘廣野中，有大鹽池周百餘里，在沙泉子大路之北二十里。以上幾處，皆產白鹽遍地，堆深數尺，結成整塊，如枯柴，手捻即細。池中取之不竭，其味亦佳，若泡水提熬，味與川鹽無異。因思鹽之爲物，其產不一，阿克蘇巴爾楚克兩處之鹽，產於山，皆堆積於峯巒。各

池之鹽皆產於水，隨水之深淺，風吹曬，遍地皆是。若哈密之鹽，則產於南湖土中，掘地一二尺卽有，皆枯均易碎者。他如涼州白子墩之鹽，係平地築田注水，曬乾掃之。山西河東之鹽，在黃河東岸一線，計長四十里水邊所產。淮、粵之鹽，皆生於海。而川之鹽，則又掘井數丈汲水煎熬，而架鍋於地穿穴得火者。天之生物養人，若爲按地均分，其奇異不可思議。

5 山洞

喀什噶爾城東門外皆高崖，崖下有洞，名曰托米斯鄂占洞。有二門，一東一西，相隔里餘，其中忽高忽低，忽廣忽狹，甚黑暗，土人不敢深入，時有煙霧自洞口出。又城北五十里名土山，峯巒甚峻。其懸崖半壁間，有二洞，土人名爲玉舒布爾杭。曾有人懸梯視之，無異處。又喀什噶爾北八十餘里大雪山中，其山名圖虛克塔克，勢峻絕，攀援無路，亦有石隙如博克達山奇境者，窄步可入，盤旋而上，六七里許至山頂，豁然開朗，一片平岡，周約三十里，水清草茂，蒼松綠柳之屬，自生其間，四圍峯巒峻崖，懸有瀑布注平岡爲深潭，洞在西崖絕壁，口徑數尺，卽圖虛克洞也。土人稱爲教主大門人修昇之所。

6 風洞

庫車東北行百餘里，至齊木奇塔大山。此山之後，崖懸若壁，壁間有洞出風，一發卽颯，風千里，其聲大吼，人莫能當。

7 地洞

英吉沙爾東北境，牌素巴特之涼噶爾地方，有一地洞。直下若井，口小而宏其中，深不可測。古時有擬填塞者，曾繼繩數百丈，墜石下探，了無所底，投以石，經久始聞微響。每遇天陰，有雪氣升騰，次日必雨。

8 溫泉

阿克蘇北行二百里，即往伊犁之捷路第二臺，地名特克和樂，有石洞，洞中溫泉數區，四時長熱，過者多就浴之，皆謂可療寒疾瘡癬，其城東北火灘之側，亦有溫泉。又烏魯木齊城西北五里許，在西上大路之兩山峽中，有溫泉甚巨，湧出流入溪河。

9 火灘

由阿克蘇城東數里拜里克地方，橫至北山邊，中有火灘數處，地皆紅土兼石，火由石縫冲出，燄高至丈餘，有硫黃色，時隱時現，人不能近。因其地產硫黃，方圓百餘里之中，草木不生，並無勺水，惟有一種小獸，其形如鼠，嘴尖耳大而色藍，生長其中，穴地居之，毫無所礙，捕之輒逃於火，卒不易得，聞此即火鼠也。取其毛紡織之爲火浣布，汚垢不能洗濯，但燎以火，則光潔如新。又庫車東北奇齊木塔什火山中，出硫黃處，山腰有小洞，口徑尺餘，出煙有火氣，能煮水炊飯，無臭氣。唐書龜茲國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常有火，即謂此處。

10 九龍樹

九龍樹在哈密回城中，係古柳一株，圍可丈許，枝葉甚疏，臥地而蟠，為伏之狀，極其夭矯，高或若門，低至入地，參差九疊，繞周地三千餘丈，首尾相聯。命名之義，紀數而象形也。中置亭即馬雜爾亭，後有池，清泉湧出。

四 西藏

一 西藏疆理

會典理藩院所掌西藏疆理，西藏達賴刺麻所居，曰布達拉，是爲前藏。班禪額爾德尼所居，曰扎倫布，在布達拉西南，包於前藏境內，是爲後藏。前藏東與四川邊外土司接界，東北與西寧大臣所屬土司接界，北與卓書特部落接界，西北踰戈壁與和闐、葉爾羌接界，西與拉達汗部落接界，西南與哲孟雄部落接界，南與尼泊尔、不丹接界，東南與雲南羅西廳接界。其餘各刺麻皆屬於達賴刺麻，東起乍雅達呼圖克圖，與四川邊土司接界。其西爲察木多吧克巴拉呼圖克圖，又西爲碩般多刺麻，又西爲類烏齊呼圖克圖，碩般多類烏齊之北，皆與西藏大臣所屬土司接界。碩般多之南爲八所刺麻，又南爲工布碩卡刺麻，類烏齊之西爲黑竹宮刺麻，又西爲噶丹刺麻，類烏齊之南，爲贊熱刺麻，介居西藏大臣所屬土司各族之間。其西爲呼徵刺麻，噶勒丹之西，爲色拉刺麻，西與布達接界，噶丹之南爲瓊科爾結刺麻，瓊科爾結之西，爲文扎卡刺麻，又西爲松熱嶺刺麻，又西爲邦仁曲第刺麻，又西爲乃東刺麻，北與布達拉接界，乃東之西爲瓊結刺麻，布達拉之西北，爲布勒綏刺麻，西北爲羊八井刺麻，羊八井之西，爲朗嶺刺麻，西與扎什倫布接界，朗嶺之南，爲

仁本刺麻，其西爲江孜刺麻，又西南爲岡堅刺麻，岡堅之西，爲噶噶爾麻刺，協噶爾之西，爲聶拉木刺麻，朗嶺之西，踰後藏爲撤噶刺麻，又西爲雜仁刺麻。

和太庵西藏賦自注云：前藏西北俱係草地，有克哩大山納克產隘口，北通哈真得十特爾，其東接玉樹界。又由羊八井至噶托釋海，越紅塔爾山，過拉納根山，卽騰格哩諾爾，蒙古語天池也，乃達木蒙古遊牧之處。又由吉扎布至僧格物角隘口，東北至噶勒藏骨空，阿勒坦諾爾一帶，皆塔斯頭難行，經沙雅爾小回城，過木蘇爾達巴罕，通準噶爾境，又由後藏西北阿里城交拉達克罕庫努特外蕃界，可通新疆之和闐及葉爾羌，其路約千里無水草。

二 衆呼圖克圖

會典理藩院所掌事例，駐京呼圖克圖，曾加國師，班禪師封號者，左翼頭班章嘉呼圖克圖，二班敖洙爾呼圖克圖。右翼頭班噶勒丹錫呼圖克圖，二班濟隆呼圖克圖，皆列於雍和宮總攝布之上。其餘有洞科爾呼圖克圖，果蟒呼圖克圖，那木喀呼圖克圖，鄂薩爾呼圖克圖，阿嘉呼圖克圖，刺果呼圖克圖，貢唐呼圖克圖，土觀呼圖克圖，多倫諾爾，有錫庫爾，錫時圖，諾須綽爾濟，皆出呼畢勒罕，入於院冊。按此皆內地之大刺麻也。其西藏及蒙古各部塔西牧刺麻，（音與）云：前藏曰達賴刺麻，後藏曰班禪額爾德尼。其外有第穆呼

圖克圖，噶刺木巴呼圖克圖，色木巴呼圖克圖，布魯克巴呼圖克圖，嘉拉薩賴呼圖克圖，鄂朗濟永呼圖克圖，朋多江達籠廟之呼圖克圖，摩珠鞏之誌鞏呼圖克圖，貢噶爾之嘉克桑呼圖克圖，茶囊保呼圖克圖，朗呼仔之薩不黨多爾齊奈覺爾女呼圖克圖，覺爾隆阿里呼圖克圖，楚爾普嘉呼察普呼圖克圖，多爾吉雅靈沁呼圖克圖，倫色之覺爾澤呼圖克圖，協布隆呼圖克圖，摩珠鞏之誌鞏小呼圖克圖，達拉岡布呼圖克圖，凡十八人，及沙布隆十二人，皆出呼畢罕入於院冊。又云康熙三十年，喀爾喀哲布尊冊巴呼圖克圖，率領喀爾喀七旗於多倫諾爾地方朝覲，三十二年封爲大刺麻，於喀爾喀地方立爲庫倫，廣演黃教。雍正元年，照班禪達賴刺麻之例，給封號，賜金印勒幣，授爲啓法哲布尊丹巴刺麻，是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其尊與班禪達賴等，非諸呼圖克圖比。

左 前後藏始末

四川通志，唐吐蕃贊普始建於跋布川，其國都號遷些城，今唐古忒語遷些爲刺薩。一統志謂土人相傳達賴刺麻所居之地，曰唐時吐蕃建牙之所，有古碑可證。以唐書考之，當在今前藏布達拉之地。蓋其俗以刺麻立牀處爲布達拉，以藏王所居爲詔，稱國曰圖伯特，又曰唐古忒。最尊者曰達賴刺麻，曰班禪額爾德尼。代刺麻理事者曰第巴。又有汗，則蒙古部長爲之。蕃俗崇奉刺麻，又在蕃王之上（按贊普奉佛，朝夕首載而禮拜之，故藏民謂

佛在王上)。

清順治初年，達賴喇嘛遣使來朝，賜以金冊金印，授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其後遣使貢獻不絕。通志又云，相傳有宗喀巴者居刺隆，始興黃帽之教，後世曰根敦佳木左，立第巴以治國事，索諾木佳木左始稱達賴。又傳雲且佳木左，阿旺羅卜藏佳木左時，藏之藏巴汗威虐部下，毀棄佛教，第巴乞師於額魯特顧實汗，繫滅藏巴汗，遂留其長子達顏爲汗，及孫拉藏亦爲汗云。康熙三十二年，封第巴土伯特國王，賜金印，達賴喇嘛示寂，第巴匿不以聞，潛與額魯特噶爾丹通好，及召達賴喇嘛、班禪、呼圖克圖萃京，第巴阻之，四十四年，達賴拉藏汗誅第巴，政府嘉之，賜金印，封爲輔教恭順王。遣侍郎赫壽安撫其地，又因拉藏所請，以阿王伊西爲達賴喇嘛，其後準噶爾策妄阿刺蒲坦，興師侵藏，害拉藏汗，焚毀寺廟，迫逐僧衆，時達賴喇嘛胡畢爾汗，移任西寧塔兒寺，五十九年四月特命撫遠大將軍十四貝子永禪平逆，將軍延信統陝西兵護送達賴喇嘛歸布達拉廟，定西將軍噶爾弼，統荊州兵四川兵由巴、襄二塘招撫進藏，副都統伍格率江、浙兵會雲南，總兵趙坤，副將郝玉麟兵，由中甸進藏，準喀爾聞風遁，藏衛酋長分迎大兵。九月十五日達賴喇嘛升牀，西藏平，雍正元年撤西藏兵以貝子康濟爾總理其地，仍以大臣駐藏鎮之，五年西藏噶隆阿爾布巴叛，殺康濟爾，六年大軍進剿未至後藏扎薩克臺吉，頗羅鼐率衆入藏擒阿爾布巴，大兵至藏誅之，七年以頗羅鼐爲固山貝子，九年，晉多羅貝勒，理藏衛

噶隆事，乾隆四年，晉多羅郡王，十二年其子珠爾默特納穆扎爾襲封，十五年有罪誅。十六年以藏地均歸達賴喇嘛，其輔國公三人，一等臺吉一人，噶布倫四人，皆給勅諭，戴琿五人，磔巴三人，堪布一人，均給理藩院執照，分司藏務，一切賦稅獻之達賴喇嘛，二年一次入貢，貢道由西寧入，互市在打箭爐。

按乾隆中制，西藏貢賦，僧俗官除授，皆遠賴喇嘛主之，駐藏大臣督兵鎮壓而已。達賴喇嘛尊貴，大臣昆之皆行參謁禮，五十七年大學士福文襄公至藏始奏改其制。嗣是藏中事，統歸駐藏大臣管理，駐藏大臣，除上山瞻禮外，其督辦藏事，與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噶布倫以下管事喇嘛，專無大小均稟命大臣而行。扎什倫布公事，亦令戴琿堪布稟之駐藏大臣，事權歸一。又議唐吉忒兵原設五千一百六十五名，毫無紀律，請定其額，前後藏各設兵一千。定日、江孜，各五百。原設戴綱三人，請以二人駐後藏，一駐定日，添戴琿一人，駐江孜。戴琿外。更設加琿十二人，申琿二十四人，定琿一百二十人，皆由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以次檢補，不得躐等。兵每人歲給青棵二石五斗，歲共青棵七千五百石，在沙沒莊田內撥給，戴琿六人各予莊田一區，加琿以下俸銀內均於前藏商上支發，又議藏內大小藏目缺出，立定等級，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放，如噶布倫辦理一切事務，戴琿管理藏兵，商上仔琿及商卓特巴總司出納，各缺尤要不可越升，其各大寺坐牀堪布缺出，達賴喇嘛知會駐藏大臣濟甯呼圖克圖，公同揀擇，予會印執照，派往住持。又

議藏寨租賦有以銀錢折交物件者，商上收納不公，苦累藏民，令商上鑄造純淨銀錢，用漢字唐古忒，於而背，分鑄乾隆寶藏字，每紋銀一兩。換取銀錢六圓，換商上舊銀錢及巴勒布錢八圓，仍令駐藏大臣稽察，不得輕出重入。又議衛藏僧俗人衆往來，蹤跡靡常，由駐藏大臣給路票，令達賴喇嘛查造大小廟喇嘛名數清冊，所管地方及諸呼圖克圖之寨落人戶，一體造冊，存駐藏大臣衙門，及達賴喇嘛處，以備稽查，其蒙古王公，遣人赴藏，亦由駐藏大臣給照。凡喇嘛私事往來，概不准擅用烏拉（即夫役公差也），亦不得私發信票。若公事差遣須用烏拉，必稟明駐藏大臣，及達賴喇嘛給印票，始准應付。又議向來達賴喇嘛用事，親族及呼圖克圖，往往聽富戶大族之託，給免差照票，苦樂不均，應嚴加查禁，免票概行繳銷，不得專派窮戶。又議達賴喇嘛與外人通信，應告知駐藏大臣商酌，其部落差人來藏，由邊界營官查報驗放，進口有呈稟達賴喇嘛者，送駐藏大臣譯閱，酌定諭帖遣回，嘴布倫以下不准私通。又議西藏邊界向無界址，濟隆外之熱索橋，聶拉木外扎地方之鐵索橋，及絨轄皆設立鄂博。又議從前達賴喇嘛之叔阿古拉，班禪之父巴勒丹敦珠布，達賴之弟根敦扎克巴，倚勢妄爲，嗣後大小藏目，及管事喇嘛，均不准以達賴班禪族屬挑補，俟達賴班禪轉世後，始量才錄用。以上釐定章程凡二十餘條，自東北蒙古以至西藏二萬里由此底定，設官定制，廣大周詳，迥非元、明兩朝從事羈縻可比，嗚呼盛矣。今方從事西域，故詳考而記之。（唐書驃國之地，南盡溟海，北通南詔樂些城，北距陽直

城，凡六千八百里，樂些、那刺、薩驪之轉也，杜詩，和親遷些城卽此）。

四 呼圖克圖源流

理藩院奏復，兩呼圖克圖刺麻，其略曰，臣院承辦呼圖克圖刺麻事，考核源流，總以乾隆五十八年奏准呼弼勒罕印冊爲宗（呼弼勒罕者，刺麻轉世年幼之稱。僅具魂魄尙未成人也）。印冊無名，卽不予查辦轉世，以杜冒濫。現據四川總督清查之乍雅呼圖克圖，臣等檢乾隆五十八年奏定之呼弼勒罕印冊內無其人，因於由藏調存臣院之駐藏呼圖克圖冊檔詳查，內載乍雅大呼圖克圖，乍雅地方人，自第一輩遞轉至第三輩，各有名字，及轉世圖寂年月，至第四輩名羅布桑那木扎勒，康熙五十八年欽差大臣赴藏，供應烏拉，封那門汗，給印敕。雍正三年，以乍雅地方爲呼圖克圖世管之地，仍賞給管理（按據衛藏圖識，先以江卡以西至前後藏，皆賞給達賴刺麻，故此時還之也）。圖寂後歷第五輩至第六輩轉世名圖布丹濟克美曲濟嘉木參，於乾隆二十二年三月籤掣，呼弼勒罕年甫三歲，奏以其印交第二呼圖克圖羅布藏丹怎加木磋護理。道光八年赴藏學經，十三年回本寺接印。十八年以勦辦博窩盜賊調派土兵，捐助軍需，賞給救書。又冊檔內載，乍雅第二呼圖克圖，乍雅地方人，自第一輩遞轉至第四輩名字及圖寂轉世年月亦詳。至第五輩曾以大呼圖克圖之源流考據，設立年分，及止副兩人，并非定額，因黨印信管事。現在之第二呼圖克圖亦非奏

設，並無別有封號之案據也。復以藏冊所開年月檢查院悉符。嘉慶二十一年飭令第二呼圖克圖護印稿內，有循照乾隆十六年前案辦理之語。因查乾隆十六年清文稿內云，康熙五十八年，察木多地方吉瓦帕克帕拉呼圖克圖，名達木拜呢瑪，乍雅地方大呼圖克圖，名羅布桑那木札勒，各以所屬徒衆，請賜名給照，各歸所屬，議政處議以二人均係西方黃教，大呼克圖，請各給那門汗名號敕印，嗣乍雅大呼圖克圖，於乾隆十六年正月回寂，駐藏大臣班第，據察木多遊擊饒建厚，請以所遺印信，交乍雅第二呼圖克圖暫行管理，駐藏大臣令查名字源流年歲覆稱，乍雅第二呼圖克圖年十一歲，係前輩大呼圖克圖之徒衆，曾管乍雅地方，駐藏大臣報理藩院奏准護印，此嘉慶二十一年援照之案也。四州總督請查乍雅現歸何處管轄，自以歸藏管轄爲斷。

五 明太祖崇佛安邊

古時諸佛多在天竺諸國，今之五印度也。廊爾喀在印度之東南，後藏又在廊爾喀之北，前藏又在後藏之東，前後藏通稱唐古忒，自青海以西至後藏皆唐時吐蕃之地，以近天竺，故皆崇信佛教。自佛入中國後，諸祖相傳，高僧代出，皆有法嗣源流可考，而西域傳教源流無人問津，付之荒昧而已。元時帝師帕克思巴大宣佛教，必有梵冊記載，可以披尋。明初徵聘儒者纂修元史，成書既速，搜討更疏，且不明佛理，深惡梵僧，故一切削

去，不復紀載，卽宋潛溪所述教門禪門各有五宗，傳授分明者，亦皆中國之佛教，非西域之佛教也。明太祖勤求安邊之道，知殊方異族，不可因俗爲深，故於西域梵僧，仍崇其封號。洪武六年，置烏斯藏，朵甘、二指揮司，及招討司，寓戶府，千戶所，以元國公，納木喀斯丹，拜嘉勒藏等領之。又授八思巴之後暨藏巴卜爲大國師，授烏斯藏僧答力麻八刺爲灌頂國師，並賜玉印。永樂中承太祖之制，復先後封其梵僧爲大寶法王，大垂法王，大慈法王，闡教王，闡化王，輔教王，贊善王，護教王，凡八王，並給印誥，或間歲來朝，終明之世。

明初西域諸部族酋長，沿元制，無不奉佛，爲僧而有妻子世襲。洪武中西寧梵僧三敕建佛剎於碾白南川以居其衆，來朝貢馬，請敕護持賜寺額，帝從所請，賜額白羅曇寺，立西寧僧綱司，以三刺爲都綱司，又立河州蕤模二僧綱司，并以蕃僧爲之，紀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錫以嘉名賜敕護持，蕃僧來者日衆，永樂時，諸衛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刺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師西天佛子者，悉給印，許之世襲。

達賴刺麻前後封號不一，四川通志與衛藏圖識亦異，當以會典爲正，行笥無從訂之。然西藏至清時貢表稱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刺但刺達賴刺麻，自係最後之封。通志謂順治年間有此封，蓋未詳也。明史烏斯藏傳，永樂三年，封哈立麻爲萬行具足十方是勝圖覺妙智慧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達賴刺麻

西天大善自在佛之封號，蓋亦本此。然哈立麻猶襲元之帝師一派皆紅教，其時宗喀巴之教猶未行也。

六 達刺麻麻掣金瓶

今達賴喇嘛爲十餘輩，其十輩於道光十六年間寂，相傳達賴喇嘛每於圓寂時，先示人以降生之處，其弟子大堪布往訪得之小兒，初見卽能相識。乾隆中乃發金瓶至藏，貯數小兒名製簽以防作僞，圓寂後，駐藏大臣行文各路民間，有呈報生子靈異者，或有徵驗，藏內則遣大堪布噶布倫，持達生前常愛用之物數事，雜以他物試之，其兒指取不爽，或見堪布出一二語，乃臨圓寂時事，則令其父母攜至德慶。如此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駐藏大臣覆驗，擇以金瓶掣籤，前七日，各大寺喇嘛虔誦經，幫辦大臣至大招行禮，用牙籤簽各小兒名如其數，入名一籤，封貯瓶內蓋之，駐藏大臣行禮啓蓋掣取其一，對衆拆封，既知爲某小兒名，則率衆至德慶迎入大招，堪布日夕守護，具奏入呼畢勒罕冊，上命章嘉呼圖克圖至藏照料坐牀。六歲學經，七歲受小戒，卽學禪坐不令臥。藏內公事皆班禪或呼圖克圖代決，十六歲乃自理事。達賴喇嘛有金印玉寶，其金印文曰「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統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拉咀喇達賴喇嘛之印」。玉印文同，惟不稱印而稱寶。又有金冊玉冊，長六寸餘，寬約四寸，頁厚二分，邊刻龍文，面書「敕封達賴喇嘛玉冊」，其字四

體，前漢文，次唐古忒文，次蒙古文，最後乃清文。清書右行，實則先清文，次蒙古文，次唐古忒文，最後乃漢文也。冊凡十五頁不聯，金冊大小如之，亦十五頁而聯其腦，如展書者矣。皆紫檀座盛。班禪額爾德尼，有金印金冊，無玉印玉冊。

七 西藏大刺麻

達賴刺麻之下，有二呼圖克圖，一爲濟隆，二爲籌程，皆以所轄地名稱之。濟隆在後藏之南，第穆在工布。又有二那門汗，或作諾門罕，一爲榮塔那門汗。榮塔者梵語師父，爲達賴授經之師也。一爲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那門汗，其人名阿旺札布巴勒楚勒齊木，洮州人，先時在京師，以前輩達賴圓寂，至藏爲那門汗代理，賞噶勒丹錫十二字名號。道光二十四年，駐藏大臣奏革之。向例達賴圓寂，以班禪或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代理，呼圖克圖較尊，那門汗次之。

八 西藏僧俗官名

藏中管理寺院講習經典之僧官，皆名堪布，最大者曰總堪布，次曰通巴堪布，達爾罕堪布，品級大小有差。札薩克三人，乃濟隆第穆兩呼圖克圖，及那門汗理事之大僧官也。叢森者，達賴刺麻起居之內侍也。其次曰叢森，又次曰曲率，職司經卷，又次曰孜仲，職

司茶。歲奉以下，皆堪布之有職事者，卓尼爾，達賴之傳事者也。達賴刺麻山上貯金銀綬正珍寶之內庫曰商上，主庫之僧官曰商卓特巴，曰仔，皆四品。商卓特巴本，即倉儲巴，以諸處皆有，故特異其名。其主徵收者，曰業爾倉巴，五品。主刑名詞訟者，曰噶廈，曰協爾幫，五品。主文書者，曰大中譯，六品。曰小中譯，七品。通傳譯語者，曰羅藏娃。主馬廠者，曰達尋，六品。分管地方曰希約第巴，曰郎仔轄第巴，皆五品。掌戶口冊者，曰密尋，五品。主兵者，曰戴尋，次曰加尋，曰次甲尋，次曰定尋。代達賴理事者，曰第巴，統理兵馬刑法者曰噶布倫，又作噶隆，三品。噶布倫，凡四人，格隆者，戒僧也。格隆之熟經典者曰格喜，修行未深，初傳一二世者曰沙布倫，通稱刺麻，弟子曰托音。俗官初入籍者，曰東科爾。又有大營官小營官，皆主地方及兵事。北仔尋，商卓特巴，噶布倫有缺，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刺麻選拔正陪二人請旨補用，餘皆會同揀放。他如管門，管草，管摺托帳房牛羊廠諸職事，均聽達賴刺麻自用之。乾隆五十七年大學士福公奏定其制。

九 西藏戍兵

西藏額設馬步兵六萬四千，內分刺薩馬兵三千，後藏馬兵二千，阿里馬兵五千，稞壩馬兵一千，燕子拉，雜浪木錯諸地，黑帳房，蒙古共馬兵五千。前、後藏、拉里共步兵五萬，皆唐古忒與蒙古之兵也。散在民間，征鬪有時，無常餉。乾隆五十七年改定前、後藏

有常餉馬兵三千，惟前藏札什布城駐綠營戍兵六百餘名。三年更替，統以游擊外，江孜一守備，定日一都司，道遠餉鉅，故不能多設戍兵，僅備彈壓而已。昔新疆之設也，大小名城，唇齒相接，將軍，參贊，辦事，領隊大臣，提鎮數員，副將以下將備數百員，哈密駐兵一千，巴里坤駐攜眷兵一千，綠營兵三千，烏魯木齊駐兵五千三百，伊犁駐攜眷兵三千八百，應役遣犯二千，其環列惠遠城者，巴彥帶駐兵一千九百，博羅他拉駐察哈爾攜眷兵一千，他爾奇城，烏哈爾里克城駐屯田兵二千六百，流犯千餘，伊犁河南八堡駐攜眷席伯兵一千以上，伊犁凡漢、滿、蒙兵一萬三百，而攜眷者五千八百人，又遣流犯漢人應役者三千，撻拉巴哈臺設屯田兵一千，輪班兵一千五百，關展駐兵三百五十，哈喇沙拉屯田防兵二百，庫車城守兵三百，烏什兵一千二百，葉爾羌兵三百，城守兵六百五十，喀什喀爾兵五百以上，各城兵又五千九百七十餘人。

自來駐藏大臣加意戍兵，惠愛之無不至。定例官兵姦民婦有罪，惟西藏兵，許僱藏婦服役，蓋所以慰遠戍者之心，而又寓有深意也。

十 理藩院修呼圖克圖刺麻源流冊

理藩院請修呼圖克圖刺麻源流冊，其奏略曰：

「國家統一寰宇，凡蒞衛西寧之唐古忒呼圖克圖刺麻內外，扎薩克各旗之蒙古呼圖克圖

向化輸誠，或以功績優著，或因經典深通，歷賞職名冊敕印信，其銜有呼圖克圖，那門汗，班第達綽爾濟之次序，其號有國師、禪師之分，冊印或玉或銀或鍍金，各視其職銜名號大小而定，其間寂轉世，溯查遠年，漫無規制，遇有報出呼畢勒罕者，但憑西藏唐古忒刺麻辨認是非。乾隆五十八年定制，於雍和宮暨西藏各設金瓶，蒙古所出呼畢勒罕，由西藏大臣籤名入製達賴刺麻等，俗家不得入製。凡駐紮前、後藏之唐古忒刺麻，達賴刺麻，班禪額爾德尼、西寧之唐古忒刺麻、章嘉呼圖克圖、內外札薩克所屬之蒙刺古麻、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共一百四十七名，竟為一冊。原有敕印可憑者，准其補入轉世冊檔，無名者悉不准其轉世。立法至美且備，惟後來奉行未善，致雖有敕印而生前未及補入冊檔者有之，或轉世後前輩確有敕印，而礙於冊檔無名，不能補入者有之。又或憑其敕印奏准入冊，而但於稿內聲明。又或冊檔空列人名，並無事跡可稽，至於其人名下圓寂轉世地方年月僅載一輩，其後垂今六十年，未嘗修辦。前此臣院查出吉勒圖堪尼爾爾德蒙額那門汗，暨有敕印，以遺漏入檔，致圓寂後轉世，將其敕印追銷，不准轉世。又四川咨查乍雅齊呼圖克圖，早經入瓶籤製，而實未入檔，俱已隨時更正。雖覺範與政體，難以相提併論，要必準情酌理，有所依據，若不及蚤修輯，遇事憑何信守，臣等酌議揀例案，較熟司官數員，請旨派章嘉呼圖克圖會辦詳查原冊，定出規條，分別裁應留應補就平，調到各處文冊核對，仍飛行

前、後藏西寧內外札薩克另造全册送院，以免遺漏」云云。

十一 察木多

察木多通志云，布政司西南三千五百二十五里至包墩界一百四十里，西至牛屎溝界三百九十里，南至結黨，北至隆慶界。又云察木多在乍雅西北，即古康地，古稱前藏，一名喀木，界通川、滇，其北河有四川橋，南河有雲南橋，江巴林寺，係江心濯結所建，寺北水名昌河，寺右水名都河，故又名昌都。昔屬喇嘛教呼圖克圖，康熙五十八年大兵進討西藏，頒正呼圖克圖印信，其文係「喇嘛教講黃教額爾德尼那門汗之印」，住坐察木多大寺，其副呼圖克圖住坐邊壩之西。甲喇大寺，有昌語巴五家札聽所管，大小寺院五十座。今按察木多正副呼圖克圖有四，皆住昌都大寺內，倉儲巴有二，一正一副。

和泰庵西藏賦註云，察木多，三藏之一，喀木名邊，自注西至類伍齊二百二十里，南至結黨，北至隆慶，昔屬喇嘛教呼圖克圖。康熙五十八年，頒結帕克巴拉呼圖克圖那門汗之印，文曰「喇嘛教講黃教額爾德尼第巴那門汗之印」。其二呼圖克圖，號錫瓦拉，三呼圖克圖號甲喇克，大小寺院五十座，喇嘛四千五百名，土民七千六百戶，其俗崇信浮屠，生子半爲喇嘛，其地則層巒疊嶂，怪岫奇峯，乃西藏之門戶，古所云康云喀木者，卽此。合前、後、衛藏爲三藏俗名昌都也。共投誠蕃地隸之者二十處。

察木多西去三百餘里有瓦合山，入藏所經也。衛藏圖識云，高峻百折，山上有海子，煙霧迷離，有望竿，合周天度數。矗立土臺之上，大雪封山，籍以嚮導過者戒勿望，遠則冰雹驟至。山中鳥獸不棲，四時皆冷，上下逾百里無炊煙。通志云，瓦合大山，在類伍齊西南，山大而峻，歷一百二十里到瓦合塞，海子周四十里，每年十月十五日結冰，三月十五日冰解，如期不失。人俟有野獸行跡，即從冰上往來，海中有獨角獸，大如牛，過者見之，以爲祥瑞，土人謂之海神。

自察木多以西地，皆達賴喇嘛遣官管理，部落大者曰類伍齊，一作類烏齊，在察木多西北爲草地，入藏徑道，有紅教呼圖克圖，住坐大寺。康熙中賜印文曰「協理黃教那門汗之印」。有土城，其衆刺麻皆居城內，所部民衆多黑帳房，居土房者少，去四川布政司三千七百四十五里。次曰洛隆宗，一作羅隆宗，在布政司西南四千一百十五里，其地有藏裕橋，爲藏通津，怒江在其城東北六十里，蒙古名喀刺烏蘇，土名鄂宜爾楚，其下流爲怒江，又有匝楚河在其城東北一百六十里，其下流爲瀾滄江。次曰碩般多，一作說板多，一作蘇班多，一作舒班多，在洛隆宗西，去布政司四千二百七十五里，乃青海之捷徑也。築土砌石爲城，枕山臨水，僱衆人民皆在城內，建屋以居。次曰達隆宗，在碩般多南，卽邊場，又名寶巴，去布政司四千五百五十五里，有沙工喇山，在其西，崇峻上下八十里，相連魯王喇山，平衍八十餘里。通志云：二山冬春每積雪難踰，衛藏圖識作魯貢拉山，云

峭壁巖空，一小溝蜿蜒上下，夏則泥滑，冬則冰槽，行人拄杖魚貫而進。又有丹邊山，上有雪城，路徑奇險，在魯工拉山東十五里，相傳康熙中有雲南解銅官過此，墮雪窖中，土人憐而祠之爲山神，靈異頗著云。

十二 西藏門戶

會典，西藏之地有四：一曰衛、一曰藏、一曰喀木、一曰阿里。凡轄六十餘城，喇薩居諸藏之中，又名中藏，至京師萬有二千餘里。後藏在前藏之南，至京師萬有三千餘里。喀木在衛藏之東。至京九千餘里。阿里在衛藏極西，至京萬有四千餘里。按今輿圖，西藏之東界爲江卡，卽達賴喇嘛所轄。然中隔乍雅，若論形勢，當以察木多爲藏之門戶，以其地本古之前藏，東達四川，南達雲南也。東至四川打箭爐二千六百餘里，南至雲南維西中甸不過一千餘里，是雲南近而四川遠矣。故察木多食雲南米，而川米不至。

十三 薩寺廟

喇薩寺廟甚多，其最鉅者四大詔，在喇薩東南，西臨藏江，土人又稱爲老木郎。圖識云，建自唐時，周圍樓閣及殿宇，瓦蓋飾金，中塑佛，曰覺釋伽摩尼。云自唐初侍公主來藏，年十二成佛，或云鑄自中國，左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同巴勤布國王女像。其內神佛

萬計。一統志作伊克招廟。云土語謂大爲伊克，廟爲詔，猶言大廟也，有唐碑在大門外之右，刻唐長慶初與吐蕃僧會盟文，至今完好。圖識云，大詔前有唐碑二，一爲德宗盟碑，一爲穆宗盟碑。卽世傳長慶碑也。今惟德宗碑文尙存，然亦剝蝕不可讀矣。蓋圖識在一統志後，故云。而一統志以存者爲長慶，恐悞。大詔北半里爲小詔。圖識云：土名刺木契，亦唐建，宏敞壯麗，不亞大詔，中塑佛曰殊多吉。一統志作巴漢招廟云。相傳贊普所娶巴勒國女所建。巴漢，譯言小也。此二廟內刺麻二三萬。又有別津寺在刺薩西十五里，內有亭園，乃達賴避暑之所，刺麻萬餘，大堪布一，僧官二理之。甘丹寺在刺薩東五十里，甘丹山。相傳宗喀巴成佛處，有土城，壯麗如大、小詔，大堪布掌之。木轆寺，在大詔東，爲諸僧習經之所，西有給園刊布經文。色拉寺在刺薩北十里，依山建金殿三，達賴歲至講經，刺麻二千餘人，俱片寺旁石室中。桑蔴寺在東南與甘丹寺近，樓閣堂佛像俱裝金，與大小詔相類，刺麻數千。內奉漢壽亭侯神像。云唐以前，地多怪異爲害，神除之始安，因建寺祀焉。多機札古寺，附近桑蔴，在渣羊宗山巔，高二千餘丈，梯而上，有石穴，有白土可食，味如糗粬，食盡還生，其穴須燃火入。後有一海，惡人至此必墮，人不敢近。有噶瑪霞寺，又名垂仲殿，一作吹忠，譯之異也。在大詔東半里許，神像猙獰，內居護法垂仲，其人裝束如刺麻，而有妻子，世傳其術，蓋巫之類也，每月初二十六日下神，金盃鷄羽，背插五小旗，白哈達纏身，虎皮靴，手執弓刃，登壇，爲人物吉凶輒應，出則從人裝飾鬼

怪，旗鼓導引。各大寺皆有垂仲，或亦以女爲之。

圖讖云，前藏拉撒譯言佛地也，羣山朝拱，碧綠環流，阡陌腴饒，徑途平衍，其西突起布達拉一山。梵書云：普陀山有三，布達拉其一也。奇峯聳翠，飛閣流丹，靈秀所鍾，遂成勝境，而峯巒相向，則有招拉筆洞爲之輔。山前浮圖鼎峙，山後湖水清漪，稍北爲祿康插木，中建水閣，登覽者，濟以舟，風景絕佳。由詔而上布拉達，有琉璃塔，橋下水勢浩瀚，曰噶爾招木倫江（卽藏江），部民夾岸而居，有豐樂之象。江水澄澈，有綠松石，翠色欲滴，頂若盤盂，淘泥掘石，則身大如象，不可取玩也。山之東五里許有大詔寺，金碧璀璨，其後毗連者曰小詔，山之南七里許，有札什城，漢兵居焉。其色拉別蚌，桑齋，甘丹諸大寺，或近效其靈，或遠抱其秀，又有宗角卡契園，經園諸勝，錯綜其間，爲達賴往來遊憩之所。春冬桃柳松柏相映自然，梵宇花宮，不亞中土。

十四 宗喀巴開教

西藏賦註云，明藏僧宗喀巴，名羅布藏札克巴，生於永樂十五年丁酉，幼而神異，精通佛法，號勒瓦宗喀巴，在大雪山修苦行，穆隆經者所立也。穆隆經者卽今之摩羅木也。摩羅木譯言攢詔。蓋達賴刺麻至大詔衆刺麻所誦經也。宗喀巴初出家時，學經於薩迦廟之呼圖克圖，乃元時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宗喀巴修行既成，爲藏民所敬信，

衣紫衣。相傳其受戒時，染帽諸色不成，惟黃色立成，遂名爲黃教。其教大行。最盛於前藏，今拉薩諸廟咸供奉其像。按泰奄此注，本之布達拉經簿，蓋刺麻之家譜也。凡刺麻歷代源流事跡，無不具載，亦時有續修，各處刺麻皆有之。稽考前代，必以經簿爲據，而經簿所載，止及於此，其時後無聞焉。據此言之，是黃教之先，本亦出於紅教矣。

十五 達賴刺麻世派與班禪世派

經簿云，達賴刺麻，宗喀巴大弟子也。班禪額爾德尼，宗喀巴之二弟子也。頭輩達賴刺麻，名根敦珠巴，生於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在喀那木薩喀木青熙饒巴處出家。二十歲受大戒，創建札什倫布廟，誦釋倫經。其時有博洞班禪，在雪地修行，聞名信附，遂號根敦珠巴。湯澈清巴，壽八十七歲。第二輩名根敦嘉木磋，生於明成化十二年丙申，創建科爾汪廟。第三輩名索諾木嘉木磋，生於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親赴各蒙古地方布行黃教。蒙古王等咸稱爲達賴刺麻。班禪額爾德尼。明萬歷間封爲大國師（明史烏斯藏傳，有僧瑣南堅錯者，能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信之。萬歷七年，以迎活佛爲名，西侵瓦剌，爲所敗，此僧戒以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此僧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丘，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於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僧有異術，能服人，藏民莫不從其教，卽大寶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

俯首稱弟子，自是西方只知奉此僧，諸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余按明史所云瑣南堅錯，卽經簿所云第三輩，索諾木嘉木礎也。瑣南卽索諾木之譯音，堅錯卽嘉木礎之譯音也。經簿所云嘉靖二十二年，親赴各蒙古行黃教，蒙古咸稱爲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蒙古王卽俺答矣。又云萬歷間封爲大國師，蓋卽神宗許其通貢時事，明史漏載，耳此其說之有徵也。第四輩名雲丹嘉木礎，於明萬歷十七年己丑，去蒙古地方敬格爾家。十五歲至藏，在噶勒丹寺坐臺之桑結仁慶處出家，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受戒，萬歷間封爲沙布達多爾濟桑結，能驅邪逐祟，曾於石上踏留足印。第五輩名阿旺羅卜藏嘉木礎，明萬歷四十五年，生於前藏崇結薩爾台王家，在班禪羅卜藏曲津處出家，受大戒。清崇德七年，達賴喇嘛同班禪喇嘛差烏巴什臺吉，達盛京進貢，約行善事，順治元年，達賴喇嘛差人進貢。九年入覲，賜居黃寺，封爲掌天下黃教西方自在佛，賜墨外爾濟嘉木礎喇嘛金丹十五頁。第六輩名羅卜藏林沁倉洋嘉木礎，康熙二十二年生於蒙古巴拉沃松地方。按通志，康熙四十四年，因拉藏汗請以阿王伊西爲達賴喇嘛，疑卽此人。第七輩名羅布藏噶勒桑嘉木礎，康熙四十七年生於裏塘地方，在察漢門罕家出家。按此卽圖識所云噶爾藏嘉慕也。十三歲，康熙五十九年，賜達賴喇嘛名號，統領黃教敕書金印。雍正二年，賜西方湯澈清巴巴木達賴喇嘛，掌天下釋教金冊金印。第八輩名羅藏丹碑旺楚克江巴爾嘉木礎，乾隆二十三年戊寅，生於後藏托結地方。第九輩名隆多嘉錯，生日多奇兆，奉特令認定，毋庸入瓶掣籤，

坐床方數年而告闕寂，年十一歲。十輩名楚臣嘉錯，生於裏塘，於光十七年闕寂，年二十歲。十一輩名克珠嘉錯，年僅十八歲闕寂。十二輩名琿勒嘉錯，咸豐六年七月初三日，奉旨坐床，此時西藏與廓爾喀兵發生械鬪，經川軍入藏平定之，年二十歲即故。十三輩名圖丹嘉錯，生於光緒二年五月初五日，生時多靈異，奏報清廷，特旨免金瓶製籤，即迎入布達拉宮坐床，此時全藏政治，仍由塔乍呼圖克圖處理之，此後中國多故，不暇顧及邊陲，且鎮邊各使，多粉飾太平，圖欺皇室，哲孟雄、布丹先後爲英人所併，光緒十四年英人藉事與兵犯藏，駐藏大臣松某，交涉讓步，英軍始撤。光緒三十年英人楊哈斯柏，率大軍入藏，直搗拉薩，並在江孜、噶達克、亞東等地闢爲商埠，置電報局，及保商隊，達賴避禍，由青甘至北京，時二十九歲，清廷與英交涉，結果認賠償英兵撤退費七十萬兩。宣統元年，十月，達賴由京回藏，爲時未久，藏兵與趙爾豐兵衝突，達賴復逃往印度，留滯英境。宣統二年，清廷革除達賴名號，時值革命軍興，駐藏川軍譁變，達賴利用謝國樑及三大寺僧衆，盡逐川軍，乘機返藏。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闕寂。十四輩名拉木登珠生於青海塔爾寺東祁家土司轄地之大澤地方，於二十八年七月一日，由青海起程入藏，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由中央派遣大員吳忠信，在布達拉主持坐床典禮。又云班禪第一輩名刻珠尼瑪綽爾濟伽勒布格爾，生於明正統十年乙丑，第二輩名珠拜旺曲索諾木綽爾濟朗布，第三輩名結珠拜旺曲羅布藏敦玉珠巴，生於明宏治十八年乙丑。第四輩名班禪

羅卜藏綽爾濟嘉勒參，生於明隆慶元年丁卯。清初遣進貢，詔令班禪達賴二人內年少者拜年長者爲師，學習經典，壽九十六歲（按藏中至今，遂賴班禪轉世皆互爲師弟，蓋始於此）。第五輩名班禪羅布藏伊喜，生於康熙二年癸卯，五十二年，賜金冊金印，注明札什倫布各廟宇地方，屬於班禪管理。第六輩名班禪哲布尊巴勒丹伊喜，生於乾隆三年戊午，三十年賜金冊。四十五年入覲，賜四體字玉冊玉印。第七輩名登必尼馬，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第八輩名登必汪修，生於咸豐四年，第九輩名羅桑吐丹，於光緒十四年金瓶掣籤認定。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攜帶堪布及隨從人等取道北路，經甘青移錫中土，並赴東北各蒙旗宣化，二十二年二月奉國民政府令入南京商邊政，六月冊封護國宣化廣慧大師，賜玉印金冊，再度赴蒙古宣化，二十三年任爲國民政府委員及西陲宣化使，二十五年赴拉卜楞寺修法並宣慰，九月由拉卜楞赴玉樹準備回藏，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在玉樹拉卜倉圓寂，年五十五歲。

十六 前藏四大寺

又云甘丹寺本名噶勒丹寺，在拉薩東五十里噶勒丹山，其形勢與布達拉略同，經樓佛像與大詔略同，乃宗喀巴坐牀之所，示寂於噶勒丹寺彌勒前，爲黃教發源地，黃教堪布主之。包拉寺，在拉薩北十里包拉山，宗喀巴建。因其弟子甲木慶綽爾濟沙克伽伊喜，明時

入中國爲禪師，賜物甚盛，還藏後宗喀巴令其在色拉山建立大寺以旃檀香雕刻，釋迦牟尼佛，十八羅漢，及諸佛像。寺依山巖，金殿三座，層樓高聳，寺中俱降魔杆一，長不足二尺，唐古忒語，名多爾濟，相傳爲飛來者。別蚌寺在布達拉西二十里，闡識作十五里。宗喀巴之弟子，扎木洋綽爾濟扎什巴勒丹，在聶烏居住，夢神人，語此地宜修寺院，賜五千徒衆，無量水泉數處，覺而告其師宗喀巴，乃令修寺。凡出世之呼畢勒罕及遠近大小刺麻，初學經者，皆聚處於此。桑蔴寺，在拉薩山南行百餘里，地名薩木葉，唐時，藏王綽爾濟松贊噶木布之五世孫綽爾濟赤松特贊修造，五頂四面八方，以象星宿。

十七 扎什倫布

又云拉藏西南行約千里乃後藏也，寺名扎什倫布，頭巖達賴刺麻根敦珠巴所建，依山麓起閣，山形如蟹螯，夾抱其後，山自西北來，蜿蜒隆突，如蜀棧之龍洞背，樓高四層，上有金殿三座，亦係金瓦，宏敞壯麗，爲班禪喀爾德尼坐牀之所，其外瞻禮布施者，與布達拉同，僧規謹嚴，戒律清淨，藏僧必於此山朝禮爲受大戒。其地平敞曠達，南北六七里，東西百餘里，遠山爲案，其北大山後又有崇巖峻嶺，冬夏積雪不消。其東有大江，自南北流入東北後山（按今輿圖，卽雅魯藏布江也。江在扎什倫布山後，自西而東，流至札什倫布之東南，有年楚河自江攷北流，至噶則城入江，又札什倫布之西南有當楚河，自

佳瑪拉摺山北流入江，兩河東西夾入雅魯藏布江。其西山勢趨互西北，蓬彭楚嶺西南入薩迦溝。

和泰庵云，梵書言天下普陀山有三，一在額納特克國南海中，上有石天宮，乃觀自在菩薩游舍處，此真普陀也。一在浙江定海縣南海中，爲善財第二十參觀音菩薩處。一在圖伯特之布達拉，亦觀音菩薩化現處。余按泰庵此說，亦本康熙所謂圖伯特即唐古忒布達與普陀相近也。唐古忒謂釋迦牟尼佛曰沙迦吐巴綽爾濟，乃通經典者稱之，俗曰曲結，謂觀音菩薩曰江來孜格陀羅尼。

十八 薩迦溝紅教

布達拉經簿云，薩迦廟之呼爾克園，乃瓦帕思巴之後，爲紅帽教之宗，仁育危護之後人也。其教有家室生子後坐牀掌教，不復近家室矣。其始祖名昆貢確嘉卜，通達經典，見薩迦溝之奔布山風脈佳勝，欲創建廟宇，從業主降維爾刺哇、班第仲喜、納密酌克敦三人乞售。三人乃施捨其地，不取直，遂建廟供釋迦牟尼佛。附近土地人民廟宇僧衆皆其所屬。世代相傳，至今日七八百年。其廟平地起閣，周牆甚固，中殿楹柱，皆古樹三人合抱，高三丈餘，不加雕飾，土皮異文理如生樹焉。又有海螺堅白如玉，左旋紋，向明吹之，背現觀音相，寺僧寶之。有藏經數萬卷，架爾充棟。朝北依山，僧樓梵宇約數千間，

亦有浮屠金殿，供諸佛像，皆紅帽刺麻居之。其所講經典黃教無異。西南通拉孜大道，山南蓮野人山界。

十九 岡底斯山阿耨達池

圖說云，岡底斯山在西藏之阿里東北周一百十餘里，四面峯巒阻絕，積雪如懸崖，山頂百泉聚流至麓，卽伏實諸山之祖，梵書所謂阿耨達山也。余按輿圖，岡底斯山在阿里東境，其北數十里，爲僧格喀巴布山，其南數十里有瑪珀穆達賴池。圖說又云，瑪珀家喀巴珀山形似孔雀，打毋朱喀巴珀山形似馬，郎於喀巴珀山形似象，生格喀巴珀山形似獅，均與岡底斯山相連，綿亙八百餘里，所謂阿里大山也。圖說云，阿耨達池，在岡底斯南，與圖之瑪珀穆達賴池也。又云，自札什布至阿里，夏間隨地皆水，謂之陸海。怒江在藏之南，險不可渡。

二十 前藏三十一城

一統志載，前藏三十一城，刺薩城在打箭爐西北三千四百八十里札什倫布，在刺薩南七里，得秦城在刺薩東南三十八里，奈布東城，在刺薩東南二百二十里，桑里城在刺薩東南二百五十一里，垂佳普郎在刺薩東南二百六十里，野而古城在刺薩東南三百一十里，達克

迎城，在刺薩東南三百三十七里，曷釐城，在刺薩東南三百四十里。滿撒納城，在刺薩東南四百四十里，拉巴隨城，在刺薩東西四百四十里，達刺馬宗城，在刺薩東南五百六十里，古魯納木吉牙城，在刺薩東南六百二十里，碩噶城，在刺薩東南六百四十里，朱大宗城，在刺薩東南七百五十里，東順城，在刺薩東南七百七十里，則布拉剛城，在刺薩東南八百七十里，納城，在刺薩東南九百六十里，吉尼城，在刺薩東南九百八十里，日噶牛城，在刺薩西南三十里，楚舒爾城，在刺薩西南一百一十五里，日噶爾公喀爾城，在刺薩西南一百四十里，有人口二萬餘家，爲衝地最大之城，岳吉牙來雜城，在刺薩西南三百三十里，多宗城，在刺薩西南四百二十里，價格來城，在刺薩西南四百三十里，董郭爾城，在刺薩西南三十里，地巴達克匝城，在刺薩東北九十二里，倫卡卜宗城，在刺薩東北一百二十里，墨魯然噶城，在刺薩東北一百五十里，蓬安城，在刺薩東北一百七十里。余按前藏三十一城，其在西南者僅五城，在西者一城，餘皆在東，蓋西去六百九十里外，卽後藏也。前藏疆域東至寧多、松工三山，交巴塘界，三千七百六十五里，內除察木多、乍雅、類伍齊，各有呼圖克圖掌理，自洛隆宗爲界，只二千一百四十五里，西至谷喜塘交後藏界，六百九十里，南至囊爾交洛壩界，北至木魯烏蘇噶爾藏胡又交青海界。

二十一 通天河

前藏東北一千四百里之哈喇烏蘇河口及東北二千九百里木魯烏蘇河口，皆青海與西藏交界之要隘也。伊犁葉爾羌至西藏本有徑道，中隔戈壁，故由西寧青海繞道而至木魯烏蘇河，又名通天河即大金沙江之上流也。以其來源最遠，故以通天名。

二十一 西藏物產

打箭爐至藏，物產各有同異，如爐城產果樹，牦牛（長毛牛）、山羊、酥油、圓眼（似蘿蔔而圓）、白菜；莫塘產麩金、葡萄根木盤、鳳眼菩提子、貝母、冬蟲夏草、山羊、牦牛、牛越、酥油、大麥；巴塘產白葡萄、石榴、天鼠（似貓皮可爲裘）、水銀、犛牛、青稞、豆、麥、黃蠟、蜂蜜、酥油、白菜、圓眼、韭菜、桃、李、西瓜、牡丹、芍藥；乍雅產青稞、松蓋石、梨乾、葡萄、核桃、犏牛、綿羊；察木多產杭稻、生薑、黃連、麝香、熊膽、波裏回、牛越、牦牛、山羊、青稞、大麥、圓眼、豌豆、核桃、松蓋石；類伍齊產鐵、騾、馬、鹿、鷄、牦牛、綿羊、酥油、牛越；洛隆宗產麩金、銀、梨乾、核桃、馬、騾、牦牛、青稞、酥油；拉里產犏牛、綿羊；工布江達產青稞、毛氈、青精石、大面毯氈、杭稻、大面偏單、大面羊越、白菜、筍、竹片弓、箭桿、騾、大頭狗；西藏產杭稻、青稞、蠶豆、小麥、豌豆、菜子、黃豆、綠豆、四季豆、蔥、蒜、蘆筍、白菜、莧菜、菠菜、萵苣、蘿蔔、圓眼、核桃、杏、棗、鹽（鹽由沙上創出）、藏香、黑白

東止於寧靜山界，朝着特枚其租賦，各有喇嘛專管，實斷自洛隆宗爲分限也。觀其風土，天氣嚴寒，地氣瘠薄，千山雪壓，六月霜飛，石多田少，五穀難成，間有黍粟豆菽之產者，僅漢人居住之區耳。部落萬里，惟藉青稞一種爲食，名爲糌，及牛糞酥酪，以供朝夕，第糌性熱，酥酪滑膩，非茶無以全其軀命，故茶商聚於打箭爐，藏民往來交易，遂爲通衢也。自康熙三十八年安設搶站，以爐爲始，而裏塘、巴塘、乍雅、昌都、洛隆宗、說板多、拉里、以抵前藏。官兵塘汎地計八十七站，若爐城右出，自震爾、甘孜、墨爾格至納奪抵昌都，盡屬草地。再由恩達至類伍齊，過江達橋山桐頂至黑竹工卡，亦進藏之大道也。

西寧進藏之大道，由青海瑣里，自燕哈利左折入郎嗟、玉樹過河，由畢利當阿至寧塘南成可察木多，若由白燕哈利過拉布其圖河，木魯烏河，盡屬黑房草地。至黨木熱貢，入八個塔，羊八景抵藏。再考松潘自貢勝關出口，由郭羅克阿樹雜竹卡至竹浪過河，亦會瑣里麻，與西寧路同。

雲南進藏者，由塔城關過溜通江、逾大、小雪山、直至察木多。至於後藏之邊關，由札什倫布、通阿里、白布布、魯克巴，卽與喇丹接準噶爾界，再過初布寺、剛吉拉，愈荒渺矣。